

滄海客著

故都芳草集上

真報館印行

影芳花金賽之代時齡妙



李五奶奶及其家庭合影





在故都享譽盛名一時
之女侍小一號『原名
孫淑貞』現寓囑於西
單海樓北大街有光堂

←



繼小一號而起之名女侍
小小一號『現名曾翠真
』曾任順昌食堂女侍現
寓於前守衛復元樓

→



故都名花李花美



故都名花潘素卿

張家名口花吳艷君



故都芳草上集目錄

第一回	揭說	黑楔	幕子	戮暢	穿迹	齷神	鯢秘	社故	會都
第二回	李老	五白	爺相	組觀	緜光	野銷	鷄魂	窩窟	
第三回	野地	騷理	狐蛇	施拉	術馬	媚說	大小	頭脚	
第四回	拈嫖	紙祥	鬪伎	平別	分開	春生	色面		
第五回	陳鄭	七二	奶小	奶姐	風單	流戀	艷迷	史夢	
第六回	魏陳	姑總	娘長	巧接	佈受	相錦	思囊	局計	
第七回	龔趙	子虎	元臣	儉重	香溫	成舊	功夢		

第
八
回
趙程
虎玉
臣華
請釣
君客
入妙
壘手

第一回

說楔子陽春秘故都
揭黑幕戳穿舊社會

北平的娼妓，分爲明娼暗娼之兩種，這部小說，是由明娼說到暗娼，再由暗娼說到明娼，把北平娼妓的狀況與苦痛，描寫無遺，我們所盼望的，就是使娼妓都有了生計，自動的退捐，妓女不廢而自廢，不但可以改正風俗，並可以免掉花柳病的傳染，和道德的淪喪！

自從『廢娼』提倡以來，平市的明娼可以說是不廢而自廢，這自廢的原因，既不是官廳的力量，更不是道德的驅使，祇因國都南遷，做官的老爺們也都遷地爲良，祇贖下一座龐大的故都，財神爺也都是勢力眼，一古腦兒跑到南京去，北平變成一個窮的所在，經濟上有了奇突的變化，因是娼妓集中地之八大胡同，十室九空，乃成爲一種慘落的景象，恐怕再經過不久的時候，北平明娼或者會慢慢消滅的，在主張廢娼的人們，不能不認爲是一種好的現象！

北平淫業的區域，是前門外八埠，街西』，多係頭二等娼妓，次之四梁，河等，謂之『大街南』，以柳樹井大街兩旁也，再次，前後營及觀兒胡同，俗稱『本衙門』，皆在前門外大街之東也，更次之，如右安門內之樂培園，崇文門外之黃花苑黃鶴樓，及朝陽門外東森里，西直門外黃土坑，皆三四等之娼妓，當年極盛時代，在那八埠小巷裏能看到，亮亮的大汽車，和全副武裝的護兵馬弁，由此我們便知道昔日的淫業是怎樣的興盛了，那商店老板，因爲拉攏交際，也去報效八埠姊妹，故每日八埠裏車水馬龍夜以繼日，這不獨是八埠爲然，即下等之前後營，黃花苑等營業，亦同時發達，近則故都人們，經濟個個皆受恐慌，八埠冷靜，問津者絕少，一般妓女，由頭等落二等，由二等落三等……的降了下來，淫窟多數關閉，這便是不廢娼而自廢的明証，一般妓女生活遂大感困難，一面退捐，一面即



加入私娼團體，於是飛鷄之本營的勢力，乃漸漸雄厚，這飛鷄大本營，在平市所在都有，無法統計，嚴格說來，幾乎每一巷內即有一處，所以說『廢明娼易，廢暗娼難』，而廢娼計劃亦因此受非常的打擊，於是明娼亦感受非常的影響，因此營業漸漸衰落，未始非受暗娼之排擠，明娼愈少，暗娼愈多，換言之，暗娼之一部，即由明娼變相而來，暗之於明，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北平的暗娼，分晰起來，也能分出三六九等，姨太太倒貼，小姐偷人，女學生講亂愛，那是高一等的『私戀』，舞女與女店員之副業，坤伶與鼓姬之賣淫，是次一等的，再次，便是彰明較著的暗娼，在她們真正的暗娼裏面，也能分出許多階級來，暗娼的生活，等於地獄生活，你們所見她們的花枝招展，以為她們正在快樂，那知都含着一胞熱淚，度着那地獄生活！她們的吃吃逛逛，遊遊玩玩，差不多都是被

動的，被金錢驅使強作歡笑，這是如何痛心的事！暗娼，是男子的玩物，是男子的洩慾品，同時更加上一層警察干涉的懼怕，隨時都可以捉到區裏去，這更是如何痛心的事！但，姨太太倒貼，小姐偷人，女學生講亂愛，則另當別論，因為這種人不完全在金錢，有時，或者以男子為玩物，作她們的消遣品，所以說她們是『私戀』，而不是『正牌的暗娼』，舞女陪人睡覺，那是照例的事，不過要經過合舞的階段，才能登堂入室，女店員有相當認識後，才能做進一步的要求，坤伶與鼓姬，花過大頭錢，……捧場……銷票……做行頭……以後，才能慢慢發生肉體的關係，比較上手續繁雜，所以地位比『正牌的暗娼』也似乎高上一籌。

能弄姨太太的人，差不多都是資產階級的，至少亦須在中產以上，才有資格，男子的年齡至少在半百左右，六七八十的佔多數，所弄的姨太太，總是二八佳人，最多也不能超過二十

歲，並且，多多益善，雖三房四妾不爲多，本來少陰老陽，已非敵手，以多數慾念正熾之少女，戰一老翁，何能應付裕如，此所以姨太太偷人，有必要也，跑上房的小聽差，開汽車的小車夫，都是給姨太太預備下的性慾對象，近水樓台，自易得月，姘戲子，吊學生，每日藉飯店作陽台，看電影，學跳舞，以遊戲交男友，總不外乎滿足性的需要，拿造孽錢貼小白，用肉身子作佈施，這正是姨太太的本來面目，既已養成奢侈的習慣，用錢似水，揮金如土，萬一手中經濟不能充足時，爲一時權宜計，亦能流入高等暗娼的邪途，每見摩登女郎出入於飯店，包愛一見，滿臉堆笑，捧之而入，開某號某號房間，極似老於照顧者，此輩多屬大公館之姨太太，以飯店爲會情人之所在地，只求性的滿足，那惜多花小費，故包愛一見，則認爲財神奶奶光臨，那得不熱烈歡迎，更有長期飯店包一房間者，隨時可手拉手兒與情人併

肩而至，所謂偷人，亦還要落落大方，其程度高於暗娼一籌者亦在是，不過，曾記得有一位某大老的姨太太對人說過：『我們在公館裏，完全是老東西的一個玩物，出來偷人，也是提心吊胆，不如一個暗娼，倒比較的自由些，』這話可以說是做姨太太的一幅寫照，一字一淚，多麼痛心！

小姐偷人，原是不公開的事，怎麼說呢，既加上一個『偷』字，當然要秘密，不叫人知道，但，這種『偷』的講解，已成過去名詞，現在則大大不然，社交既是公開，男女絕對解放，則男與男交朋友，女與女交朋友，固是絕無問題，便男與女交朋友，女與男交朋友，也是絕對的可能，而且極摩登化，風行一時，爲父母者安敢出頭反對，常見家庭極舊，父母極固執，獨對小姐則放任自由，而小姐在外，始而交友，遊逛，繼而訂婚，試婚，不待結婚而輟婚，小姐之清白爲人所污，小姐之貞潔不能成

立，既能一試，而何妨再試，於是由『試婚』名詞下，乃成一種變相公開的『偷』人，偷之既久，則毫無顧忌，雖在父母面前，亦不稍有隱飾，殆已視『偷』人為應當矣，有某大夫曾語人：『北平有某診療院做那秘密墮胎的營業，差不多每天總有幾位密斯來墮胎，公開的來照顧，侃侃而談，幾不知人間有羞恥事，這種淫靡風氣，狠可痛哭！』小姐由變相試婚之『偷』人而來之私胎，既已在不道德之醫院收拾乾淨，以為有恃而無恐，爽與放胆做去，最近有某公館小姐，年僅十七，容貌皎艷，始而行動浪漫，繼而終宵不歸，久之，染上不良之『白面』嗜好，無法擺脫，男友既多，無不以一親香澤為榮，於是小姐晝夜應酬，利用『白面』為興奮劑，現『白面』之癮已深，每日非五元不能過去，在家庭中無法索取，男友中何能長期供給，為『癮』的驅使，不得已而流入高等暗娼，即以飯店公寓為其待合所，東交民巷

東長安街……幾家大飯店，其旅客一覽木牌上，常寫有某某小姐者，旅客可以隨便命茶役呼喚伴眠，浪漫之下場如此，吾人不禁為之一酒同情之淚也。

女學生講亂愛，在今日之北平，殆已普遍化，愛及於亂，愛之不純潔，不專一可知，女生在校，以無男友為恥，以善交際為榮，將來功課之好壞，全視男友多寡以為衡，所謂男友者，殆多數為同校或同鄉之男生也，相交既密，功課上自能有多少幫助，在期考時，女生之試卷，往往有男生為之捉刀，在學問上固有害，在面子上則好看，此所以女生以交男友為時髦，以講亂愛為摩登也，女生既以亂愛是尚，故公園影院恒有此輩踪跡，所謂西山旅行，親親我我，密訂白首，影院早場，換換階階，別有目的，最後，則公寓裏打麻雀，唱二簧，由胡鬧的軌道上，即入旅館飯店而試婚，女生墮於此道者不知凡幾，誠為一大痛心之事，曾有人

告編者數事，果確，是又疾首而痛心者矣。

(一) 某私立大學，有女生某年屆妙齡，貌正姣好，同校男生莫不垂涎三尺，但該女生在校循規蹈矩，男生無從施其技，談笑中，每引為恨事，一日，有某男生在一規模較大之暗娼處，命叫一上等暗娼陪宿，殆至，即同學中之某女生也，不覺大喜過望，而所謂某女生者，竟一變其素日在校冰霜之態度，極盡狐媚之能事，摘下面具，打倒廉恥，男歡女愛，盡興而去，翌晨，此一段艷史，即傳遍校中，而某女生之芳蹤，遂亦絕跡。

(二) 西城某私立中學，男女同班，有一女生在校亂交，引起醋潮，於是盛傳該女生為破鞋（破鞋者為暗娼之別稱），該校為破鞋中學，鬧得滿城風雨，直至該破鞋女生開除後，風潮始息。

(三) 又有某某私立女中者，因女生行動失於檢點，外間頗多非議，其中份子複雜，難免

一二害羣之馬，因是校譽亦為之一落千丈，編者誠不忍詳述，惟知者知之而已。

(四) 更有真正暗娼，花二十元左右之學費，馬馬虎虎，考入一個學校，掛名為女生，自高其身價，每日未必到校，到校未必上課，學校當局利其交費痛快，不加深究，於是此暗娼式之女生，遂招搖過市，大出其風頭矣。

將以上女學生之行徑與墮落，歸納起來，女生入校，最初與男同學近，而講愛，而亂愛，而濫交，乃至於性的解決，乃至有不良的結果，終日嬉戲，遑論學業，不早自拔，必掛『鴿牌小姐』之徽章而無疑，亂愛之下場如此，可不懼哉！

『舞女』在平市行之未久，袁市長到任後即下令禁止，並大捕舞女，封閉舞場，誠大快人心之舉，現在中國舞場全部歇業，舞女中屬於南藉者，回到上海，仍操舊業，北藉者，則恢復其本來面目，雖間有一二改充女店員者，實

則多數已流入暗娼，本來舞女即係變相之暗娼，任何男子，花少數之代價，即可與之摟摟抱抱，在舞場中作肉麻的舞姿，親親我我，在公開下講件眠的生意，香檳一開，即爲留宿之表示，酒與旣闌，乃入繡幃而消魂，舞場設於飯店，陽台近在咫尺，蓋求便利也，在過去的北平舞場，如西長安街之華北飯店，其二層樓上曾設有所謂華北舞場者，最初有俄女一二人爲之指導，中國舞女舞姿不佳，取價甚廉，每舞一次，僅洋二角，香檳一瓶，代價六元，破鈔一十，即可真個銷魂，不知者，以爲真正舞女，其實多由暗娼變相而來也，嗣有西城野鷄司令郝太太者大作投機生意，以部下野鷄小姐十餘人，盡授以跳舞術，服以美艷之舞衣，長頭髮，高跟鞋，浪漫撩人，香氣四溢，居然舞女矣，全部入西單牌樓之哈佩舞場（即現在大美番茶館之房屋），附近各機關職員，各大學學生，入其彀中者，不知凡幾，舞女之宿舍，在

西城大枕頭胡同一號，舞旣罷罷，舞客與舞女，捉對兒銷魂於郝太太家，郝太太以奇貨可居，寃大頭則花錢無吝色，於是郝太太則大發其洋財，但，好事多磨，銷魂窟終爲黃衣健兒所搗破，舞女盡入囹圄，乃知所謂舞女者，盡爲暗娼所化裝也，花錢無吝色之舞客，遂自呼大頭不已，現在舞場旣閉，舞女落腳無地，遂甘心作野鷄，公園影院中，常見有風騷浪漫衣服入時之摩登女郎，多係此輩下野之舞女，廣施勾引，並巧擺迷魂陣，青年失足者，曷可勝計，東城崇文門內大街更有洋式之野鷄飯店，前部爲酒館，隨時均可跳舞，後部爲宿舍，表面爲招待旅客而設，實則變相之待合所也，舞客多碧眼虬髯之健兒，舞女盡浪漫無忌之蕩女，有時興之所至，竟作裸體舞，醜態百出，淫褻備至，幾不知天下有羞恥事，舞女多華藉，專招待外賓，碧眼健兒出營遊戲，多爲時間所限，故每至酒館，狂飲不已，繼之以舞，不待舞

故都芳草

罷，即携手併肩而登陽台，暢所欲言，盡興而去，舞女再出招待他客，而他客亦復如是，有人爲之統計，每一舞女，每日爲人作洩慾品，至少在十次以上，即上海四馬路之野鷄，有過無不及，此項洋式舞場所僱之舞女，多能操淺近之外國語，且體格健壯，富有康健美，故爲碧眼健兒所喜悅，更有以月費包一舞女者，即賃房於舞場內，日夜尋歡，淫聲達於室外，事關外賓，那敢稍有非議，舞女既等於暗娼，舞場實甚於妓院，傷風敗俗，更有甚於中國式之舞場，蓋一則尚在暗中摸索，稍知顏面，一則公然明目張胆，那有羞恥，袁市長厲行查禁，維持風化，拯彼青年，其有功於社會人心，豈淺鮮哉！

女店員之種類，如公司之站櫃，球房之看案，影院之茶坊，飯館之招待皆屬之，在公司球房服務之女店員，多數尚知顧惜名譽，潔身自好，影院女茶坊尚不普及，本篇所論者，爲飯

館之女招待，女招待對顧客每以狐媚爲能事，希圖多得金錢，金錢誠屬萬能，顧客則利用金錢爲釣餌，斃聞百出，醜史廣播，此爲一般所公認者。

北平市飯館女招待之創始，爲觀音寺街小小飯館東家張小垣先生，彼時風氣不開，飯館驟設女招待，無不以一近芳澤爲榮，所謂小小飯館者，僅一間門面兩樓兩底之小吃食店而已，初不料食客如潮水般而來也，店中樓下爲食堂，樓上爲理髮館，樓下僅設座十餘，而顧客且數倍之，站立而待者以數十計，張小垣先生則上下奔走，手忙腳亂，女招待則左右盤旋，每恐顧此失彼，杯盤與刀杓齊響，鬢影與衣香同陳，目爲之迷，神爲之眩，利市十倍，掌櫃的眉展眼笑，持籌握算，大爲起勁，小賬多給，女招待與高采烈，口脚並用，非常興頭，白乾兩壺，聲達戶外，多謝小費，笑容滿面，此當日小小飯館創始女招待之寫實也，不久，營業

發達，大展鴻圖，遷於本街之某客棧內，屋凡數十椽，布置一新，女招待數名擴充至十數名，顧客來者毋須立待，可盡葺容納，女招待服飾整齊，均衣白色短旗袍，青襟黑革履，頭髮光可鑑人，香粉白的出奇，態度風流，語音嬌媚，愈規矩則愈眼紅，愈眼紅而愈不捨，於是吃飯如畫到，雖星期不誤班，女招待則由漆裝而入於艷抹，小垣誠可人，更設職業班，午前上課授以音樂唱歌，華燈初上，樂聲即作，食客耳眼享用，視為無上快樂，有『五號招待』者，艷史傳播於社會，某報且以之充作小說材料，小小飯館之聲名益振，營業蒸蒸日上，乃又在西長安街設一分號，曰中國點心店，完全女子招待，訂有簡章，懸諸壁間，以好人自居，請顧客尊重，防範甚嚴，笑話尙少，此時，各飯館老板，認為女招待有號召飯座之魔力，紛紛仿效，此風一開，全市殆遍，其中份子複雜，行動乃逾常軌，市間遂流行一種歌謠：

女招待，真不賴，吃五毛，給一塊，摸癩癩，（乳也）要乖乖，（嘴也）就是不要白毛老太太，則女招待之行徑，可於此歌謠申得之，比較規矩的飯館為西城區，前門西次之，東城區又次之，最下駟者，為崇文門外一帶之飯館，雅座內笑話百出，隨便以活魚（舌也）相贈，顧客於開發小費外，另有所謂車資，實屬奇聞，亦怪現象也。

崇文門外木廠胡同，有所謂餃子王飯館者，以賣水餃（北平俗稱燙餃）得名，而掌櫃姓王，故稱餃子王，其所聘之女招待，多年逾花信，經驗既富，風情尤騷，而顧客多為附近一帶商店之大掌櫃，視此為月裏嫦娥，人間安琪，嬌滴滴的面龐兒，俊俏俏的麗影兒，直使得大掌櫃手舞足蹈，心癢難撓，女招待故作風騷，始而斟酒佈茶，繼而同桌共飲，最後則恃有三分酒意，信口調情，隨意摸索，我又親又愛，她半推半就，直視飯客為嫖客，更把職女變

妓女，雅座內香氣四溢，春光潑入，女招待不招呼，男夥計不敢擅入，苟有慢待，女招待一言，則糾紛立解，臨行手巾，女招待送上，則小費從豐，一聲送座，嬌音繚梁，再聲回見，百媚橫生，吃招待猶如過癮，送車費已成慣例，一方以身作佈施，一方用錢大運動，好事既成，醜聲乃揚，女招待之名譽，遂亦愈趨愈下，迨後如崇外大街，及花市，東珠市口一帶之飯舖，亦尤而效之，於是酒氣與淫風並盛，真魚和假魚不辨，此殆為女招待極盛時代，而女招待之暗操『鴉』的副業者，指不勝指，蓋副業的收入勝於正業，正業之所以能立足，亦由副業而來也，嗚呼。

號稱，女招待人材薈萃之鴻賓樓，其地址在繁華區域之煤市街，為昔時悅賓樓之遺址，內部宏敞，四周為樓，樓之上下，悉為單間雅座，玻璃窗以遮紗，屋門懸有布帘，門禁既嚴，綢緞尤夥，女招待之化妝物品，如香粉，胭脂

，雪花膏，香水精等屬，悉置諸室內，雅座恍如繡房，顧客自比張敞，申午每有畫眉之樂，人靜可作促膝之談，每一招待，各司兩屋，顧客光臨，為其專利，生臉入門，則憑拉攏，客愈多，則愈紅，腿腳愈忙，則收入愈豐，於是女招待乃大坐其自用車，而招搖於街市，不知者，幾疑為某某宅第之千金也，該樓女招待著名者為甯氏姊妹花，甯桂珍甯秀貞者是，張氏姊妹花，張淑玲張淑琴是也，脂粉滿面，服飾摩登，長髮披肩，高跟逾寸，遇老成則故持莊重，見浮滑則極現浪漫，工資雖只數元，小費動以百計，老手無法入門，滑頭有縫即鑽，隨便亂呼二簧兩句，即能掛上坤票頭銜，逢客請銷紅票，登台大現其眼，博學多術，可得交際明星之雅號，紅票盈餘，足供公園影場之揮霍，一舉兩得，何樂不為，該樓賴此幾株姊妹花，其營業之盛，直可比擬昔日之小小飯館，但顧客既有為而來，醋潮則難免發生，趣事甚

劇，時有所聞，女招待之嬉人，則有同樂園之張小九，靠戲子而私奔，則有紫雲樓之關麗英，此外，開房間，拉官舖爲官廳捕去，施吊術，吃壽頭，爲流氓冲散，更不一而足，『小一號』名震故都，有光堂倚爲台柱，往來均有人送，形同鏢師，無賴伺諸道左，無從下手，論容貌僅屬中姿，看體格弱不禁風，惟其小可憐的樣兒足以動人，西城學子迷戀於『小一號』者，實大有人在，有光堂之營業不衰，且能新建樓房，大事擴充者，『小一號』與有力焉，西長安街各大飯莊，如大陸春芳湖春等家均會一度聘用女招待，稍知愛惜名譽之人士，多裹足不前，轉致妨礙營業，均已裁去，故比較大的飯莊，爲名譽計，爲營業計，仍用男夥計以爲伺應，馴至今日，女招待殆已入於衰落時期矣。

最近社會局爲維持風化計，乃下令對女招待嚴重取締，並須正式登記，如有不規則行爲時

，即追繳登記證，不准其服務，經此一番取締後，女招待在表面上已規矩多多，雖間有少數不守規則者，然亦只能在暗中活動而已。

『坤伶』在舞台上花枝招展，默想當能度其快樂生活，實則其境遇與生活最爲悲痛，在學藝時，或立字入科，或拜師習藝，或爲金錢所買，或爲無賴姦拐，在過去時代，坤伶不失貞血於藝師，即供歡樂於老斗，能保持貞潔者，百不得一，更有流入暗娼之階段者，就已有之事實，試述如下。

(一)有某姓女，以家寒故，乃經人介紹入某坤班，照例立有『打死勿論』字據，時該女年僅十四，姿容姣好，身體窈窕，入科後，乃指定入旦科，所謂旦科者，即青衣花衫也，始而吊嗓背詞，繼而上韻演唱，爲師者，罔亦出身於花衫之男伶，年近不惑，風騷異常，導以如何施媚，如何放蕩，習武工時，隨便擺弄，教做派時，故意模稜，能隱語則優遇，不照從

便賣節，可憐弱小女子，那能抵抗，不久，遂成所謂師傅者口中一塊肉，從此失夫貞節，迨其藝成，已非處女。

(二)又有某貧家女子，以無力延師，遂拜一義務教師，女年十五，情竇已開，拜師立字後，即宿於教師家中，除學藝外，即供其役使，甫及月，即爲師所姦，師徒儼成夫婦，出入罔恤人言，家中雖知，故作不聞，蓋以爲不如此，不能得其真傳也，故有流傳已久之『要得會，還得跟師傅睡』之諺語，彷彿師傅姦徒，爲應當之事，不足稱異，而女子學戲，處女血應當流在師傅身上也。

(三)更有一般下野之男伶，嗓音既倒，不能再登舞榭，遂以極少之代價收買貧家女子，授藝既嚴，待遇尤苛，苟有不從，橫施非刑，白日供其驅使，夜晚強拉洩慾，能造就，則視爲錢樹子，幾乎義務終身，不成功，則設法變賣，從此流入娼門，自身毫無主權，純由他人

支配，在地獄中求生活，終身不能自拔。

(四)有某男伶者，原已爲正樂育化會所驅逐，不能在甌龔上立足，遂憑自己之小白臉兒，到處勾引良家女子，入其彀中者，大有人在，失身於彼孽者，何止數百，數年前，復在某地拐一某姓女子，年僅十二，即經彼姦淫，一面學藝，一面賣淫，該女伶曾在太原，一度大紅，爲某旅長所賞識，某司令寵愛尤甚，金錢衣物，充分供給，而師傅亦居然掛上副官頭銜矣，嗣某旅長擬儲諸金屋，講價未成，乃往各碼頭演唱，師傅染有嗜好，女徒分須供給，來平後，戲份打厘，不得已典賣行頭，店錢拖欠，無辦法權且賣淫，倘再不作回頭之想，前途黑暗，誠有不忍言者。

現時之北平，坤伶除已獲有相當地位者外，因環境而墮落者實多，或自動的賣淫，以暗娼爲其副業，或權勢的壓迫，而忍辱受人蹂躪，在其下處可以隨便過宿，携往飯店更能恣意歡

樂，看座的從中介紹，請吃飯得以入門，送製行頭數襲，邀得美人青睞，春風得意，自在其中，迎張送李，無異勾欄，熟客既多，交際則廣，而捧者亦接踵而至矣，所謂金錢，地位，肉慾，同時收穫，一舉三得，何樂不為，多有以高等暗娼視之者，坤伶名譽，遂為之掃地。

鼓姬俗稱大鼓妮兒，以唱大鼓小曲為技藝，賣藝不賣身，對點頭（點曲之冤大頭也）僅能在台上以眉目示謝意，口中不作任何表示，蓋故示身分之清高也，昔時，在『北京』名詞之時代，無坤伶，無女招待，無其他一切一切之浪漫女性，鼓姬實佔優越之地位，自高聲價，莫敢輕視，迨後，社交公開，提倡女子職業，女招待大走紅運，且易於登堂入室，不用經過煩難之手續，不用耗去許多之光陰，即能達到最終之愛，於是鼓姬營業，竟至一落千丈，而不能復振，近數年來，鼓姬知閉關自守，終非長計，乃亦大唱解放，藉以號召，入窰（即到

鼓姬之家也）不必舊識，銷魂可以隨便，最近，大學生迷戀鼓姬者，實繁有徒，試到坤書館調查，幾如大學校之教室，坐位塞滿，傾耳靜聽，大學生多屬青年，鼓姬兒悉為少女，男歡女愛，為千古不磨之定理，一經戳活，即可入幕，所謂請吃飯等等階段，均可由優待原則下免除之，此輩青年，雖不能揮金如土，然花錢決無吝色，一經入窰，拜乾娘，認乾妹，視為無上光榮，認為天賜良機，越是不講身分，越能得着便宜，有事代勞，見飯便吃，外人視之如家人，目的全在乾妹妹，到箇子虛應故事，在家中享受實惠，車資多於活錢，已經可怪，扇郎代拉皮條，尤屬奇特？大黑須按規矩，小白可邀優待，點活兩毛，賞洋一元，鼓姬視為尋常，並不認作例外，請吃飯始能交談，入窰後得親香澤，如不善於此道，或不能拉下厚臉皮，任你花錢至如何程度，均難達最後之目的，此種人殆真正冤大頭也，弦師近水樓台撻足

故都芳草

先登，點頭無上愛物早非完璧，鼓姬不操副業者，殆無其人，最著者，爲已故之孟雅琴，因綠姦而弦師廢命，迨事洩遂暴露醜行，鼓姬伴宿，既屬分內，點頭撒活，別有希冀，一進鼓場，滿園春色，怪聲叫好，闔座生風，鼓姬在台上妖嬈獻媚，無非以勾引爲目的，點頭在台上下顧影自憐，意在博得美人一粲，以阿堵物爲媒介，由執扇郎爲撮合，好事乃諧，藉入窰爲名，作陽台之會，但，鼓姬私寓，每多小屋兩間，土炕一座，陳設不堪入目，污穢幾難插足，且家中故作清高，不認賈淫，父母裝腔做勢，自拿身分，入窰既然失望，點頭安肯甘心，於是借地幽會，別築香巢，如前外之某某飯店大旅社，每有香痕艷跡，春風一度，各分西東，不復再作窰桶之報效，另覓所愛者而愛之，鼓姬中多具有此種常識，最後一着，每多要挾，憶有某聞人者，曾招某鼓姬至北京飯店玩玩，一夜之愛，百金之酬，尙不愜意，最後，同

至三陽金店瑞妹祥綢緞店，大敲竹槓，飽載而歸，事後，某聞人調查某鼓姬之家庭，原來有夫之婦，其丈夫乃一無賴之洋車夫，某聞人大呼冤枉不已，亦趣聞也，迷於鼓姬而正式結婚者有之，納爲側室者有之，如得寵愛，亦能安分一時，暗娼又名私娼，可以說各地皆有，不僅北平一隅爲然，近年來，因生活艱難，暗娼愈多，美其名曰鴿牌小姐，更有尊之爲交際花者，表面看來，摩登十足，究其實際，純恃賣笑，其遭際亦大可憐矣。

東城某胡同，有極大之秘密賣淫窟，所謂紅漆門樓，八字粉牆，儼然宅第，門前車馬不絕，往來多屬華貴，窈小子則望門興歎，安敢正視，淫窟主人爲一中年婦，稱爲某太太，詢其老爺爲誰，則又瞠目不知所對，再加詰問，始遲遲言曰，爲某軍團長也，某年因作戰已陣亡疆場矣，實即全馬一派胡言，其男僕多油頭粉面，不懂隨從禮貌，有時則現出鬼頭兔腦之本

像，蓋白日為門公，夜晚則為女主人之面首矣。此種男僕在家司雜役，在外接姑娘，門徑熟諳，頭頭是道，客人所求，無不得心應手，室內春氣撲人，別有洞天，好者，無不視為安樂窩，溫柔鄉，實則，其中罪惡，殆罄竹難書，以老板娘自居之淫窟主人，其目的，在犧牲他人皮肉，榨取無恥金錢，供其生活，凡叫姑娘，服飾不完整者，則借穿着，務使極盡華美，扮出一塵登化之姑娘，驅之出場，客人一見心喜，則掏錢毋吝惜，夜度資最高時，在百元以外，稍次，春風一度，亦非數十元不辦，若非汽車階級者，或能略減，但無定價，隨便開付，太少則又不便出手，隨客之高興與否，定夜度資之等差，瘟生者流，無不入其彀中，被捉大頭，尙不自覺，老白相家愛此調調兒，所擲之費，不厚不薄，正在癢癢勁兒上，老板娘亦無可如何，強作歡顏，繼以苦笑而已，彼等既以金錢為目的，故對瘟生則歡迎，老白相

則不歡迎，然又不敢公然表示出來，反來假意殷勤，蓋以認定老白相家為刺兒頭一流人物，一經得罪，大不利於淫業，有時，自表面上看之，老白相少化錢，反能得到許多便宜也。

震旦醫院



專治內外各科

根治花柳 新法戒烟

▲西長安街三十五號電話西局六〇六號▼

故都芳草

第二回 老白相觀光銷現窟 李五爺組織野鷄窩

昔年，在北京時代之北平，有著名之暗娼二內城爲李五奶奶，其淫窟在西單牌樓溝頭樹子，外城爲陳七奶奶，其密室在宣武門外椿樹頭條橫胡同，願者多聞人達官，聲勢煊赫，不可一世，編者彼時曾得某要人之介紹，得入李五奶奶香巢，何幸如之，某夜，酒興正闌，無可遣興，座有某君因達官中之老白相者，乃提議爲鑽狗洞之舉，言未畢，已一致通過，公推老白相爲嚮導，當時欲觀光者五人，編者爲主人所邀，得附驥尾，追隨而往，馬車與自用車行於黑巷多時，始抵所謂溝頭樹子之李五奶奶門首，廣漆大門，綴以斗火電燈，老白相下車，引諸人至門首，略一伸手，鈴聲響處，門已呀然而啓，老白相似常跑此道者，微作頷首狀，即肅客入，且行且回問者問，「李五爺在家嗎？」「在家，您昨兒怎麼沒來？許二爺王五

爺陳總長……都在這兒玩了一夜，今天晌午才走」他們真高興，怨不得衙門裏到處找不着他們呢，……」甫至院心，已聞有笑聲自室中出，一中年婦人自北屋中鑽出，「驢，四爺，昨兒怎麼不露呀？請屋裏坐罷」「屋裏有人嗎？前天累着了罷？哈哈……」語時，已魚貫進入待客室中，老白相乃一一爲之介紹，「這是趙大爺胡七爺錢監督……」「這是本家主人李五爺，我得代爲解釋，五奶奶最喜男子，故以五爺自居，五爺人極隨和，地方幽雅，我們可以隨便，不要拘泥」，一時笑聲又充滿室內，女僕照例遞烟送茶，淫窟主人李五奶奶亦往來酬應，一望而知爲交際老手，牽馬班頭，談吐雅俗共賞，招待面面俱到，於落落大方中做其實淫生涯，不露一些小家氣，非老鸞烏能獲此秘訣？五奶奶之應酬語，五花八門，滔滔不絕，最後，由老白相打斷話頭，「五爺妳把妳的乾女兒，有頭有臉的，多找幾個來，我

們賞鑒賞鑒」一勸，四爺，這不是容易的事嗎？胡媽，叫小喜來，」有一女僕應聲而出，移時，有一鬢童式之小使，鞠躬而進，挨次敬禮後，侍立屋角，李五奶奶乃以命令式口吻吩咐，「小喜，你去接叔琴，翠芬，小玉，小五兒，……趕緊快來」小喜領命而去。

此時李五奶奶笑謂余等，「四爺，你們諸位，可以隨便玩玩，」老白相笑應曰，善，李五奶奶遂導余等離客堂，而入於一極精緻之密室，老白相首先躡入，余等隨之而進，室內設有紅木牀，最足使人注目者，蓋床上放有全副鴉片煙具，空氣中充滿芙蓉香味，可以料到距余等入室之最短時間內，有人在此作短笛之吹，余至此，始恍然李五奶奶所謂玩玩者，蓋即玩鴉片也，余嫉烟如仇，殊無福消受此福壽膏，方一默念間，老白相拉趙大爺，說聲對不住，已橫臥於烟榻之左右，余等亦各覓坐處，五奶奶又重新張羅烟茶，稍坐，即起身走去，老

白相右手持烟錢，炙烟膏作圓球狀，方在左手食指上往返揉搓，並回首對余等微笑，詳述此淫窟之來歷。

「本處主人爲一女流，即變相的李五爺之李五奶奶是也，五奶奶原籍貫市，貫市李家者，赫赫有聲，庚子年六國聯軍入京，慈禧挾皇帝西幸長安，途過貫市，在李家打尖，旋由李家備有馱車及禦師，隨護而行，至此，貫市李家名稱，乃入於史冊，此五奶奶者，亦自稱貫市李家之親支，來京已久，其丈夫始業商，夫死，五奶奶以生計所迫，不得已乃度其浪漫生活，剛以馬商加長，色衰無以動人，更進一步，而營此淫窟，初張時，往來者，僅五奶奶幾個老熟客而已，規模殊小，範圍亦窄，蓋五奶奶之初意，僅在維持個人之生活費也」老白相言至此，烟泡已裝於斗上，虛讓一聲，即入口狂吸，烟由鼻管而出，不絕如縷，閉目略作休息，霍然而起，「七爺！來，來來，玩一口」，

故都芳草

塔胡七爺於榻上，老白相坐坐，纏綿其夫竟之言：『不久，五媚媽時運大來，陳總長，許總長，王尹府，媽監督，馬總裁，張行長等，輾轉介紹，先後入幕，五媚媽乃感覺女角人才缺乏，無以應付，遂在東西兩園物色秀麗，有志竟成，許多妙齡女子爲其金錢所餌，多數入其門牆，十九爲貧家女，五媚媽携其來家後，爲之修飾，或認做義女，或拉爲戚串，俾可高抬身價，以蔽大頭，凡在其門內之賣淫女子，都在妙齡，面貌姣好，再服以時裝，當燈紅酒綠時，安得不使人目迷神眩，一般在位之老頭子，入門後，均視爲迷香洞，樂不思蜀，有時，更藉以討論國政，反較順利，此中有如此過程，五媚媽無往不利，遂大發其財，擴充復擴充，九城艷麗，幾萃於一門，五媚媽居中調度，無不聽其指揮，儼然一野鷄司令也』老白相隨說隨以雙手作勢，興高采烈，如數家珍，不防五媚媽推門而入，笑容可掬，『四爺又在開話

匣子哪，小喜回來了，她們隨後就來，我將纔辦一點閒事，短賬羅，燃替我說說，可多多原諒啊，』一時屋內，於喜氣融融中，同喊『客氣客氣』之口號，以答復李五媚媽之客套，『烟不好，屋子又窄，諸位避點委曲罷』五媚媽又在笑語綿綿的說着客套話，陡聞院中有一陣細碎的脚步聲，似遠似近，五媚媽說聲『來了』，即含笑迎出，『快點』老白相發出一種令人不可捉摸之喉急聲浪，趙大爺錢監督不由噴出笑聲，老白相急辯道：『大家不更笑，我這副喉急的神氣，本是出於天真，沒有絲毫矯揉造作，食色性也，聖人都要承認：』語尚未竟，五媚媽已携二女子入，一着元青，一着湖色，下身均襯以黑綉裙，絲襪，高跟鞋，態度大方，風致嫣然，五媚媽手指穿青女子道，『她叫叔琴，年纔十六，四爺，您瞧她臉兒最嫩，您向她鬧過一回，她見了您總是有一點懼怕，這穿淡青（即湖色）的，叫小五兒，比叔琴還

小一歲，叔琴是我一個姪女，丟下書本，沒有許久，還是一陣陣的犯那學生脾氣，小五兒呢，姓德，她父親在從前也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因為革命，才把差使革掉，坐吃山空，沒有法子，才叫她這第五個女兒，做這生意，因為才十五歲，還沒有起名字，認給我做乾女兒，我就叫她小五兒，四爺，你高興的時候，給她起個好聽一點的學名，他們姐妹兩個年紀太小，一個是我的姪女，一個是我的乾女，都不是外人，沒別得說的，有個說話到不到的，還請多多原諒，」五奶奶說話的工夫，老白相已經一把將叔琴撈了過去，舉在膝上，用他那鬍子嘴，直吻香腮，一面在問長問短，「妳想我不想……」老白相大事溫存，旁若無人，五奶奶走上前去，在老白相肩上輕輕一拍，微嘆道：「四爺，您別儘顧自己，您哪，給小五兒介紹介紹啊？」錢監督也就不客氣的喊道：「算我的，小五兒，聽自己有了着落，遂上前招呼，

叔琴也用脫老白相，向余等敬烟茶，並請問姓氏，五奶奶又向老白相耳語數言，即返身走去，甫出屋門時，回首微笑道：「翠芬，小玉，住得遠點，一會兒也就來到」。

趙大爺，胡七爺，飽餐黑飯，悠然自得，騰身而起，向叔琴，小五兒，高一句，低一句的胡調，錢監督亦未能免俗，自動的倒身炕上，呼了兩口，大家精神為之一振，乃由老白相提議打牌，錢監督嗜賭如命，首先贊成，趙胡更能湊趣，異口同音的表示同意，五奶奶已在另一室內，將牌擺好，要請入局，老白相當時裝了一個鬼臉，手拉着叔琴，一個飛步，奪門而出，叔琴動了一聲；「四爺，您慢點，我們腳底下的高跟鞋，差點歪（烏外切）啦，……」其餘趙大爺，胡七爺，錢監督，小五兒，也魚貫跟蹤而去，編者自然也慢慢踱了出來，進了另一個跨院，院內祇有北房三間，西式窗紗，由外可以看見室內是兩明一暗，暗間，掛有白

紗窗帶，想是臥室，明間是通連式的兩間，電光籠罩，恍如白晝，此時，大家均已進屋，屋內均按西式布置，應有盡有，極盡美備，牌桌斜放於屋之中央，空中懸下百燭電燈一盞，棹之對角，置有茶几，几上有梨、橘、瓜子，花生，數碟，綠麪砲台煙，每茶几上，配有一聽，五奶奶這種預備，自是一種金鈞釣鯉魚的計劃，牌底之大，抽頭之多，可以想見，錢監督走近牌棹，一手摸牌，一手作勢，『我來搬風定拉，你們快來入局，』老白相對編者虛讓一聲，已拉同趙大爺胡七爺各佔一方，錢監督將門風搬定，趙大爺拈一東字，老白相，胡七爺，錢監督，均各依次坐定，叔琴自然坐於老白相之身後，錢監督身後則坐有小五兒，趙大爺感覺後路空虛，乃向五奶奶假意的發急道：『他們都有了相好，已是心滿意足，我同胡七爺單調了許久，怎麼還不露啊？』五奶奶未及答言，老白相插口道：『好角後露，別忙！』五

奶奶便道：『四爺說的不錯，翠芬，小玉，模樣兒一個賽一個的好看，道兒太遠，您別忙，打兩牌的工夫，也就來啦，』此時方城局格已成，胡七爺做莊，右手舉着骰子，左右一看，問道：『來多大的？』五奶奶眼神狼注意的向牌棹看着，錢監督道：『我們還是來一百塊二四的罷？』當時通過，五奶奶一聽，今天晚上，油水不小，心中自是喜歡，當時又上前周旋了一回，過來與編者夾七夾八的聊起天來，五奶奶鬚髯已知道編者的身分，劈頭叫了聲：『先生，我看您也怪面熟的，鬚髯在那兒見過似的，』我趕緊打一哈哈道：『可不是嗎？大概是在廟裏，因為我善歡進廟，倒是常到廟裏躊躇，五奶奶，也常到廟裏走走嗎？』五奶奶道：『早先倒是不斷的去，現在呢？家裏的事太多，都要我一人料理，便沒有工夫進廟了，……』五奶奶正在滔滔不絕的說，忽聽院裏嬌滴滴的女子聲音，叫了一聲『乾娘！』您在那屋裏

哪？」隨着小喜喊道：「老姑娘！四姑娘來啦，」五奶奶霍地站起，應道：「寶貝！來罷！工夫可真不小了，」趙大爺兩眼直勾勾的向房門看去，湊趣道：「好傢伙！三個多鐘頭，那不使人心急！」

這時，已有一艷裝女子，邁步入屋，花緞短襖衫，下襯青裙，天足着醬色緞綠花鞋，腦後尙拖了一條既油且亮的青絲辮兒，紮有粉紅絨夾金線的辮根，生成一張瓜子臉，眉眼俊俏，鼻口合宜，略施脂粉，再由電光掩映，活活的一個美人，看年齡當不過十五六，那女子又向五奶奶叫了一聲「乾娘，」即跳躍上前，蹣入五奶奶懷中，如小鳥依人，益覺令人憐愛，五奶奶以手撫其肩臂道：「玉兒，寶貝，道兒太遠，道兒上走的功夫不小罷？你媽好啊？」小玉回視道：「好！翠芬姐姐怎麼沒進來啊？我淨等她，就誤的工夫太大了，乾娘！您等急了罷？」五奶奶這時撇下小玉，向老白相道：「

四爺，這孩子叫小玉。今年十五歲，夏天才成的人，……」那小玉臉上一紅，嬌嗔道：「您總是說這個！」五奶奶道：「那怕什麼？女孩子家總免不了這一回事的，四爺，您介紹給趙大爺？還是胡七爺？」老白相正在做清一色，聚精會神的注意在牌上，聽五奶奶說完，未及答言，趙大爺喊道：「不用介紹了，這邊來，我們倆交個朋友，」五奶奶當向小玉道：「寶貝，你好造化，伺候趙大爺罷！」小玉即以玉手執壺，向各人面前斟了一杯茶，點了一枝烟，縹者也同時沾着實惠，並向各人請問了貴姓，這時，老白相的清一色，坎當二索，居然自摸，喜歡的跳了起來，可巧此時小玉正站在他的身邊，老白相不問青紅皂白，扳過小玉的臉來，香了一個面孔，叔叔在旁，不由對老白相瞪了一眼，老白相向叔叔做了一個鬼臉道：「你別犯酸，等我贏了錢，好好送你幾身衣料，」小玉乘機走了過去，用手扶着趙大爺肩膀

，向錢監督身後坐的小五兒笑道：『五姐，您早來了罷？』小五兒笑應道：『姐姐，我全看他們打了一圈牌啦，我給姐姐撥個凳兒坐下！』說着。女僕已將一把西式靠椅擺在趙大爺的身後，趙大爺付了輸的籌碼，用手拉過了小玉的手兒，問道：『你會不會？替我打幾牌！』小玉勦了一聲道：『大爺，我可不會，您解悶罷！』隨說着，隨即坐下，目不轉睛的看趙大爺打牌。這時，五妮因不見翠芬進屋來，很覺奇怪，陡然問小玉道：『老姑娘不是同妳一塊來的嗎？怎麼沒看見她？』小玉微笑道：『她總是愛磨煩，怕她又鑽進她的繡房裏啦，乾媽！您叫一聲，她就來啦，』五妮隨隨隨笑道：『這孩子靚靚的脾氣，總不能改，真怪』遂即喊了一聲『翠芬』祇聽有一女子，在遠遠的屋裏應了聲『哎』，緊跟着一陣脚步，由遠而近，胡七爺心中明白，給自己叫的姑娘來了，當時眉頭上起了一個喜結，兩眼在看牌，

心竈已經飛到院中，明明自己有一對白板，錢監督打出一張白板，竟會失碰，還是五妮姐提了一個醒：『七爺，白板怎麼不碰？』胡七爺啊了聲：『該打該打，』說着，用手指拿出兩張白板，喊了聲『碰』，大家正要奚落他的工夫，屋門響處已走進一位孀孀婷婷的女郎來，胡七爺連說：『歡迎歡迎』，那女郎已邁步走至五妮姐身傍叫了聲『乾娘』五妮姐用手指老白相道：『妳見過四爺了嗎？』翠芬趕緊輕輕的叫了聲：『四爺，您早來啦』，錢監督笑向老白相道：『怎麼你全認得？』趙大爺湊趣道：『人稱老白相真乃名不虛傳，』老白相笑應道：『你們又拿我來打趣，其實我與老姑娘總共才見過兩三面，老姑娘妳更漂亮啦，七爺是坑人銀號的經理，手頭上狠有油水，妳能够把他哄活了心，妳的一切一切的問題，都可解決了，』老白相說到坑人銀號，大家都不由笑將起來，老白相忽然做起一副正經的面孔道：你們不

要笑，銀號坑人，是家常便飯，光是蔚豐厚一家就坑了我一萬二，我記住這回事，總認爲都是同蔚豐厚一樣的才叫它坑人銀號，七爺的銀號，基金充足，信用昭著，但希望將來而不坑人也，『胡七爺笑道：『等四爺存放大宗款子的時候，屬厲害的坑你一下子，』大家不覺又笑起來，胡七爺本是一手大牌，因爲看見翠芬，一陣心花怒放，牌張打錯，未能成功，這時，翠芬轉到小玉跟前，叔琴小五兒也站起身來，湊在一塊，手拉手兒，鶯聲燕語，說個不休，編者知道這種熬局，一時不能即散，告辭先行，五奶奶命小喜打電話往西長安街四如春叫菜，叫張媽煮稀飯，預備夜宵，老白相與趙大爺胡七爺錢監督約定，牌局散後，均在五奶奶處住局，五奶奶聽見，自去高高興興的預備不提，鐘鳴兩下，牌局始散，結算籌碼，胡七爺大贏，贏得六百餘元，老白相次贏，約百餘元，趙大爺無勝負，錢監督大敗，老白相拿過牌

盒數頭錢，共九十一元，由自己贏款內又補上九元，湊足一百元，交付五奶奶，五奶奶說了聲謝謝，已納入懷中，小喜向各人遞上手巾，叔琴等各自斟茶遞烟，老白相向大家道：『他們收拾牌棹，我們那屋坐，』遂引衆人回到客室，已見正中擺了一個圓棹，周圍設有八把椅子，棹上陳有豐滿的茶蔬，各拉自己的姑娘，挨肩坐定，老白相大聲疾呼的要鬧酒，號得幾位小姐連說：『我們可不會喝，』還是胡七爺打了圓場說：『天已不早了，要鬧酒明天再鬧罷，』當時趙大爺扯着破鑼也似的嗓子，唱道，『直喝得醉薰薰站立不穩，今夜晚洞房內會會佳人，』錢監督鼓掌道：『聽這嗓子，真有點小樓的味兒，』大家不由笑將起來，老白相道：『那麼：我們隨便喝一點，會喝的可不要屈量，』這時，五奶奶已在指揮着張媽，爲各人預備臥室，原來五奶奶家中，彷彿旅館似的，布置有許多單間的臥室，其中的陳設，極盡奢華

故都芳草

，所謂鏡床，玻璃櫃，梳粧台，穿衣鏡，書檯，屏風等物，無一不是現代化，如叔琴小五兒翠芬小玉等紅姑娘，均有單間的臥室，以爲留客下榻之所，其中另有最精緻的一間，是專爲許總長所預備，屋內陳設由銅床以至於地毯，無一不是由臨記洋行購買而來，代價是兩千元，其精美可以想見，這種御用式的溫柔鄉，他人當然不能享受，平時由五奶奶負責管的責任，他們挾着她們在客廳內一壁飲酒，一壁取樂，不覺又過了一個小時，各人挾着各人的姑娘，由五奶奶引導中，躡進了自己的臥室，個個室內，自然是春意濃濃，喜氣融融，五奶奶一面命小喜招待各人的自用車夫，遂亦回到自己的繡房，尋她的好夢，良宵易過，春宵難再，大家一覺醒來，已是午後一時，又在五奶奶家中飽餐了一頓，臨行時，各向自己的姑娘鄭重告別，並亂向五奶奶手中各塞了一捲鈔票，五奶奶笑得兩腮成了一道縫兒，說道：『幹麻？』

這花錢哪，我這兒葬她們謝謝囉，四爺們賞她們錢，妳們小姐妹還不鞠躬，』叔琴，小五兒，翠芬，小玉，一迭連聲的喊『謝謝』，老百姓簇擁着趙大爺胡七爺錢監督在群雄弭弭的笑聲裏，出了屋門，五奶奶領着一羣女娃，送到院中，說了聲：『不遠送，慢待，晚見，』叔琴等又重了一句，『今晚可一定來，』遂跟五奶奶進了客廳，小喜張媽正在打掃棹椅，五奶奶向小喜道：『小喜，趕緊點上烟燈，一夜累着了，好好過兩口癮罷，』小喜應了一聲，自己去預備烟具，五奶奶拉着一班小妹妹，來到自己的臥室，側身躺下，小喜燒煙，五奶奶呼了兩口，慢慢的由懷中掏出那幾捲鈔票，點了點，不多不少，每捲一百元，四捲共是四百元，當時叔琴等，每人得了二十元，高高興興的說：『謝謝您，』五奶奶道：『把錢拿到家去叫點米麵，別淨胡花，』大家應了一聲：『哎』，五奶奶遂又說道：『我看那個姓錢的人倒不』

鋪，姓胡的姓趙的也還有點油水，就是四爺透着滑，」說着向叔琴看了一眼，叔琴笑道：「管他滑不滑，反正得給我錢」小五兒臉一紅道：「錢監督待我真不錯，今天早晨另外還給我一張五彩的小條，叫我到中國銀行取一百元，送給我做衣服穿，」翠芬笑道：「妳那露怯了，錢監督給妳的那叫支票，五姐，妳抖起來了，」五奶奶道：「是不是，我的眼睛最厲害，小五兒，妳可擺住了，別叫他跑了，」隨着叫了一口茶，伸了一個懶腰，又說道：「妳們大概也累了，回到屋裏，好好的再睡一會兒去罷，我也要睡一會兒呢，」說着打了一個呵欠，叔琴等亦各自散去，再尋香夢，不在話下。

老白相們走出五奶奶的大門，錢監督發起洗澡，大家同意，胡七爺主張在西昇平，遂登車命車夫直拖前門外觀音寺，不多時，拖到西昇平澡堂門前，胡七爺是西昇平的老主顧，夥計自然上前招呼，讓到最優等的房間裏，夥計沏

上茶來，並開了一桶三砲台香烟，大家湊在一個房間裏，想起頭天夜裏得意的事來，不覺高談闊論，老白相首先發言道：「昨夜，良辰美景，各位都狠得意罷？你們得了意，不要忘了我這個不收謝禮的媒人，我看，其中要屬青選最得意了，」說着看了錢監督一眼，原來青選是錢監督的大號，錢監督答道：「小五兒那孩子，還可人疼，年紀很小，應酬上很週到，我生平最喜歡小女孩，輪到夜晚的伏侍上總是有前勁，沒後勁，小五兒却是始終一致，不變初態，總算難得，少年老到，更屬少見，」老白相攔住話頭道：「得了，得了，三句話不離本行，你又拿出做官的調調兒，加上考語了，小五兒這樣可人疼，青選可以多報效報效了，」錢監督笑道：「誰說不是呢？我還另外給了一百元的加錢呢，」胡七爺道：「由此可見錢監督昨晚之得意矣，」錢監督用手摸着他那仁丹式的小鬍鬚笑道：「七爺，別說我得意，我看

翠芬跟你那神氣，恐怕也大有可觀呢？」胡友松忙道：「你別看外表很好，究其實來，亦不過徒有其表而已，」老白相用雙手向大家一擺笑道：「不對，不對，你總是一副銀行老板的面孔，彷彿公債的行市，不肯輕易宣布，所以他的得意，也是輕易不肯宣布，其實呢？你不說，我們用理想來推測，也可以曉得，」胡友松將臉急的通紅道：「我給你們說實話，你們反倒不相信，叫我又有什麼辦法呢？」老白相將眉心皺起一個結兒，笑問道：「還是抗頭呢？還是不中用呢？」胡友松笑道：「我給你打一個啞謎罷，「城裏大姑娘」你們想罷，」大家正要猜說，趙大爺忙道：「我那個寶貞，跟翠芬一個勁兒，真他媽的倒霉，」老白相道：「招出參謀長的牢騷來了，趙大爺是軍人自然是不同凡響，慢說是小小年紀的小玉，不能稱職，若少經世故者，也恐怕不是對手，就看看大爺這個魁梧的身量，也就要退避三舍了，」說

着，趙虎臣不由張着一張血盆大嘴，哈哈大笑，用他那大巴掌，打了老白相肩頭一下，笑問道：「夥計，你的事兒，怎麼不說給我們聽聽，」老白相用手做了個鬼臉笑道：「我與叔琴原是老相好，不過例行公事率由舊章而已，」趙大爺喊道：「不行，不行，你別滑頭，快說，快說，……」錢青選，胡友松也從旁相助，用眼看着老白相道：「老相好自有老相好之趣味在，四爺，何妨說說，」老白相正要說話，猛然驕窗門一響，跳進一個人來，笑說道：「你們的秘密，全叫我聽見了，昨天你們這些寶貝，也跑到李家去玩了，樂哉，樂哉，」趙大爺一回頭，看見進來一人，當時大喊道：「司令也來了，真是巧極了，原來此公年輕貌美，在某洋行做經理，平日最喜交際，他的交際手腕，就是以「嫖」字引人入勝，嫖上還有許多講究，主張暗嫖而不明嫖，所謂暗嫖者即嫖暗娼也，那時北京城裏的暗娼，不認識此公

者，大概是很少的，老白相嫖的資格，與此公相比較，也要退避三舍，此公終日在研究鑽狗洞，每鑽必剝，故一般人以劉匪司令尊之，日子一長，簡直就叫起司令來了，大家聽見趙參謀長喊說：『司令來了，』均向門窗響處，行了一個注目禮，喊了一聲『歡迎司令，』的口號，錢青選用手一拉司令的袖口笑道：『司令，你也將進門嗎？幾位？』司令笑道：『我是昨天晚上沒睡好，打算到這兒洗一個澡，順便睡上一覺，將進門不大功夫，你們這一羣寶貝來了，我在隔壁房間裏，已經聽了一個不亦樂乎，』胡友松笑道：『慢來，慢來，司令昨天夜裏沒睡好，莫非是鬧臭蟲嗎？』老白相做了一個鬼臉笑道：『你們不知道司令拿了一夜臭蟲嗎？』說得衆人撫掌大笑，趙虎臣一把揪住司令的胳膊笑道：『我們正愁今天晚上沒有辦法？司令來了，出發那路，我們是絕對服從，怎麼樣？請司令趕緊發令』，司令衝看大家笑

道：『你們昨天一夜的歡樂，難道還不足興嗎？』錢青選道：『我們昨天夜裏的經過，可以說是滿意，不過，今天既然遇見了司令，機會難再，豈能輕輕放過，無論如何，請你想一個好地方，我們也見識見識。』司令用左手摸着頭皮道：『地方呢，倒是多得很，不過總要別致一點的才好，容我慢慢想想，』老白相笑道：『司令夾袋裏人才太多，一時摸不着頭腦，可以將好一點的脚色，介紹給我們，不要留作自用，捨不得，』司令急的喊道：『沒有的事，像我這樣久鑽狗洞的人，把自己的姑娘，介紹給別人，已經是司空見慣，決不帶有絲毫的酸味兒了，不過大家要給我一個時間容我想想，』胡友松笑道：『五分鐘的工夫，總可以想出來了罷？』司令笑道：『可以可以，那麼，我們先解決洗澡問題罷，』說罷，一聲『待會兒，』即推門而去，少時，便聽見司令在自己的洗澡間裏電話，在電話裏說笑了好一會，最

後一句，是：『我們四五點准見』，唵嚕一聲，耳機掛上，司令披着毛巾浴衣，穿着拖鞋，左手夾了一枝雪茄烟，慢慢的走了過來，此時，胡友松趙虎臣錢青選都還未曾洗完，惟有老白相已經洗完，正在叫理髮師整理他那小鬍子，不防司令推門進來，『你洗完了，他們都有個磨煩勁，還在水裏泡着，』老白相笑道：『你不知道古人有個笑話，說是：『沐浴與倫敦同一樂也』言其就是同樣的舒服，既然是這樣神秘的舒服，毋怪他們要多流連一會兒了，』說罷，不由哈哈笑起，司令笑道：『難得你這寶貝，那裏搜尋來這種材料，但不知你也試過沒有？果真有這種舒服嗎？』老白相笑道：『有一次，我故意洗了一回池塘，倒是含有這種滋味，可惜水蒸氣太厲害，我再也不敢領教，司令！有工夫的時候，也可以試試，嚐嚐這種神秘的味兒，』司令笑道：『你這牛鼻子老道，出的主意，我真不敢相信，』正在說笑的時

候，陡聞趙虎臣一聲『拿妖道，』闖了進來，『我們多洗了一會，你這牛鼻子老道，就來取笑我們，好，回頭給你算賬，』趙虎臣又猛然向司令問道：『你打了半天的電話，約定好了嗎？倒是在什麼地方？是個什麼路道？你何不先告訴我們，省得我心裏堵得難受，』司令笑道：『你先悶一會罷，這種神秘的所在，豈能隨隨便便宣布出來，』此時，老白相鬍子修理已畢，立起身來，理髮師提了傢俱走去，司令問友松青選怎麼還沒有完事？又一會，才見錢監督胡七爺穿了浴衣，走了進來，笑說：『今天熱水管子，水真熱，洗在身上很舒服，』老白相笑道：『怎麼樣，我的話證明了罷，』這時，趙虎臣大聲喊道：『司令！現在我們的人都到齊了，你該把那個神秘的所在宣布出來了罷？』司令笑道：『自然，這個所在，不出今天五點鐘，你們自能知道。』不知司令說出是什麼地方來？且待下章發表。

草芳都故

花園大飯店

記公

新聘中西庖師精做川滇黔名菜英法大餐承辦喜慶壽席禮堂寬潔伺候週到便酌外會價

值克已

北平西單拾飯寺

暑天必備

太上避瘟散

神效無極丹

道士商標

防疫妙品

長春堂

北平前外長巷下頭
條電分局三二零號

效



神

素痘瘡

主治

- 一、臉上小紅痘
 - 二、腎囊潮濕
 - 三、各癬種類
 - 四、脚氣
 - 五、手掌破皮
 - 六、酒糟鼻
 - 七、粗糙皮膚可變細嫩
- 以上七種皆經本藥廠實驗確實有效無效退洋
- 每盒四角
- 北平西單百揆製藥廠出品各省各縣各藥房皆代售

第三回 地裏蛇拉馬說小脚
野驢狐施術媚大頭

話說司令正在說着，一看壁上時計，笑道：「現在時間尚早，我說一件鑽狗洞的笑話給你們聽，我想這種新聞，在報上看不見的，而且是新聞界裏的人本身的新聞，尤其是難得，你們未入神祕所在，先聽到神祕的新聞，也可以做一個參攷，」說罷哈哈大笑，老白相笑向司令道：「偏是你這寶貝，得了這種新聞，新聞記者呢，我也認識幾個，你說說，是不是那個胡大塊頭？」司令笑道：「不錯，正是胡大齊，還有一個叫金烏西的，胡大塊頭的父親，在總統府裏做侍從武官，大塊頭每天把總統見客的單子，編做新聞，投到各報館，你們看報上登的總統今天見誰？談些什麼軍國大政，又是什麼人見總統？報告如何如何？都是大塊頭憑着總統見客的單子，玄虛出來的新聞，偏是一般的人爲他所蒙蔽，不能不佩服他的神通，各報

館送給他的稿費，每月湊在了一起，也有五六百元，所以每逢出門，也居然衣服楚楚的大坐其包月車，看他那面團團的像貌，不說他是一個簡任官，至少也要說他是個財主，介紹完了大塊頭，我再介紹小金鬍子的來歷，小金鬍子號叫烏西，單名一個義字，是我們浙江同鄉，據說是個軍人，跟着新聞界中人鬼混了些日子，居然掛上新聞記者的頭銜，自稱是上海什麼報駐京特派員，每天不是春明館，便是綠香園，聚集一般無聊的政客，來下圍棋，東介紹一段消息，西介紹一條新聞，又是消息家，又算是圍棋國手，上海什麼報上時常有他的通信，署名是「文質」兩個字，據說每篇通信，也要得個五塊十塊的，這位金先生家累很重，手頭上不十分寬裕，可是一輛稀爛的自用車，總是要坐出來撐場面，有時得着幾個外快，就約着一兩個朋友，下個小館子，因為陝西巷恩成居，菜碼很便宜，所以總是照顧他，小金鬍子有時爲

調劑自己性的生活，也跑跑八大胡同，但是他那位金正太太，很是精明強幹，決不容小鬍子在外面有性的行爲，小鬍子在家中，除了辦些筆墨生涯外，在太太面前，自然是板起正經的面孔來，所以小鬍子在外面鬧鬼，那位金太太如同睡在鼓裏一般，不過他那位太太有一道關令，就是絕對不准在外過夜，小鬍子自然是奉命惟謹，最晚不到十二點，便要回營交令，那裏，他太太怎能會疑惑他有別的行動呢？哈哈，小鬍子在這時候，便與胡大塊頭湊在一起，想起鑽狗洞的法門來了，一天，尋到一個介紹人，叫什麼殷對眼，原來這位殷公，是西北城的一個地裏蛇，凡是西北城的狗洞，差不多他都認得，一提起殷對眼的大名，可說是響亮得很，因爲殷公生成的一雙對眼，所以得了一個對眼的外號，大柵欄新開的一家茶館，叫什麼也是樓？那天，由小鬍子做東道，請介紹人殷公，胡大齊胡大塊頭，在那也是樓飽餐一頓，

也可以說是戰飯，在酒足飯飽的時候，小鬍子大塊頭便提出要鑽狗洞的意見，不管什麼地方，總打算要見識見識，殷對眼何等機警，聽他們倆人說完了，再一看他們臉上的神氣，已經明瞭他們急切的要找一個姑娘，解決性慾，而且很明瞭的看出他們兩人，在北京鑽狗洞尚是初次，完全是個雛兒，心裏暗暗的打算，不拿大頭，等待何時，對眼當時陪笑說道：『玩的地方倒有，只是地方不大乾淨』。小鬍子忙道：『那麼，姑娘有漂亮的沒有呢？』對眼笑道：『在外面叫來的姑娘，模樣兒很有長的好的，大塊頭忙道：『只要有好姑娘，管他地方乾淨不乾淨？可是，姑娘裏頭有小腳兒的沒有？』原來大塊頭是山東人，就喜歡的是小腳姑娘，所以有此一問，對眼忙笑道：『西北城的姑娘，在旗的居多，那會有小腳的，不過很巧，最近有一個小腳的姑娘，將由河南逃難來京，長的還是真體面，不得已，幹了這個營生，給

故都芳草

二爺介紹上，還是真合式，不過這孩子，纔十五歲，尙是初成人的黃花幼女，她的母親雖是同意幹這不得已的營生，可是她的父親是個鄉下教書的先生，自然是頑固的腦筋，當然是不贊成這種營生，還要瞞着他，所以這小腳姑娘叫出來，是很不容易的，『對眼說至此處，用眼看了大塊頭一眼，胡大齊先擰着可以叫到一個很漂亮的小腳姑娘，合乎自己審美的條件，臉上露出十分高興的樣子，後來聽到不能隨便出來，不由得慢慢的把高興打消，急切的向對眼問道：『殷先生！據你說來，不是這姑娘很難叫出來嗎？那麼，我們跑了去，不是十撲九空嗎？能不能有個補救的法兒？』對眼故意用手一扶腦袋道：『容我想想』小鬍子這時也用那尖銳的眼神，看着對眼，彷彿是希望趕緊有一個圓滿的答復，對眼做作了一回，才慢慢的說道：『辦法我倒想出來了，祇是要多破費幾個錢，』大塊頭聽說有了辦法，當時轉愁爲喜

的笑道：『多花幾個錢，有什麼關係？要花多少錢？殷先生不要客氣，儘管說話，兄弟無不照辦，請殷先生特別幫忙，事後自有重報，』對眼一擺雙手笑道：『事情一定去努力的辦，報酬說不到，將來兄弟求二位提拔的地方還多着呢，將才我說多花幾個錢的辦法，就是運動這姑娘的母親，設法叫她父親躲開幾天，這姑娘不是就可以隨便了嗎？要說花錢呢？至多也不過十塊八塊的，二爺也不在乎，所以我才敢出口，』大塊頭不等對眼說完，趕緊山身上摸出一個皮包，拿出一捲花花綠綠的鈔票來，揀了一個來回，揀出一張十元的中國票來，放在對眼的面前，笑道：『得！就請殷先生辦一辦，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加鞭，』說着就要站起來，做出要走的樣子，小鬍子忙攔道：『大齊！你的問題算是解決了，那麼，我的對象又在那裏哩？』對眼一面收了那十元鈔票，一面笑向小鬍子道：『烏西你的條件怎麼樣？』小鬍

子笑道：『我不像大爺，需要那三寸金蓮，不過容貌比較要好一點，』對眼心中一想，小鬍子手頭很緊，未必有許多油水，榨得出來，倒不如漂亮點，送給他一個整人情，隨口答道：『金先生條件祇要不著重在足部，那就好辦的多了，但是，我總是給您物色清秀一點的，我很知道，你們南方人差不多都是喜歡身體窈窕的，金先生！我說的話，對不？』小鬍子笑道：『那就好極了，』這時，小鬍子已命茶坊算了茶飯賬，一同下樓，走到門口，大塊頭問到什麼地方去？對眼笑道：『我雇一輛車，你們都是自用車，跟着我走好了，』說着叫過一輛車來，講妥價錢，拉到新街口大街，三人上車，車夫放開脚步，風馳電掣而去，約有半小時的工夫，對眼叫車夫站住，小鬍子大塊頭的包車，自然同時停住，大塊頭一看，胡同口橫釘着一塊木牌，上寫公用庫三個字，當時記在心裏，知道這胡同就叫公用庫，由對眼帶路

向公用庫走來，小鬍子告訴車夫，就在公用庫口兒上等，這是小鬍子懾於閻令不得已的辦法，彷彿怕車夫知道了老爺的秘密，去報告太太，這也正是小鬍子細心的地方，三人進了公用庫，往北一拐灣，鑽進了往北的一條胡同，又拐了幾個灣兒，對眼告了一個罪，忙先走了幾步，走到路東一家門口，略微的叩了兩下門環，便聽見門內有人問誰？少時開了街門，有一中年麻面婦人，看見對眼，『呦』了一聲，旋說道：『殷先生！少見啊，請罷，』這時候，大塊頭小鬍子也慢慢的踱到門口，對眼向大塊頭小鬍子用手一招道：『這兒，請進門，』說着邁步而入，大塊頭小鬍子自然跟進，那麻面婦人在前面帶路，走進了一個土屋，大塊頭一進土屋，便覺着一種含有腥臭的異味，直撲鼻管，差一點嘔了出來，祇得皺着眉頭，小鬍子也掏出手絹，捂了鼻子，再看那對眼先生倒是毫不在乎，並且與那麻面婦人異口同聲的讓坐，

對面露出狠毒的樣子，大有半主人的神氣，屋內正中放有八仙桌一張，兩旁配有兩把椅子，桌上供有佛龕，龕木已成黑色，灰塵堆滿，龕內供的神像，看不清是那一位，供桌的前面，放有香爐蠟盃，掛着紅布桌圍，煤烟薰的已成淺黃灰的顏色，棹子原是榆木擦漆的，漆已剝落，這椅子的年齡，至少也要在二十年以上，那麻面婦人將大塊頭小鬍子讓在椅子上落坐後，便去張羅做水湖茶，小鬍子因為屋裏氣味逼人，不得已由身上掏出一支雪茄烟來，慢慢的吸着，大塊頭也吸了一支三砲台香烟，這才把那臭氣臨時抵抗住，少時，麻面婦人倒上茶來，便向大塊頭小鬍子請問貴姓，大塊頭說姓古，小鬍子說姓任，對眼又從中說明來意，並介紹這麻面婦人姓常，叫常大奶奶，麻面婦人知道是財神爺上門，自然是格外的巴結，當時，眉笑眼開的說道：『這可不敢當，我們這兒，屋子小，地方髒，幾位先生避屈罷，』這時，

對眼一伸手掀起了個藍布門帘，用手一招那麻面婦人道：『常大奶奶！這屋來，有話說，』說着，一同走進裏間，原來，這是土房兩間，一明一暗，大塊頭小鬍子坐的是明間，還有一個暗間，對眼同那麻面婦人在暗間裏咕咕了一會兒，便見麻面婦人走了出來，向大塊頭小鬍子笑道：『我夫給你們二位先生接人去，』大塊頭忙道：『遠不遠？』麻面婦人笑答道：『不遠，可在兩下裏，雇車去，回來的快，』對眼也由暗間裏鑽了出來，由身上摸出二十吊銅元票，交給麻面婦人道：『給妳車錢，快去快來，』麻面婦人一面接錢，一面笑向對眼道：『勞您駕，給我阡上門，看一回家，』說着走了出來，對眼便也跟着出去，這時，小鬍子在屋裏對大塊頭道：『大齊！你進門的時候，注意這裏是什麼胡同？門牌幾號？』大塊頭笑道：『我們幹新聞記者的豈能放這個空，進門的時候，我就抬頭看了看，這胡同叫九道灣，門牌六〇六

，『大塊頭說至此，忽然站起身來，慢慢的踱到屋外，小鬍子也跟了出來，這時，殷對眼已經關好了門，走回院中，看見小鬍子大塊頭走出來，知道要參觀外部，忙領着繞到屋後，屋後是一個大空院，一片瓦礫，彷彿是原來有房，已經坍塌，無力重修，僅留房基及瓦礫而已，西南角邊牆，有一角門，大塊頭用手一指問對眼道：『這個門通那兒？』對眼笑道：『二爺問這個小門，正是神秘的所在，少時自會明白，』小鬍子聽完了這話，拿出軍人的精神，大踏步的向角門走去，用手一推門，小門呀然而啓，探頭一看，原來是空房一所，大約有瓦房六七間，邁步走入，另外有一間街門，通在西直門大街，對眼道：『這院落是個已經關閉的餚餚舖，一時又賃不出去，叫麻常代爲照料，麻常叫了姑娘來，就放在這院裏，警察那裏注意及此，將角門一關，真是神不知鬼不覺，又清靜，又幽雅，二爺，您看這地方不錯罷？』

『大塊頭微笑着點了點頭，隨着三人一同走出了角門，返回了土屋，又說笑一會，猛聽見一陣鐵門環的聲音，對眼笑道：『老常大概回來了，』說着，匆匆出屋，同了那麻面婦人走進屋來，麻面婦人笑道：『她們隨後就到，二位先生，那位有零錢，車錢還沒有開呢！』小鬍子忙問道：『多少？』大塊頭便又掏出八吊票，交給麻面婦人道：『够了罷！』那麻面婦人接了錢，很高興的走了出去，小鬍子大塊頭又閒談了一會，便見那麻面婦人跑出跑進的好幾趟，最後同着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麻面婦人用手一指道：『玉琴：妳見見，這是任先生，古先生，殷先生，』那姑娘跟着叫了一遍，走近棹面，伸手拿起茶壺，各人面前斟了一碗，隨着往旁邊一站，對眼笑向玉琴道：『四姑娘，你不認識我了罷？』玉琴微笑了笑道：『我看您很面熟，彷彿在那兒見過似的，殷先生，您提拔一聲，』對眼笑道：『汚痞張那

故都芳草

兒，你還去嗎？」那玉琴啞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您敢是股三爺罷？我說面熟呢，」這隻股對眼與玉琴一對一句的閒談，那邊大塊頭坐在椅子上，便目不轉睛的打量玉琴，玉琴生得一幅團團的臉兒，淺黃色皮膚，厚施脂粉，把眉眼烘托的也有幾分動人，前面留有齊眉穗，後面梳着一條小辮，頭髮在黑黃之間，紮着一段粉紅色辮根，身穿黑鐵機緞旗袍，脚下登着一雙天足海式鞋，黑色縲襪，品藍色洋緞袴，一望而知，便是一個小家的女孩子，社會上的一個可憐虫，大塊頭一回頭，向小鬍子笑道：「烏西！給你叫的貴相知罷？玉琴！你還不坐在任先生那裏去？烏西你得着這麼一個美人，真是造化不小，」玉琴嬌嗔道：「古先生幹麻損人哪，」說着，扭了扭腰肢。走到小鬍子跟前，小鬍子也就不客氣的拉過玉琴的手來問道：「你今年多大了？」「十六」「姓什麼？」「姓德」「住在什麼地方？」「單牌樓」「做事幾

年了」「今年做的事，還不到兩個月呢」「……：……：……」小鬍子與玉琴正在問長問短的工夫，風門響處，又走進一個小腳姑娘來，一見對眼，便呦了一聲道：「股先生：咋兒您沒累着啊，」這時股對眼站起身來，用手一拉那小腳姑娘道：「景秋！我來給你介紹一個朋友，這是古二爺，你看古二爺是個做官的，年紀又小，身份又好，你們好好的交交罷」說着，將景秋推到大塊頭懷中，大塊頭先注意到那一雙金蓮，大約在三四寸之間，登着一雙黑緞小幫靴，尖瘦周正，委實可愛，年歲約十五六，身着藍色旗袍，腦後盤一愛司髻，脂粉氣太濃厚，嘴部寬闊，露出一部黃牙，大塊頭祇顧在金蓮上用工夫，其他已不暇顧及，麻面婦人又向大塊頭要了十吊的車錢，開發門口的兩輛車，便走到裏間去了，隔着門帘叫股先生，對眼進屋又與常大妮啾啾了一會，便將小鬍子請進屋去，問道：「如何？」小鬍子表示「可以」，那

故 都 芳 草

席面婦人遂抱了一床破被，一個藍布大枕，匆匆的出屋，走往後院而去，小鬍子莫明其妙，對眼已經明白，常大奶娘大約是布置行台，便對小鬍子笑道：『您後院坐，我同您去，送你們二位入洞房，』隨着一同走了出來，回頭對玉琴笑道：『回頭那屋兒，』玉琴羞答答的報之一笑，小鬍子隨着對眼來到後院，又鑽進了那個角門，便走到一間小南屋，小鬍子進了屋子，便覺大大的失望，原來這間小南屋裏，僅有一鋪後簷炕，到佔去了半間屋子的地方，炕上並無炕席，鋪着一個僅佔全炕三分之一的草墊子，上面放着一條破棉被，一個藍布枕，此外一無所有，慢說陳設，就是一張凳子，也找不出來，這種骯髒的地方，小鬍子那裏見識過，可以說是生平第一遭，對眼看小鬍子的神氣，知道有點不痛快，趕緊解釋道：『這原是臨時借的地方，湊合事，金先生！祇好請您避點委屈罷，』小鬍子在不痛快的神氣裏也祇好答

道：『祇要姑娘好，地方好與不好，倒沒有關係』，說着，二人已在炕沿上落了坐。這時，常大奶娘又拿過一把茶壺兩個茶杯，放在炕磚上，笑着走了出去，對眼也慢慢的站起來，推着風窗看了看，說道：『我看看大齊去，』也就躲了出去，小鬍子在屋裏，往上看了看，糊頂上糊的紙，已變成黑黃色，上邊也不知有多少的窟窿，往下看了看，全是泥地，可稱是個兒沓空，牆上抹滿了臭虫血，但窗戶紙，却糊的雪白，不用說，是常大奶娘糊腰包買紙糊的，小鬍子心想，我要不是爲了一個姑娘，那會跑到這下三濫的地方來，當時很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觸來，小鬍子正在想得出神，猛聽風門一響，不由一驚，用那軍人而兼新聞記者的精銳眼神一看，當時轉驚爲喜，原來走進屋的，正是自己心上愛的玉琴姑娘，小鬍子本已等得焦急，這時見了玉琴，那能放過，如餓虎撲羊一般，將玉琴一把撈了過去，小鬍子與玉琴的

故都芳草

秘密，在沒有公開的時候，自然是不能宣佈，小鬍子與玉琴在南屋見了面，早有探馬報到大塊頭的面前，大塊頭何等心細，當時掏出金表來看了看時辰，仍與那小腳姑娘說笑不已，彷彿很快的時間，已見玉琴匆匆的走入廁所，小鬍子也垂頭喪氣的慌了進來，大塊頭又掏出表來看了看，笑道：『真不慢，』小鬍子臉上一紅，重新坐在椅子上，吸着雪茄烟，似在追想方才的經過，大塊頭笑道：『得意罷？』小鬍子苦笑道：『成績不好，』那麻面婦人將小南屋略微整理後，又來請古先生，大塊頭當時拉着那小腳姑娘，直奔南屋，去享受那溫柔幸福，這時，小鬍子笑向對眼道：『這種事，我還，是初次幹，你說這地方保險，我總覺得有點害怕，况且這種急就章，我也有點來不及，』對眼明知道這是小鬍子丟臉的表白，也祇得用話來敷衍，小鬍子忽然站起來道：『糟糕！春明館我還有個約會，時候到了，我得趕緊先走

一步，不等大齊了，』說着交與對眼四塊鈔票，毫不遲疑的向街門走去，對眼送出門口，在後院找到麻常，交付她一塊錢，說：『任先生有事已經走了，這一塊錢是任先生留下給妳們的，麻常心想，任先生留下的錢，決不止一塊錢，這小子又吃了不少，可是這裏的代價，是瞞不了殷三爺的。也祇好含着笑將錢接過去，反倒道了一聲謝說：『您受累，』對眼與麻常同進了土屋，好一會，才見大塊頭很高興的踱了進來，對眼看見大塊頭面上有得意之色，知道不至於落褒貶，趕緊笑道：『三爺！這景秋伺候的還不錯罷？』大塊頭笑着洗了手，這才落坐，此時景秋玉琴也來到屋中，景秋因為把大塊頭伺候舒服了，還想拉下次的買賣，自然是格外的巴結，獨那玉琴一見小鬍子走了，而又不知開付多少錢，心中自是覺着有些不安，當時向麻常表示，要走的意思，麻常把她也同到屋裏，交給她五毛錢，玉琴撇着嘴出來，立刻

要走：這時，大塊頭笑容可掬的問道：『玉琴姑娘過來，我問妳一件事，將才妳同任先生在小南屋裏待了一會，他不高興，妳也撇着嘴，到底爲了什麼？這其中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嗎？』玉琴苦笑道：『這小鬍子太洩氣了，原來是一個銀樣蠟槍頭，』說着，告了一聲假，一陣風似的推門走了，大塊頭笑向對眼道：『烏西，平常對我們總是一個勁兒的吹牛，到現在才知道，原來也是繡花枕頭，徒有其表而已，』說着，很得意的笑了一陣，那景秋姑娘似懂似不懂的，也跟着抿住小嘴笑了笑，隨着走了出去，大塊頭這時摸出兩張五元票，交給對眼道：『這是給景秋的，請你代爲開發開發，』對眼笑着接了，大塊頭也就辭了出來，便說：『晚上正陽樓還有飯局，我得先回家發點稿子，』景秋說了聲再見！大塊頭到公用庫口上，找着自己的車子，坐在車上，心裏想道：『就憑玉琴腳下這雙金蓮，花了二十塊，真不算多，

可惜身上還欠打扮，這未免是美中不足，』一路上自是高興，其實對眼拿了大塊頭二十塊大洋，祇給了常大奶娥兩隻洋，其餘的十八塊，全納入自己的囊中，又強迫着景秋措了一陣子油，才與與頭頭的走了，司令說到此處，大家已經笑不可仰，司令正色道：『你們不要笑，我對於這件事，做一個結論，小鬍子是有虧職守，大塊頭是十足瘟生，殷對眼倒是漁翁得利，』趙虎臣大笑道：『司令！你在這兒說評書似的，扯不斷，拉不斷，也聽够了，我們這一局怎麼樣？時候真不小了，趕緊穿衣服走吧，』司令一看手表笑道：『真不早了，不知不覺六點多啦，』大家各自整理衣服，老白相會了鈔，一同走出了昇平園澡堂，他們這一行，到底要往什麼所在？且待下文再寫。

故都芳草

第四回 嫖洋妓別開生面
拈紙鬪平分春色

話說老白相等一行五人，走出了昇平園大門，司令說了一聲：『我的車頭裏走，你們大家跟着我的車走，』說着一同笑着上了自用車，長蛇一般的向東拉，進了前門，走東交民巷，又進了羊肉胡同，又往東躡進了一條胡同，司令的車夫小王，將車把在路北一家的門口放下，用手指在門上輕輕的彈了三下，便聽見門裏有婦人的聲音，問：『誰？』小王笑應道：『韓姐開門，』門內應了一聲，大門便呀然而啓，司令等一同下了車，謙讓着走進了大門，韓媽笑向小王道：『王哥！勞您駕，大門我不阡了，您看着點。』三步兩步的跑到前面，喊道：『二小姐，魏二爺來了，』這時司令已一步邁進了屋門，老白相一行，亦魚貫而入，那二小姐見胖胖瘦瘦高高矮矮黑黑壓壓的站了一屋子，只認識一個魏二爺，笑道：『二爺還是從那

兒來？你倒是給引見引見哪？』司令笑道：『這是我的差使，來，介紹介紹，這是趙大爺胡七爺……』老白相道：『你介紹了半天，這位小姐的尊姓芳名，我們還沒有領教？』二小姐笑着開了玻璃櫃，拿出了幾張小卡片，先向老白相遞了一張，然後每位依次遞了一張，說聲：『多關照點，』大家落坐，老白相一看二小姐遞過來的小卡片，非常精緻，中間是『鄭惠如』三個字，下角印着『江蘇烏衣』四個小字，笑向司令道：『你是江蘇，她也江蘇，同鄉照應同鄉，老魏，我看你到此地門徑很熟，想必是常來，』趙虎臣揶揄道：『這裏布置幽雅，別有洞天，較比李五奶奶那裏，又高了一籌，司令有了這種樂園，爲什麼秘而不宣？』錢青選笑道：『是不是怕我們割你的靴腰子？』魏子允笑道：『笑話笑話，大家同樂，是我向來的主張，今天諸位光降，二小姐何幸如之，我替二小姐先道一聲謝，以後還求多多

照應，常常的捧場，『老白相看見二小姐端出四個高脚銀盤子，內盛陳皮梅瓜子花生之類的糖果，旁邊還有一個景泰藍香烟筒，裏面裝有三砲台的香烟，老白相一時心愛，隨便夾出一枝，用火柴燃着，一面拿起那景泰藍的香烟筒來細看，在烟筒的蓋上忽發現了幾個小字，原來是某處賽會的一種贈品，心裏暗想，這種東西是非賣品，差不多是贈給各衙門職員的，何以落在她的手中？轉又一想，暗暗的把自己叫了一聲傻子，難道她的客人中，就沒有在衙門裏做職員的嗎？職員就不會拿來轉贈嗎？號稱司令的龔子元，這時一見老白相把玩着烟筒不放手，知道是爲烟捲筒蓋上幾個字發生了疑問，走上前來，拍了老白相一下肩膀笑道：『你不是爲了蓋上的字要做一回福爾摩斯偵察偵察？難爲你細心，不愧你掛着老白相的頭銜，但是其中原委，我若不宜布出來，祇怕你一時也無法偵察，』老白相笑道：『勞駕，你痛痛

快快說明出來，又何必我來瞎猜呢？』司令用眼看着二小姐道：『宣佈這種秘密，不知主人願意不願意？似乎總應該得主人一個同意，方免得人家贈我冒失鬼的外號，』二小姐笑道：『二爺祇管說，沒關係，』趙虎臣拍着他那一雙大巴掌笑道：『我這裏鼓掌歡迎，洗耳恭聽，』這時，龔子元呷了一口茶，吸着一支香烟，才慢慢的說道：『這事說來很長，我可以簡單的報告一下，也可以算是二小姐的一部傷心史，二小姐姓鄭，在江蘇本是望族，她的老太爺最近才去世，老太太本是一個續娶，一天到晚總是吃齋念佛，現時在烏衣原籍過她的清談歲月，二小姐還有一個哥哥，叫鄭錦聲，在交通部當僉事，每月收入也有三四百元，這個烟筒便是錦聲由賽會籌備處得來的贈品，在原先他們兄妹意氣很是相投，後來錦聲娶了太太，兄妹的感想，也就慢慢的淡薄下來了，近兩年來，更是越奔越遠，如同水火一般，二小姐處

在環境上的不得已，遂搬了出來，謀獨立的生活，爭取個人的自由，像二小姐纔不過二十歲的弱女子，在外面謀求獨立的生活，既無親戚的幫助，更無世交來過問，自然是困苦到了萬分，在戲台上常看見武家坡，王寶川在寒窗十八年，挖菜度日，已經覺得苦惱，有多少人向她表同情，那王寶川尚有菜可挖，相府裏還時常的拿錢拿米來補助她，這二小姐又有誰來雪裏送炭呢？二小姐不得已便在當賣中苦度了兩年，其中的經過，說不盡千辛萬苦，直到了今年春天，才算是交了我這麼一個窮朋友，我呢？也就儘我的力量，補助她一些日用，也不過敷衍着維持最低的生活而已，她那喪盡天良的哥哥，從不來看她一趟，便是路上遇見也如同陌路人一樣，像我們做朋友的，看見這樣難中的女子，焉有見死不救之理呢？因為這個香烟筒，遂引出二小姐的一篇傷心史來，『胡友松道：『照你的話看來，她哥哥未必是壞人，這一

幕慘似一幕的把戲，恐怕全是做嫂嫂的從中搗鬼，她嫂嫂絕對是個刻薄分子，可是做哥哥的耳朶太軟，乾綱不振，視同胞如路人，像這種人與涼血動物比較，還有什麼分別？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家庭裏的禍水，多由于做嫂子的而起，子元所敘述的經過，雖是二小姐本身遭遇的不幸，中國的家庭在不良的組織下，都可作如是觀，』這時，鄭惠如笑道：『二小姐！今天又叫你破費了，我先謝謝：』惠如微笑道：『沒有什麼好吃的，不過家常便飯罷了，諸位先生光臨寒舍，沒有二爺的面子，請還請不到呢？』老白相道：『別的不說，今晚總要好好的喝喝，方不負二小姐招待的盛意，』鄭惠如這時走到玻璃櫃跟前，用手開了櫃門，說：『我這兒的酒，種類很多，諸位先生可以自己選擇，可惜都是些外國酒，如要喝什麼陳紹，白乾，可命韓媽到外面叫去，』趙虎臣當時很快的走了過去

，望櫃裏一看，紅紅綠綠，裝璜美麗，令人一見生愛，一伸手抓過一瓶紅顏色的酒來，『這是紅葡萄酒吧？我最喜歡這個，』自己拿到樽上，錢監督胡七爺老白相也要了白蘭地威士忌酒，惟有魏子元自己取出一個方式玻璃瓶來，裏面泡了許多玫瑰花，一望而知便是泡的玫瑰露酒，韓媽用電話由東興樓叫來的，二小姐與大家圍在一棹，很自然的向大家周旋，原來二小姐善飲，與大家猜了一回拳，大家便知道二小姐拳高量雅，趙虎臣喊道：『今晚這一局，痛快痛快。』鄭蕙如看出大家酒已够量，一面命韓媽盛飯，一面先跑到那張銅床上，燒起煙來，與大家每人燒了幾口，這時，由老白相提議，請二小姐介紹幾個女朋友，二小姐一口應承，當時喊了一聲韓媽，問：『馬家大小姐二小姐在家嗎？』韓媽回道：『大小姐二小姐，從三點鐘出去，到北京飯店參加茶會跳舞，這時還沒有回來，』魏子元問道：『你們所說的

馬家大小姐二小姐，是不是褒院住的那一對姊妹花？那二小姐叫馬學琴，我常在中央公園（按彼時之中央公園，即現在之中山公園，）碰見她，年歲正在妙齡，風姿足可稱為上選，那大小姐名叫馬學文，才比她大一歲，既是親姐妹，她那尊容，想也錯不了，等這一對姊妹花到了，又不知那位有此艷福，消受得起，』老白相笑道：『我們這兒一共是五個男子，除魏子元已經有了對象外，我們四人，不准說話，由馬家兩位小姐，隨意挑選，選上的便是駙馬，密斯鄭蕙看這辦法以為如何？』鄭蕙如笑道：『這種辦法如何使得，還是預先說定了，我來給介紹，』大家又商量了一陣，最後決定用拈鬮的辦法，由趙虎臣找出一張紙來，裁成四條，老白相錢監督胡七爺連同自己各人分了一張，隨便畫了自己一個姓，揉成紙團，共計四個紙團，放在玻璃缸子裏，魏子元道：『我是局外人，當然由我來辦，免得你們當事人舞弊

故都芳草

，說着大家笑了起來，二小姐發令道：『我來抓鬮，抓出第一個名字，我介紹馬大小姐，第二個名字，我介紹馬二小姐，』說着，魏子元已經將玻璃缸子搖了起來，鄭惠如用玉手輕輕的抓出一個紙團，大家的眼睛，都不覺向二小姐手上看來，打開一看，上寫一個錢字，魏子元笑道：『青選仲了選，當了馬家的大駙馬，再看二駙馬仲選的又是何人？』鄭惠如又照樣打開一個紙團，上寫古月二字，不用說，這自然是胡友松了，鄭惠如笑道：『兩位駙馬都選出來了，還有兩位，也得想一個辦法，調劑一下，』趙虎臣因為自己落選，臉上已經不十分高興，當時喊着要走，老白相將趙虎臣一把揪到屋角的沙發上坐下，對他的耳朵輕輕說道：『你別先忙着要走，山人自有妙計，』趙虎臣笑道：『妙人兒全都叫人奪去了，你還有什麼妙計？有妙計爲什麼不先拿出來施展施展？』老白相也笑道：『你們當軍人的，真是腦

筋簡單，你再把耳朵送過來，我再與你噓咕噓咕，大概你就放心了，』趙虎臣果然把自己的耳朵就了過去，老白相在老趙的耳朵上說出如此這般，這般如此，當時老趙喜的跳了起來，忽地站起身來，向老白相行了一個禮，說道：『妙計，果然妙計，』這時，魏子元一回頭看見，說聲：『不好，他們反對黨又在那裏計劃什麼破壞工作，我們要提防一點，』忽聽裏院馬家的女僕楊媽，在院心裏喊道：『鄭二小姐在屋嗎？我們大小姐二小姐回來了，請您說話，』鄭惠如答應了一聲，『就來，』便向錢青選胡友松笑道：『你們所盼望的人兒，可回來了，怎麼樣？我要給你們介紹了，』魏子元催促道：『你就別攔了，趕緊辛苦一趟，把兩朵愛人花兒，移了進來，』鄭惠如一笑，即走向裏院而去，不多一時，便見鄭惠如同着兩密斯進來，大家忙着用眼光一射，不但姿色秀麗，而且裝飾入時，那一身富有肉感的跳舞衣，

尙穿在身上，直急得老趙心癢難撓，鄭二小姐自然是照例的介紹一回，馬氏姊妹向大家打了招呼，便肩靠肩的坐在沙發上，馬學琴年歲僅有十六，尙是一團孩氣，將嘴裏吸的半截香煙，扔在痰筒裏，便站了起來，笑着說聲：「一會請裏院坐，便風擺柳似的走了出去，馬學文見叔琴走了，也略爲敷衍一會，便強邀着大家往裏院而去，趙參謀長依着老白相的妙計，也跟着走了進去，大家來到裏院，北房三大間，完全按西式布置，電燈亮如白晝，地板光滑如油，地下陳設的有鋼琴，牆上掛着有凡華林，再看馬氏姊妹的舉動，無處不表現出來十足的洋氣，那錢青選胡友松自覺與馬氏姊妹坐在一起，到有點相形見穢了，在這三間西式大廳的兩旁，各有一個套間，我們可以猜到自然是馬氏姊妹的臥室，其中有的布置，却很簡單，除了一架很精美的銅床外，僅有一套小沙發，床前木几上擺着一瓶鮮花，靠牆有一玻璃立櫃，前

面玻璃窗，罩有深綠布窗簾，洋氣十足，東套間是馬學文的臥室；西套間是馬學琴的臥室，大家進了西式大廳後，由女僕向每人面前，送一個玻璃茶杯，開了兩瓶啤酒，每人斟了一杯，老錢先皺起一把眉頭，老胡也有點來不及，到是趙參謀長很高興的，端起玻璃杯來，張開大嘴，一飲而盡，喊道：「再來，再來，」龔子元笑道：「我這杯沒沾唇，請參謀長享用罷？」說着送了過來，這時大家一注意人數，忽然不見了老白相與鄭二小姐，都很覺得奇怪，惟有龔子元心裏明白，他們兩人跑到外院，鄭二小姐屋裏去說私話，換一句話說，也便是替趙參謀長物色人才去了，在大家一來到北大廳的時候，老白相拉了鄭惠如的衣角一下，輕輕說道：「請妳到自己的屋裏我有話給妳商量，」鄭惠如向龔子元在耳旁上輕輕說明了，便與老白相回到自己的屋裏來，老白相首先要求說明馬學文馬學琴兩位小姐的歷史，鄭惠如笑

道：『你問這話，莫非你看出什麼破綻來了嗎？』老白相笑道：『我那裏看出什麼破綻？不過我看她們的排場，跟一切的舉動，彷彿與外國人常有往來似的，』鄭惠如笑着打了老白相一下肩頭道：『你真是老滑頭，想不到這套把戲，被你看破了，我索性把她們的底細告訴你得了，你道馬家兩個丫頭，是什麼路道？便是在南省最流行的一種鹹水妹，專吃海輪上的水手，現在這風氣傳到了北京，便成了一種變相的洋娼，但是不掛招牌，與她們來往的，也便是一些外國人，平時並不接待中國人，說老實話，她們這種論鑽點的辦法，倒是實事求是，中國人有許多不合口味的，將纔你看她們那種神氣，可以知道與中國人很少往來，據我想，錢監督胡七爺也未必合口味，恐怕再有一會兒，她們就要實地工作了，那麼，趙大爺與二爺自然會被撞到我屋裏來的，』老白相拍手笑道：『這麼說起來，趙大爺沒有抓着紙鬮，倒是

便宜了，不過他那急猴兒的樣子，密斯鄭！你總要慈悲慈悲，給他介紹一個好一點的人兒，不知密斯鄭肯不肯幫一個忙？』鄭惠如笑道：『笑話笑話，這一層不勞費心，我早已打發韓媽接去了，便連你的愛人，也替你找了一位來，不過歲數稍大一點，等來了你看一看，不知合意不合意？』老白相急問道：『大約多大歲數？』鄭惠如笑道：『還能七老八十嗎？說大也不過二十掛零，』老白相拍手笑道：『好極好極，我與趙參謀長抱着一樣的心理，要交女朋友，不願交歲數太小的，因為歲數太小，沒有什麼趣味？』說着用眼風，向鄭惠如微笑着掃了一掃，作一個問詞道：『密斯鄭，妳說對不對？』鄭惠如正要答話，祇聽見趙虎臣由裏院一迭連聲，喊了出來，『司令，咱們還是到外院找鄭二小姐去罷？他們這兩對，真是急殭兒，怎麼公然往外頭攬咱們呢？真是豈有此理，早知道有這一手，我還不到裏院來呢？』說

着，與龔子元手拉手兒，已經邁步走進屋來，鄭惠如向老白相微笑道：『我的話如何？』龔子元忙問道：『怎麼回事？』老白相簡單的解釋了一回，趙虎臣拍手道：『對了，對了，是這種玩藝，我看她們做這種買肉生涯，滿不在乎，還有什麼意思？』龔子元笑道：『惠如不先把底細告訴我們，教我們接受她們的逐客令，未免冤枉，』老白相道：『這正是美人之賜，求之不得，』趙虎臣發急道：『這種人肉市場裏的可憐虫，若稱她為美人，自古以來，美人二字，未免太冤枉了，總算你是個幹家，偏偏的先溜了，不受這一逐，老白相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將才抓圍的時候，你表現出來很失望的樣子，再待一會，能教你轉變為喜，這就是我方才給你說的妙計，』趙虎臣忙向老白相一揖到地，笑道：『先生好妙計也，我這裏有禮了，』老白相道：『你倒不要謝我，媒人則不可不謝，妙計的主角要算密斯鄭，』趙

虎臣忙又向鄭惠如一揖，龔子元笑道：『你們開得烏烟瘴氣，我的頭都昏了，讓我在床上歇歇罷？』說着往銅床上躺了下去，笑道：『你們別看老錢老胡文綉綉的樣子，幹上這種事，倒能乾脆，』趙參謀長笑道：『我是軍人，素來講乾脆的，可是這種事，我反對太乾脆，因為太乾脆，便沒有意思了，照她們這樣乾脆，豈不是一個鐘頭，便可以接一個客，』猛回頭向鄭惠如問道：『二小姐，她們論鐘點算錢，但不知一個鐘頭多少錢？』鄭惠如笑道：『也不一樣，與外國人往來，一點鐘規定是十塊頭，我們也就可以照這樣開發好了，』龔子元忙的一伸左手，在手腕上一看笑道：『喲，快半小時了，大概一個鐘頭，總可以完了，要說代價並不算多，就是這種乾脆的勁兒，差不多的，真有點來不及，青選友松二位，很樂意的參加，總算是不含糊，』老白相向趙虎臣龔子元笑道：『將才你們二位被逐的滋味怎麼樣？』

故都芳草

可以說出來，大家聽了，『這時，趙虎臣由銅床上一咕碌爬了起來，用手作勢說道：『我們同青選友松正在客廳裏坐着，夾七夾八的胡聊，那馬家兩個丫頭，每人換了一身寢衣，光着兩隻腳丫，穿着拖鞋，由腿底下看出來，好像是沒穿褲子，一先一後，猛然由自己臥室推門出來，死命的向我跟子元釘了一眼，當時並不在意，我看見她們這種裝束，很是奇怪，正想向她們開兩句玩笑，那知道兩個丫頭來到青選友松的跟前，不由分說，一人挾了一個，就走向自己的臥室裏去了，我想她們要做生意了，我同子元坐在那兒還有什麼意思？莫非真要給她們當義務更夫嗎？我們兩人就很無聊的走了出來，這不是被攪是什麼？老實說，這種軟透的滋味，也真不好受，』老白相笑道：『其實你們二位，要在客廳裏坐着，一定不走，或者還可以得着一種有趣的材料呢？』趙虎臣道：『笑話笑話，』龔子元笑道：『她們臥室裏的

情形，等青選友松回來，自然可以知道，』鄭惠如用手一推龔子元笑道：『總是你缺德，她們一對對的到了臥室裏，還不是那回事，有什麼打聽頭？』這時，韓媽已經回來，向鄭二小姐耳朵上輕輕的說了幾句，鄭惠如點頭道：『曉得了：大約快來了吧？』韓媽道：『頂多再有十分鐘也就到了，』說着走了出去，鄭惠如笑向趙虎臣道：『虧了韓媽走了幾處，都不在家，最近找着一個姨太太，叫王叔秋，蘇州人，今年才二十歲，原先在百順胡同的一家小班掛過牌，她的花名叫小凌波，十八歲從的良，弄她的人是個軍人，聽說做過師長，又做過海關監督，手裏有點錢，王叔秋跟他的時候，那監督已經有了三房愛妾，叔秋進門便做了四姨太太，當時很紅了一陣，但是不久那監督又一連氣弄了四個姨太太，現在一古腦兒都住在青島呢，惟有王叔秋還是在北京，平素最能花錢，喜歡遊逛，所以那監督每月給她匯一百塊錢

來，總不夠聽用的，長的模樣兒真好，參謀長要是見了，一定可以對眼光，」趙虎臣還想問長問短的工夫，那胡友松已溜烟似的，由襄院跑了出來，老白相笑着向胡友松道了一聲辛苦，胡友松聽了，羞的滿面緋紅，笑道：「慚愧慚愧，」魏子元接口道：「怎麼慚愧了，」胡友松笑道：「到現在為止，到底什麼路道？我還是一點不明白，自從入了她的臥室以後，所有一切用的東西，行的辦法，我彷彿是鄉下老兒進城，管着城門樓，叫作佛爺爺，又似乎像紅樓夢小說書上所描寫劉姥姥進大觀園的神氣，一切的一切，完全都聽她的擺佈，最可紀念的，就是乾脆真乾脆，我整整的由她擺佈之下，串演了一齣糊塗戲，最後，由女僕用茶盤遞上一杯紅色的酒來，我再也不敢領教，隨着又用茶盤遞上一個單子，我看了看，是用英文格式印成的一種很美術的單據，上面列着好幾項，不用說連啤酒等等都算在內，共是十四元

五角，我當時付了二十元，說了聲不找，那女僕笑着謝了聲，便退了回去，再看那姑娘已經露出很不自然的神色，似乎表示着，買賣已經成交，在她屋裏，不能再做留連，我一看，不好，要不告辭，恐怕要端茶送客了，所以我就趕緊的走了出來，雖然是警拗了一小時，可是見識了許多，花了二十塊錢，長了許多見識，還算是不冤，密斯鄭！那馬小姐到底是什麼路道？可以不可以宣布一下？」趙虎臣急答道：「還用細說幹什麼？乾脆說：就是專賣給外國人的洋娼，」胡友松聽了，「哦」的一聲，這時所謂四姨太太之小凌波者，已由韓媽陪進屋來，趙參謀長很注意的一看她那裝束，便帶着一種富貴氣，體態風流面貌嬌艷八個字的批語，當之而無愧，趙參謀長由不得心花怒放，臉上生出來一種神秘的笑容來，那王叔秋進屋時，向大家點了點頭，便向鄭惠如叫了一聲：密斯鄭！鄭惠如也便笑着回應了一聲密斯王，我們

又有幾天沒見了，這幾天作什麼消遣？說着，拉過王叔秋手來笑道：『密斯王！我給妳介紹一個朋友。趙大爺！你看密斯王怎麼樣？大概總可以滿意吧？得了，妳們多親近親近吧？趙大爺很是爽直，密斯王又很痛快，你們性情倒是相投，可以越交越深，我這個媒人或者可以不挨罵？』這時王叔秋已搭訕着走到趙虎臣旁邊的一張凳子上坐下，隨着又站起身來，向大家請教了一回貴姓，便問鄭惠如道：『將才聽韓媽說，叫我另外介紹一個姑娘，我已經把我的一個最要好的乾妹妹給約來了，』鄭惠如道：『不知約來的是誰？我認識不？』王叔秋道：『提起來，你也許認識，就是楊太太，跟我同歲，才比我小幾個月』鄭惠如道：『是不是住在皇城根的那個楊太太？如果是她模樣兒還真不錯，』王叔秋點頭道：『就是她，』鄭惠如道：『怎麼沒有一同來呢？』王叔秋道：『我到她家裏的時候，她正同着一班二簧票友，

在那兒亂唱，我恐怕他們叫我唱，我把地名告訴了她，便先來了，她把那些票友應酬走了，我想不大的工夫，也就可以來了，』老白相問道：『這位楊太太，既稱太太，自然還有老爺，不知楊老爺是不是還同她住在一塊？』王叔秋道：『她的丈夫也不姓楊，並且已經離婚快一年了，提起來她的家世，也是很有名望的，她的爺爺也不是她爸爸？在庚子年做過大官，因為義和團鬧的，死在了菜市口，她十八歲出嫁，偏巧遇見了一個老八板的丈夫，她呢？在娘家嬌生慣養，又喜歡哼兩句二簧，往來的票友很多，行動是隨隨便便，她丈夫看着不順眼，因為這個，還打了幾場架，在去年的春天，便離了婚，外面都知道她是曾經出過嫁的人，她又不願姓婆家的姓，她的名字叫楊雲卿，大家都隨口叫她楊太太了，她打扮起來，比我顯着年輕呢？就是有兩口煙癮，身體單薄些，』老白相笑道：『我這個外強中乾的男子，配這

個病態的美人，倒也旗鼓相當，」大家聽了，也都不覺好笑起來，這時，錢青選擺着他那官僚的架子，邁着方步進來，鄭惠如也向王叔秋介紹了，錢青選含着笑向趙虎臣心照不宣的點了點頭，表示着，知道是趙參謀長叫來的姑娘，鄭二小姐正正在一團喜氣談笑的時候，便聽見一陣高跟鞋底的聲音，由裏院走向門口去了，鄭惠如笑道：「馬學文馬學琴又有堂差，大概又是被外國人叫走了？」錢監督趕緊由窗戶向外一看，僅僅看見一個背影，向鄭惠如道：「她們這種幹法，很够一個洋派，我最佩服的，就是以肉體換錢，演了一幕又一幕，並不覺得疲倦，健康的功夫，不得不令人拍案驚奇，」胡友松笑道：「老錢，你花了多少洋？」錢青選道：「我因為那孩子伺候的還滿意，就簽了張五十塊的支票，別的不說，倒還乾淨，大概不至於帶走回頭貨，像我這樣時間寶貴的人。倒贊成這種乾脆辦法，可以不誤公事，」

說着哈哈的笑了一陣，老白相打着哈哈取笑道：「倒是做監督的身分，身上總帶着支票本子，一簽就是五十，監督之所以為監督也，」錢青選叫老白相奚落的，不由得臉上一紅，這時楊太太亦翩然而至，錢青選笑向老白相道：「得了，你的人兒來了，拿出你那全副精神，好好的應酬你的人兒吧？」老白相很注意的向楊太太一端相，果然是身材窈窕，眉目清秀，並且露出很活潑的樣子，老白相也就不客氣的說道：「嗚，好角後露，真叫我等急了，」楊太太用她那雙要命的秋波向老白相一掃，故作微噴道：「勁，那可不敢當，」說着又是一笑，老白相這時如觸電氣，渾身都覺得有一種神秘的味，楊太太已經很活躍的，奔到王叔秋的面前，叫了一聲「姐姐！」王叔秋笑道：「妹妹！我給你介紹介紹，這就是我給你常提的鄭二小姐，」說着用手一指鄭惠如，楊太太順着王叔秋的手勢，向鄭惠如一點頭，跟着走過

故都芳草

去，拉着鄭惠如的手兒，攀談起來，鄭惠如笑道：『我常聽叔秋提起，總也沒有見過，今天我們姐兒倆見着，以後倒要多親近親近，沒事可以常來，我這兒招待的簡慢，諸事萬不要客氣。』楊太太笑道：『我這個人最不會客氣的，到了您這兒，跟在我家是一樣的，只要您不嫌憎，以後不斷的來打攪。』胡友松笑道：『得了得了，妳們雙方都可以不用客氣了，現在時候已經不早，我們該幹什麼幹什麼吧？』當時山錢青選發起，打八圈衛生麻將，給鄭惠如湊一百塊的頭錢，除開鴉子元、蔡蔡的四家，調開棹椅，老白相、趙參謀長、錢監督、胡七爺，搬風入座，打了四圈，並沒有多大輸贏，老錢一看時間不早，提議臨時中止，由大家湊足一百元頭錢，交付了鄭惠如，錢胡二人即叫車夫點燈，向翼、趙，及老白相鄭重了幾句，先告辭走了，這鴉子元向王叔秋楊雲卿商量，今天晚上另外有沒有約會？王楊兩女士答道：

『沒有約會，』鴉子元笑道：『這就沒有問題了，就近一點的還是北京飯店，』老白相道：『不，我同安卿到東方飯店談天去，因為東方比較我熟一點，』趙虎臣道：『那何妨在一塊呢？豈不熱鬧一點？我同着叔秋也到東方去，那就一路走好了，』老白相笑道：『這更好了，我們可以把自己的車子打發回去，回頭我們隨便在附近那一家汽車行、叫一輛汽車來，我們四個人坐在一個車裏，又快當，又不寂寞，』說着，對了楊雲卿王叔秋臉上微笑了笑，趙虎臣自然是贊成老白相的主張，當時，一送連聲喊贊成，請鄭惠如叫韓媽到門口傳知自己的車夫各自拖回空車，一面打電話叫汽車，鄭惠如知道他們這一起人大大小小有些來歷，並且將才已經給打了一百塊的頭錢，這種介紹費自未便再要，一會兒工夫，門口有汽車喇叭聲及機關停住聲，鄭惠如笑道：『汽車來了，你們四位該起駕了，明天早晨要不要我來看你呢們？』

故都芳草

「老白相做一個鬼臉道：『今天晚上，二小姐娜也够累的了，明天早晨，也就難起得早，我們免去這層客氣，各自努力自己的工作吧？』這時韓媽進屋來，回說汽車來了，老白相與趙參謀長很興頭的各携了一個愛人，辭別了本屋的主人鄭惠如，在笑聲裏擁護着出了屋子，到門口登車而去，魏子元送了他們出門以後，自然是與鄭二小姐同圓好夢，那知樂極情濃，第二天的早晨，鄭二小姐的屋裏，竟發生了意外的慘劇，究竟內情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眞報
趣味濃厚紀載確實
歡迎各界直接定閱

北平西單頭條電西二〇六三
百揆花柳病院

- 一、急性性淋病負責根治
 - 二、梅毒負責除根
 - 三、魚口不用刀割管保自愈
 - 四、下疳負責速愈
 - 五、女子白帶負責治愈
- 取費極廉治療殷勤一切皆能負責根治

北平**鼓姬倩影**續印五千部
本書出版五千部業已售罄茲應讀者要求續印五千部仍用百磅洋宣五彩精印每部原價一元現改售六角外埠郵票可以代洋(另加郵票三分如掛號再加郵票八分)平市報夫代購不加脚力如電告本社出版部(電話西局四二九號)即派專差送上不誤
北平眞報出版部啓

第五回 鄭二小姐單戀迷夢
陳七奶奶風流艷史

話說號稱司令的魏子元，終日在外面交際，總是不離女性，他的桃花運，一直從十幾歲就上了八字，差不多的女子，一見了他，莫不暗暗的喊一聲『冤家』！司令呢？自然也有同感，所以，一般浪漫派的女子，總逃不出他的手心，近十年來，他駕馭過的女子，統計起來，至少也有二三百人，司令還有一樣毛病，每見女色，必想一試鋒鏑，時間不分晝夜，地點不擇良否，有時一試再試，精神反覺飽滿，司令御女工夫，誠有驚人之處，一般流蕩的女娃，每得司令愛如拱壁，司令亦自恃獨有技術，酬應於羣雌之間，無不使之心快意滿，日積月累，他的強壯身體糟塌於不知不覺之間，雖然是強壯的外表，內容已經是不堪聞問，司令自己也並不是不知道，不過不肯輸這口氣，司令自認識鄭惠如以來，並沒有花多少錢，老實說，鄭

惠如也是喜歡他這了一身的工夫，往來密切，報效殷勤，大有軀媚頭之神氣，這一次，在鄭惠如平白憑着介紹的一點力量，得了一百塊錢，心上所愛的，又來陪着僕着，自然是喜不自勝，那龔子元介紹這些個闊朋友，各方面都能滿意，也自覺露臉，又見每人都得了一個愛人，尤其是最後這兩對裏的楊斐卿，一切的一切，都合自己的口味，深深的印在腦子裏，一時不能釋懷，在心裏已經打算明天我自自辦法打進她的門坎，想到痛快處，陡然高興起來，回到屋裏，與鄭惠如二人淺酌低飲起來，因為『人逢喜事精神爽，』又道『酒逢知己千杯少，』一杯一杯，我一盞，更既關矣，玉山頹矣，相携入幃，一試酒力如何？小娘子頻呼不勝，猛郎君尚在窮追，結果，自投陷坑，迨東方既白，龔子元忽入於昏迷中，手足溫度，已變常態，鄭惠如大驚失色，披衣坐起，喊來韓媽，問她要計，韓媽看了看，急問道：『小姐：龔

「爺怎麼這樣了？恐怕是身子太空了，小姐，妳先把他換過氣來，自然就好了，趕快趕快，」可憐，這時鄭惠如經過了一夜的辛苦，又受了這非常的驚怕，急的幾乎要迸出眼淚來，聽了韓媽的話，只可俯下身子去，用自己的嘴，向龍子元的嘴渡其氣來，果然不大的工夫，龍子元的神色，慢慢的轉將過來，又一會，才見額角出汗，四肢潮溫，這時韓媽已送過來一盃糖水，鄭惠如又用匙子一杓一杓的喂了下去，龍子元一陣腹鳴，猛然睜開眼睛，說聲：『好難受！』鄭惠如一見龍子元轉醒過來，當時叫了聲：『乖乖！你可活了，差一點，嚇死我了，』韓媽笑道：『龍二爺在床上多養息一會，不要忙着起來呢？時候還早，小姐重新再睡吧，』韓媽將門帶好，回到自己的下房去了，這時，龍子元已漸漸蘇醒過來，精神也慢慢的恢復，看見鄭小姐很嬌艷的與自己睡在一起，想起將才自己危險的時候，鄭小姐將自己渡過氣

來，何等的有情，在玩笑場中那裏找得到這樣有情的人兒，風塵中遇知己，自然是格外的要好，當時一翻身，扳起鄭小姐的面孔，叫了一聲：『妹妹！我親愛的妹妹！我這時心裏真感激妳，妳是我的恩人，我決定終身愛妳，我同時盼望妳，也再不要愛別人，我不久的將來，對於妹妹必有一個辦法，使妳終身有靠，』說至此處，龍子元眼圈一紅，幾乎迸出淚來，鄭惠如用兩隻玉臂抱着龍子元，傻着臉笑道：『哥哥！我對於哥哥，早已存一個永久的愛，我願意我們倆，化做一對鴛鴦，跳在愛河裏，朝夕相逐，要絕對的自由，不受絲毫的限制，但是：這種志願很容易達到的，就看哥哥對我的愛堅決不堅決了，咳！男子的心最活動，又那裏說的定呢？最後，恐怕我還是貓咬尿泡，一場空歡喜呢？』龍子元用手撫着鄭惠如的頭髮急辯道：『妹妹！我可不是那樣人？妳看我從今天起不二色，再有天仙似的美女，也不愛

胞，妹妹這兒，我必天天來，和妳作伴談心，至於妹妹的用度，自然是我想法來供給，妹妹生活上有了辦法，精神上自然得了安慰，『鄭惠如終是一個意志薄弱的女子，聽了魏子元的一篇鬼話，認爲句句入耳，當時很高興的，二人又交頸而臥，直至午砲以後，方才起床，韓媽伺候盥漱完畢，送上牛乳麪包等點心，魏子元躺在床上又吸了幾口烟，才覺得過去一夜的精神，逐漸恢復過來，依着魏子元的意思，要到東方飯店去找老白相趙參謀長去，倒是魏惠如以爲魏子元精神乍復，正宜在烟床上多休息，再說坐車勞累，爲風寒所感，都不相宜，極力的阻攔，魏子元算是安頓了下去。約摸三點多鐘的時候，王緞秋同着楊雲卿很興頭的走了進來，魏子元一見楊雲卿，精神爲之一振，昨天楊雲卿與魏子元是乍見，還有點認生羞澀，舉止上未免呆板些，今天是再見，已漸漸的廝熟，自然是活潑了許多。楊雲卿當時見了魏子

元表示着一種很快活的態度，笑道：『嚙！魏先生，您還沒走哪？真是我們有緣，』魏子元一副身，由床上坐了起來，笑道：『喝！密斯楊，密斯王，都回來了，我算計着天黑才能出飯店，想不到這變早就回來了，昨天晚上得意吧？』楊雲卿上前將魏子元肩上打了一下笑道：『魏先生嘴裏總是沒好話。』王緞秋也笑道：『我們要是乍出手的大姑娘呢？聽了您這話，臊也臊死了。』鄭惠如微嘆道：『子元！你總是改不了那愛說玩笑話的脾氣。』魏子元涎着臉，笑道：『這種事情，本來不是規矩事，怎能說出規矩話，將才我說的，還是真正的官話呢？想不到小姐們倒挑了眼。好好，惠如！我來替你招待招待，』說着，拉了楊雲卿王緞秋的袖口，推到床沿上坐下，笑道：『二位密斯，到了我們這兒，萬不要客氣，妳們坐在一塊，說話方便些，』說着，斜看了楊雲卿一眼，楊雲卿也向魏子元抿着嘴一笑，王緞秋從旁

用冷眼一看，心裏也暗暗的明白，鄭惠如笑道：『密斯王密斯楊！他們二位那兒去了？不是妳們先走的？』王紐約道：『我們起來，稍微吃了一點東西，就先出了飯店，到新世界繞了一個灣子，順便在悅昌文買了一件衣料，送給姐姐，所以就趕緊跑了回來，』說着，由身邊取出一個紙包，解開繩子，打開包兒，送到鄭惠如的面前，鄭惠如說聲謝謝，已經用手接過那個紙包，原來是一件妃色的錦綉衣料，鄭惠如異常喜歡，不免與王紐約又加了一層親熱，在床沿上手拉着手兒，攀談起來，那裏曉得，龔子元得着了機會，背着鄭惠如，與楊蕩卿眉目語起來，龔子元一陣心慌，不覺拉過楊蕩卿的玉手，使勁捏了一下，楊蕩卿微微的一笑，當時縮了回去，龔子元這時的胆子格外的大了，一眼看見楊蕩卿脚下登着一雙黑花緞的高跟鞋，玲瓏嬌小，別有風致，不由引起自己的愛心，兩眼不住的向楊蕩卿腳下看了又看，

楊蕩卿何等乖覺，當時一拈左腳，龔子元偷眼看了看鄭惠如，正在注意着與王紐約說昨夜經過，已經入神，不暇注意到這邊，龔子元伸出右手，就將楊蕩卿左腳撈起，在左腳面雪白的絲襪上，略一撫摸，說也奇怪，龔子元心上只覺得志志的亂跳，如小鹿撞胸，不知是一種什麼滋味？正在這迷糊的時候，只聽鄭惠如在那邊敲着床邊叫了一聲『子元！你過來，聽密斯王說說昨天的笑話！』龔子元嚇了一跳，赶忙縮回手來，略微定了定神，走了過來，笑道：『其實，密斯王將才所說的，我已聽見了一些，祇是我同密斯楊，坐在一起，也正想問她昨晚的經過呢？她已經預備要說了，偏偏又叫妳給沖散了，』鄭惠如道：『不要緊，有的是工夫，天還早的很呢？一個說完了，一個再說，我們先聽密斯王說，』王紐約笑道：『蕩卿妳先說，』楊蕩卿笑道：『姐姐！妳已經說得很高興的了，當然妳接着往下說，』龔子元向王

紉秋道：『還是密斯王說吧？不要再客氣了，』王紉秋笑道：『聶先生！你的這位朋友趙先生是個扛槍桿的吧？』聶子元道：『不錯啊！他是長腿將軍手下的一員上將，現在的地位是參謀長，原先恐怕是個大兵出身』鄭惠如問道：『長腿將軍是誰？』聶子元笑道：『長腿將軍你都不知？就是大名鼎鼎的張宗昌，張宗昌出身就不高妙，這趙參謀長當然也是一個老粗兒，密斯王！你問趙參謀長的出身幹什麼？』王紉秋道：『昨天晚上，我們由這兒走的時候，已經不早，到了東方飯店，由茶房開好了房間，把我同趙先生讓了進去，趙先生沒等我喘過氣來，便問我餓不餓？我當時回說不餓，那知道，趙先生很急的說道：你既然不餓，咱們先開會，當時不由分說，就亂來了一陣，好像伙！真够受！我心想這種人的性情是乾脆的，辦上外交，一定也是很乾脆的，那知道，大大的不然，偏偏的拖泥帶水使人心裏發急，好容易

盼到了辯論終結，才宣判，』大家聽了笑道：『想不到密斯王的法律，還是很熟，』王紉秋笑道：『你們不要以為宣判便算完案，當時不准取保，還押自然仍要執行，乖乖降嘍咕！這下子，把小婦人的胆子可唬碎了，心想，到了真正執行的時候，恐怕更不好受，後來還是我臨時掛了病號，蒙他開天地之厚恩，算是沒有很嚴酷的執行，我也不知道說了多少軟話，可憐才逃出了那一關，乖乖！正是強將手下無弱兵，張宗昌是有名的猛將，想不到他手下的參謀長，也這麼利害！』王紉秋說到此處，聶子元與鄭惠如楊雲卿都不覺笑了起來，王紉秋繼續說道：『我等到過關以後，趙先生倒是很愛惜我，想出許多的甜言密語來安慰我，教我不要害怕，因為初次見面，愛之愈深不覺行之愈猛，再會的時候，彼此都曉得脾氣了，自然可以有趣，我當時也覺得趙先生這個人雖然氣粗一點，但是人甚慷慨：這種人比着那沒良心的

小白臉又強的多多了，當時，我又巴結了他一陣，看他樣子，是很滿意的了，伸手由小衣兜兒裏掏出一捲鈔票來，捏出兩張給我，我一看，每張都是一百元的中國銀行鈔票，趙先生說：「一張送給我做衣裳穿，一張叫我作零花，我看他出手很大，人又很痛快，這種人難得碰見的，豈能輕輕放過，當時，我又與他鬼迷了一回，他高興極了，約我今天晚上再見，原訂的九號房間，並沒有退掉，晚上七點鐘，請我到天外樓吃飯，還叫我再約上密斯鄭一塊去呢？」

『鄭惠如聽完這話，尙未答言，龔子元喊道：『不行不行，虎臣這個傢伙，沒有請我，我也趕了去，』說着用手一拉楊漢卿笑道：『密斯楊！妳也去，』楊漢卿笑道：『我同趙先生怪生的，我不去，龔先生密斯鄭去吧？』王紉秋笑道：『那有什麼關係？人多才熱鬧呢，等到了時候，叫一部汽車來，就一塊去好了，』鄭惠如笑道：『紉秋，妳算行，會把老粗兒的心

給抓過來了，妳好好的用點手腕，說不定再做出趙先生的姨太太呢？』王紉秋打了鄭惠如的手腕一下道：『這一層，問題太多，一時還談不到，怎麼呢？我們在青島的那一位，每月還供給我一百元的用度，雖然不長見面，感情並沒破裂，說老實話：我在此地交幾個男朋友，抓幾個零錢花，有時心裏還覺着過意不去，若再與別人正式結合起來那能辦得到？』龔子元笑道：『密斯王，妳把密斯鄭的話誤會了，密斯鄭所說的意思，是祝妳與趙虎臣作進一步的友愛，不是叫妳做變料的姨太太，一個人天大的本事，也不能做兩家的姨太太啊？』龔子元說至此處，臉上又形容出一個鬼臉來，引得大家都笑了，龔子元繼續着笑道：『得了，密斯王昨夜的辛苦勁兒够難的了，蹲下來兩口，多休息休息吧？今天晚上怕……：……，』王紉秋陡的站了起來，惡狠狠的打了龔子元一巴掌，嬌嗔道：『龔先生！你還要說什麼？』龔子元

故都芳草

笑道：『怎麼妳真打？只准妳說，不准我說，真是豈有此理，好了，待會兒，我見了虎臣，托咐托咐他，我看你怕不怕？』鄭惠如笑道：『你們兩人不要鬥嘴了，緜秋！你躺下抽菸的烟，不要理他，』王緜秋遂笑着躺了下去，龍子元用手一拍楊嚮卿的玉手笑道：『密斯楊！密斯王說完了，該妳說了，』楊嚮卿故做忸怩道：『左不是一個樣兒，叫我說什麼呢？』王緜秋接口道：『那不行？騙我把實話都說了，妳要滑頭，妳看我怎麼治妳？』楊嚮卿媚聲柔氣說道：『姐姐！不要生氣，我說就是』龍子元做出一種下賤的神氣，倒過一盃茶來，送到楊嚮卿唇邊，笑道：『飲飲場，』楊嚮卿向龍子元使了一個眼風，趕緊用手接了過來，笑道：『謝謝！等我略微想想再說，』略一沉吟，又道：『其實說出來，洩氣，』龍子元趕緊道：『誰洩氣？正是要聽洩氣的，』楊嚮卿笑道：『昨兒晚上，不是我同緜秋姐姐跟他們，一

塊兒坐汽車，到了東方飯店嗎？我那客人，同着我們一進飯店，飯店的茶房一見，都是笑臉相迎，透出很熟的樣兒，一迭連聲的叫孫大人，我才知道我那客人姓孫，趙參謀長同着緜秋姐姐開了九號房間，孫大人便拉着我上了二樓，進了一間很雅緻的房間，房間裏面的陳設，簡單而潔淨，看那樣子，像是孫大人常用的一個房間，那茶房也是格外的巴結，略微的坐了一會，那茶房便送上一壺香片茶來，孫大人與我倒了一碗，又取出自己的香烟盒來，隨便捏出一支香烟，送到我的手中，笑說道：『他們大概已經睡了，我們可以不用看他們去了，待一會，茶房把烟傢伙拿來，我們隨便玩兩口，再睡，』當時，我心裏一想，這個老東西，是不是要借大烟的力量，待會來收拾我，那還了得，滿心裏不願意，又不便表露出來，祇向他含着笑，點了點頭，說了聲也好，這時，茶房已將烟具拿來，烟燈立時點好，茶房退了出去

孫大人便拉着我，笑道：『好人！請你替我燒一口，』說着，用他那小鬍子嘴兒，在我臉上掃了一下，我心說：『騷鬍子！要慢慢的進步了，』我又用眼風向他一掃，孫大人更是高興萬分，又抱住我，很甜密的吻了一下，並由嘴裏說出：『乖乖！真……：……：。』我心想，這鬍子真騷，待會兒，大烟吸足了，不知還要騷到什麼程度，我一面想着，一面躺在床上與他燒烟，那孫大人果然騷的利害，他並沒有躺下，便在我身邊一坐，拿我的渾身上下，當作了一件古董似的，東摸摸，西看看，直使得我心裏很不是滋味，好一會，我把烟裝好了，請他躺下吸，那知騷鬍子不願輸到那邊，便躺在我的身後，一手支住了自己的身子，一手攔在烟槍，吸了起來，吸了一口又一口，足足的在十口以上，我都有點膩了，他還沒有足興，後來，還是我打了一個呵欠，那孫人才到那邊躺下，笑道：『好人！我來與你燒兩口吧？』我

的精神，也的確有點來不及了，當時聽他一說，便也笑道：『那麼謝謝孫大人，』我吸了兩口，他又自己燒了幾個大泡，狠命的吸了，我看他精神已是十分飽滿，一同走下床來，他叫茶房撤去烟傢伙，我便鋪好了臥具，這時，他便開始不規矩起來，我便趕忙的鑽進了帳子，他又在地下摸索了一回，也便鑽了進來，我對於一切，已有十分的準備，那知道他彷彿雪人兒似的，見熱便化，我才知道，他原來是一個銀樣蠟槍頭，龔先生！你說洩氣不洩氣，』龔子元笑道：『密斯楊，妳說人家銀樣蠟槍頭，又輕輕加上人家一個洩氣的徽號，其實你這樣單薄的身子，遇見這老而無用的東西，正省了許多事，妳現在得了便宜反來賣乖，比方要遇着趙參謀長這種人的時候，恐怕又要討饒了。』說着，對楊雲卿又來了一個問的神氣：『密斯楊！我這話對不對？』楊雲卿瞪了龔子元一眼，笑道：『你真討厭！』龔子元道：『我們不說

故都芳草

這個了，密斯楊不是能唱嗎？請何妨消遣消遣，密斯楊你會那一工？」楊鬚卿把頭一別，用手絹抿嘴笑道：「勁！鬚先生，我可不會唱。」

鬚子元笑道：「密斯楊不要客氣，將才妳沒來的時候，密斯王全都介紹給我們了，唱的很好，現在吃飯的時間尙早，我的胡琴拉的不好，可是密斯楊肯賞音，我老着險伺候一段胡琴。」說着站了起來，把玻璃穿衣鏡上掛着的一把胡琴，取了下來，這時，楊鬚卿還在謙讓，王級秋一把拉過他的手來，笑道：「人家誠意的捧妳，你就不拿捏了。」鄭惠如笑道：「我能拉兩下子二胡子，子元！你把二胡子給我拿來，我用二胡子隨着你的胡琴托一托。」鬚子元笑應着，送過二胡子來，一面坐下，定起胡琴工尺來，楊鬚卿站起來笑道：「你們這麼一來，逼上梁山，我不得不來獻醜，其實呢，真正不會唱，唱起來，荒腔走板不够調，貽笑大方。」鬚子元笑道：「密斯楊妳真够一個票

友的派頭兒，未會張嘴，先要敘述幾句，得了，你消遣什麼？請妳快說吧，」楊鬚卿略一沉吟，笑道：「我先唱幾句西皮搖板，避避嗓子，鬚先生！請你定工半調吧？」鬚子元一伸舌頭道：「調門可不矮，唱什麼？」楊鬚卿道：「獨木關，」鬚子元笑道：「密斯楊能唱老生，我到沒看出來，我還以為密斯楊總是學的青衣，女子唱老生，真算難得，」一邊說着，一邊已經拉起搖板來，鄭惠如也用二胡相隨，楊鬚卿呷了一口茶，胡琴過門已到，楊鬚卿運用珠喉唱起：「在月下驚碎了英雄虎胆，回故土怕只怕千萬難，……。」一段唱完，鬚子元趕緊放下胡琴，喊了一個好，笑道：「密斯楊唱的這段獨木關，雖比不了李吉瑞，可是比大名鼎鼎的小阿鳳所唱的，強的多了，我這並不是當面恭維，」說着，又把胡琴拿起，擱在腿上，笑向楊鬚卿道：「密斯楊！再來一段大的，」楊鬚卿道：「好，鬚先生拉一個二六，

絃兒再略微長一點，『龍子元道：『長半個調門吧？乙字調怎麼樣？』楊雲卿道：『行，』隨將孤王酒醉桃花宮一段二六板，狠寫意的唱完，龍子元笑道：『前天，有人請我在同樂園聽雙蘭英的斬黃袍，真不如密斯楊唱的有味兒，如再加一點工夫，真可以說是劉鴻昇第二，』楊雲卿笑道：『龍先生不要罵人了，該請龍先生隨便消遣一段，我們也領教領教，』龍子元笑道：『我是樣樣精通，件件稀鬆，密斯楊叫我唱，我不敢不唱，但不知你愛聽什麼？』楊雲卿笑道：『龍先生的話，說得太客氣了，龍先生愛唱什麼？我便愛聽什麼？』說着，頓了一頓，又向龍子元微微的笑了笑，繼續着說道：『不過，我平日除去愛聽李吉瑞劉鴻昇的戲以外，要是貼出汪笑儂的報子來，無論在那個箱子裏露，我總要趕了去，祇是我的耳朶太笨，總也沒學會，龍先生有沒有汪笑儂的戲？』龍子元趕緊陪着笑臉道：『巧極了，我也是

最喜歡的汪戲，頭兩年，笑儂在天樂唱的時候，（按天樂園，即現在之華樂戲院）我是一天一趟，也祇能學會幾段，我最喜歡的，就是他常唱的，什麼馬前滾水張松獻園的那幾段，我下着心，才得着幾段，唱出來，似像不像，非驢非馬，』楊雲卿聽了，拍着手兒笑道：『龍先生能唱汪笑儂的戲，好極了，馬前滾水的一段流水板，張松獻園的一段二六板，我最愛聽，就煩龍先生消遣這兩段吧？』楊雲卿隨說着，向鄭蕙如作了一個半截揖，笑道：『龍先生要唱了，敢煩姐姐給拉兩下胡琴。』鄭蕙如笑着擺了擺手道：『這種唱，我可不會托，不要緊，子元能自拉自唱。』王級秋在旁笑道：『龍先生真是多才多藝。』這時，龍子元已經調好絃子，唱起：『狗賤人說的是那裏話，朱買臣……』流水板來，龍子元一壁唱，楊雲卿一壁用手拍板，嘴裏不住小聲喊：『好，真好。』龍子元唱完了馬前滾水，改了工尺

，接着便唱：『手拉着關公把話講，暗地偷看關二王，……』。』獻地圖一段二六板，唱到行腔處，悠揚動聽，龔子元也自高興，直把一段唱完，才不慌不忙的，把胡琴鬆了鬆絃，輕輕的放在棹上，楊選卿走到跟前，向龔子元一揖，說道：『龔先生唱的真好，就此認龔先生爲老師，不知龔先生肯收我這笨徒弟不？無論如何，請把將才這兩段教給我。』說着，又作一揖，龔子元還拱不迭的笑道：『笑話笑話，密斯楊不要罵人，這兩段唱兒，我可以隨便說說，也毋須認老師啊？』王綬秋打趣道：『奚聊的意思，我明白，她不認老師，怕你不肯用心教，再說，認了老師，你們倆的關係，豈不又近了一層嗎？』楊選卿當時臉上彷彿紅了一下，睜了王綬秋一眼，龔子元真乖覺，乖覺的可愛，假裝的一回頭，看了看壁上的鐘，說聲：『不早了，不理會快七點了，我們預備預備，該去了，省得叫老趙一個人，在天南

地北樓苦等我們，』王綬秋笑道：『真的，都快七點了，惠如姐梳洗梳洗，換一件衣服，就可以走了，』鄭惠如還要推托時，王綬秋已經把化裝的傢俱，給搬了出來，鄭惠如無法，祇得修飾了一下，叫來一輛汽車，一男三女，登上汽車，直奔香廠天南樓飯館，偏巧龔子元在車裏與棋選卿又是挨肩而坐，鄭惠如祇顧與王綬秋說話，這邊龔楊得了機會，果然應了將才王綬秋那句話，關係又近了一層，最後叮嚀，便是第二天下午三點鐘，在新世界屋頂花園的茶館會面，鄭惠如那裏想到龔子元會有這一步棋，不一時，汽車到了香廠，在天南地北樓門前停住，車門一開，楊選卿因坐在外首，首先躡了出來，便聽見樓的欄杆上一陣巴掌聲，趙虎臣爬在欄杆上，向下面喊道：『妳們可來了，把我等急了，快請上樓來，』隨喊着，將身子退了回去，這裏由龔子元領路，王綬秋楊選卿鄭惠如隨着進了天南樓的大門，櫃上夥計已

伺候着，喊了聲：『樓上二號』樓上喊道：『請』，王叙秋已經拉着楊鄭兩密斯上了樓梯，魏子元由身上摸出兩塊錢，請櫃上開發了汽車，隨亦上樓，王叙秋領頭進了二號，將將左脚踏進了門坎，不覺將身子略頓了頓，原來屋裏還坐着一個生男子，面上堆着笑容，向大家微笑點頭，王叙秋亦領首而進，這時趙虎臣趕忙的跑了過來，笑道：『好極好極，密斯楊密斯鄭也都來了，真是痛快，子元這寶貝，想必一定也來了，來吧，我給你們介紹介紹，』隨說着，用手一指那男子道：『這是我的好朋友李五爺，』鄭王楊二位小姐也點頭道了姓氏，這時子元已一步跨了進來，笑道：『虎臣！你真不够朋友，請客不請我，真是新人進了房，媒人扔過牆，你知道，北京有句土話，喝水不要忘了掏井的，哈哈，』趙虎臣趕緊一抱拳道：『有罪有罪，不過你今天來擾我的這頓，想未必是你的主動？恐怕是密斯鄭肯賞臉，要來

湊湊熱鬧，你呢，自然是一位義務的講師，』趙虎臣說至此處，魏子元急紅了臉，兩手亂擺道：『够了够了，別再罵人了，』趙虎臣隨亦與魏李二人介紹了，當時互相交換了一張名片，魏子元一看，始知所謂李五爺者，是一位保障民權的大律師，名叫雨人，江西鄱陽人，再仔細向他年貌上一注意，年紀不過三十，穿章也還不俗，紅光滿面，彷彿生活上不至緊促，便是動作上有些不穩重，恐怕也是玩笑場中一員健將，雖是初見，很露出一種大自然的態度，子元認爲很合脾味，也就不覺的和李雨人親近起來，後來說到聽戲上，才知道李雨人也會哼兩句二簧，並且對於鑽狗洞的學問上，也有許多經驗，這時夥計已擺好杯箸，由趙虎臣讓着，大家要了酒菜，依着魏子元要划拳鬧酒，鄭惠如楊魏卿都不贊成，由李雨人提議，各人儘量痛飲，可是萬萬不要屈量，趙虎臣拍着大巴掌笑道：『甯贊成老李這個辦法，甯是主

故都芳草

人，先來三大杯。說着，連氣飲了三杯，魏子元也陪着喝了門杯，三位小姐除了鄭惠如還稍微能飲幾杯外，王棖兩密斯，絕對酒不沾唇，惟有李雨人的酒量好了得，在一旁自斟自飲的起來，酒將微醺已過半，趙虎臣便介紹李雨人在交際場裏一段一段的艷史，最能使人注意的，便是南城最大的一座風流窟，所謂陳七媚嫖者，李雨人曾經領略過，自然是門徑狹熟，我今天很是幸會，不妨請雨人將陳七媚嫖的風流艷史說一說，可以助長你們的酒興，魏子元首先表示歡迎，鄭王楊三位密斯，也一迭連聲的說『贊成贊成』，趙虎臣更將酒壺執起，給李雨人面前，滿滿的斟上一杯，笑道：『雨人！在你未說以前，我先敬你一杯酒，希望你將陳七媚嫖的風流史，多說幾件，來，喝了這杯，作爲我的敬意。』說着，趙虎臣自己將酒杯端了起來，一飲而盡，李雨人被逼不過，也祇得說聲謝謝，飲了一杯，王綴秋拿出半主人的

身份，也在李雨人的面前，敬了一杯，趙虎臣笑道：『雨人！你的酒，也喝到肚裏了，該說了。』李雨人笑道：『我的毛病，你還不知道？祇要三杯入肚，就要開話匣子，其實，你們不要逼我，我自動也要說的。』魏子元鼓掌笑道：『好極好極，我們大家洗耳恭聽了。』李雨人笑應道：『子元兄說話太客氣了，』說着，又端起酒杯呷了一口，又用玉箸夾了一塊燒鴨，放在嘴裏，咀嚼完了，才慢慢的說道：『提起陳七媚嫖來，在北京可算是名頭高大，她的風流艷史，就是一年半載，也是說不盡，我今天不過將她最有趣味的幾件事，說給妳們聽。』說着，望了鄭王楊三位密斯一眼，又繼續着說道：『我先介紹陳七媚嫖的歷史與她的住處，然後再慢慢說出她的一段一段的風流事兒來。』趙虎臣急道：『雨人你就快說得了，不要像說評書似的，緊自磨煩，真叫我急的慌，』李雨人笑道：『老趙！你的性子真急，我這

不是很痛快的，已經要說了麼？陳七奶奶是蘇州人氏，她父親叫張桂芬，是個唱青衣的，當時與大老板程長庚配戲，自然是很有名聲，陳七奶奶是在兩邊生養的，生成的絕世姿容，在她十八歲的時候，便許配給陳香雲爲妻，這陳香雲是個唱小旦的，與朱素雲孫怡雲等一班戲子都是師兄弟，陳香雲長的十分潔白，得有小洋人的外號，一些文人，也不是怎麼烏亂八糟的選他做了庚辰科的狀元，張桂芬出身本來不高，見着陳香雲這樣的人物，那能放鬆？認爲是郎才女貌，就輕輕的將這狀元的女婿抓在手裏，陳七奶奶過門以後，自然是男歡女愛，享不盡的人生真味，說不盡的風流佳話，在二十一歲上生了一女名喚巧姐，二十一爲三七，言其七七成巧之意，轉過年來，又生產一個男孩，起名葵香，就是在同樂園露戲的那個陳葵香。』王叔秋插口道：『這麼說起來，陳葵香恐怕已有十三四歲，那麼陳七奶奶的年紀，豈不

已經是三十多的了嗎？陳七奶奶已經是三十多的人，還有什麼風流艷史？』李雨人笑道：『妳別看她歲數大，長的少年，再說她人老心不老，知得多，懂得廣，歡迎她的，還都是有名人，密斯王不要着急，等我說完了，妳便明白，這陳七奶奶的丈夫陳香雲，娶了陳七奶奶，沒有幾年，新鮮勁兒一過，便在外面荒唐起來，陳香雲本是一個像姑堂子出身，戲上的功夫本就有限，再一荒唐，這碗戲飯，如何吃得長，那消幾年的功夫，便將家庭弄得不成樣兒了，後來，陳香雲索性連家門都不回了，可憐陳七奶奶正在青春，還要拉扯兩個孩子，家裏是分文不進，說公道話，在這時候，不能怪她人貧志短，可憐一個好好的紅粉佳人，爲生計所迫，遂變成了一個倚門蕩婦，密斯們聽了，也應該一酒同情之淚吧？』趙虎臣道：『喝酒喝酒，吃菜吃菜』李雨人略微頓了頓，又繼續着說道：『陳七奶奶這打野食的生活，却也

故都芳草

是萬不得已，在她年青的時候，花容月貌自然是容易賺錢，但是那個時候，尚不十分出名，等到後來，她的親生兒子葵香慢慢大了，學會了鬚生，還是真有人緣，出台便紅，在初出台的辰光，都說葵香是譚鑫培第二，除了長的少年點，口白嫩點，其餘唱做無一不像叫天；大柵欄的廣德樓與三慶園，後來因為爭了陳葵香這麼一個脚色，還打了一回官司，陳葵香的聲價，也因為這兩處戲館子競爭，格外提高，當時陳葵香的聲名好了得，葵香，這孩子，不但唱的好，長像也真不錯，本來陳七奶姐跟陳香雲都是美人兒似的，養出來的孩子，自然也是錯不了，各王府的福晉格格們，各宅門的太太小姐們，都是一個勁兒的捧他，那時，葵香一貼出戲單子，包廂總是賣滿，不用說，自然是叫各王府宅第給佔據了，樓下的散座，一過午後三點，便要臨時加座，那麼葵香有這樣的運氣，滿可以補助家用了，可惜那時尚未出師，

所得的戲份，一五一十的全都歸師傅拿去，好容易，盼到了年限，陳七奶來還淘了一個窟窿，也不知由那裏週轉一筆款子，在同興堂請了一回客，舉行出師禮，從此葵香才能自由行動，陳七奶姐本想享點兒子的福，那知葵香出師的時候，已經是十八歲，偏偏的嗓子倒了倉，越急越不出聲，急死了，也唱不出一句來，只好在家歇工，葵香的嗓子倒了倉，不得已改弦更張，自己開了一個下處，因為葵香平素人緣很好，有些走馬王孫，墜鞭公子，不斷的前去捧場，那時他家的收入，也還對付得過去，日子長了，那些闊人物，便也與葵香的母親陳七奶姐混熟了，那時，陳七奶姐雖然是四十歲的人，可是長的少年，也就像二十七八歲的模樣，彷彿還在嬌艷的時候，那得不撩人，陳七奶姐在風塵裏滾了多少年，自然是斷輪的老手，凡到她家的人都被她調度的帖貼服服，當時很有幾個青花鏡的闊客，陳七奶姐那時還住在

聲震潭呢，後來才搬到椿樹頭條橫胡同的，在陳家天字第一號的閣客，也可以說是陳七奶奶惟一的愛人，便是革命內閣裏的一位總長，這位總長與陳七奶奶本是同姓，號叫耀後，當時，陳耀後與陳七奶奶打得一團火熱，拿了陳家當了他的老公館，除了每天上衙門以外，便都在陳家厮混着，不久的時間，便與陳七奶奶有了手脚，葵香知道雖然知道，那裏敢問一聲，那裏敢道一個不字，也便將計就計的，把這位陳總長恭維到二十四分，陳總長在陳家下處裏有了重大關係以後，自然與葵香也就親密起來，那時葵香的媳婦，出落得如花似玉，與陳總長也一天一天的厮熟起來，一切一切的都很親密，有時，陳總長也跑到葵香媳婦屋裏坐坐，有時葵香媳婦也答訕着與陳總長燒幾口烟，『趙虎臣揮口道：『陳總長這傢伙，真好運氣，一箭雙鵰，』李兩人接着說道：『這種事情，豈沒有看見，不敢武斷，照着陳七奶奶這種厲

害樣兒，他們恐怕也不容易上手，陳七奶奶不過拿趙兒媳婦提提神，陳總長也不過空存一個希望罷了，陳七奶奶家裏，除了趙兒媳婦外，還有許多人才，其人才之盛，並不弱於李五奶奶家，據我知道的，有方太太趙太太三姑娘五姑娘等等。其中還有一個叫小杉的，長的好似出水芙蓉，人間仙子，那迷人的本領，也高人一等，陳總長在最初，尋到這個安樂窩的時候，自然是格外秘密，那知日子一長，不知不覺的便把春光洩露了，那時，內閣裏總長還有一個姓許的叫什麼代雄，身量很矮，是一個南方人，同事的都叫他矮子，這許總長與陳總長素常很說得來，而花天酒地的氣味尤屬相投，平常總是一塊兒打茶圍又麻雀，後來陳總長有了新安樂窩，漸漸的不與許總長在一塊兒遊玩了，許代雄辦上公事，何等精明，這種眼光與腦筋，那能後人，心中便暗暗的盤算，好，耀後這些日子，下了衙門，總是一溜煙，沒

有影兒了，便是在部裏的時候，也是神不守舍樣子，必是我着新大陸了、好、單嫖雙賭，他倒得着這種秘訣了，那能容他獨樂，許總長越想越對，便慢慢做那下層的功夫，命自己的馬車夫向陳總長的馬車夫打聽，果然這寶被他押着，知道這些日子，陳總長的新安樂窩，在韓家潭陳葵香的下處裏，與陳七奶奶打得火熱一般，一天，正是國務會議例會的日子，在各部總長還沒有到齊的時候，許總長是先到的，可巧陳總長也跟着到了，許總長便一把將陳總長拖到一個密室裏，當時陳總長心裏一動，還以為有什麼國家大事商量呢？那知道到了密室裏，許代雄先向陳耀後抱了抱拳，笑道：恭喜恭喜，陳總長聽了一驚道：我有什麼喜事？許總長又一笑道：你怕我吃你的喜酒嗎？真該罰你，好好的同我去趟，萬事皆休，不然，我自己有法子，與你算賬，陳總長起初，還認為是許代雄的詐術呢？後來細着他的神氣，彷彿很有

把握似的，不敢再隱瞞了，免得自討無趣，便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答應在會議散後，一路前去，許總長便在那天的晚上，踏進了陳七奶奶的大門，本來，許總長生來的一張白淨淨的臉兒，臉上顯露出一種掉皮的樣兒，說話是滑頭滑腦，動作是毫無拘束，老實說，女同志最喜歡的，便是具有這樣條件的男子，這種男子要跑到女人隊裏，沒有不受歡迎的，那麼，許代雄具有這樣的條件，況且又是堂堂的現任總長，手頭又很闊綽，女子是富有虛榮心的，又何況是陳七奶奶那兒的女性，那得不歡迎這樣的嫖客，所以許代雄跨進了陳七奶奶的門坎，經陳耀後又給錦上添花的介紹了一陣，陳七奶奶更是格外的巴結，在不久的時間，眼便把小林看上了，小林雖是在孽海裏暗混了幾年，這樣的闊客，還是初次遇見，由陳七奶奶指導之下，用出全副的功夫，來週旋這位許總長，在那時的許總長，涎脂娟還差頭一遭，如同管

了臭味似的，更加上小林那種要命的手段，只把許總長迷的幾乎不知方向，許總長在小林身上，也不知孝敬了多少洋錢，便是陳七奶奶也從中得着許多油水，自從陳總長把許總長介紹進門以後，許總長得意忘形，在同道的面前，不覺露出了口風，那些自命風流才子的達官們，那能放過？便也互相援引的竄進了這風流窟，陳七奶奶的這座風流窟，原是一個秘密的所在，願主既多，貨色亦慢慢齊全，人材齊濟，盛極一時，裏邊的組織，也慢慢的擴大，也有跑廳相幫等等名稱，雖是暗娼而等於明娼，原是秘密而逐漸公開，每日陳七奶奶的家中，男女往來不斷，車馬盈門，雖有風聲，誰來管這種閑事，再說誰也不找刺蝟抓，自討苦吃，陳七奶奶有了這樣的靠山，胆子漸漸的大了，便大胆幹去，大幹而特幹，在這個時期裏，遂發生了幾件笑話，『李雨人說至此處，呷了一口酒，夾了兩箸菜，笑道：『說笑的，說到這種

地方，便要拍驚木，來句下回分解，我呢？借着這個節目，休息三分鐘，』王叔秋笑道：『李先生說得時間不小了，恐怕口乾了，要不要喝一杯茶，』趙虎臣搶口道：『不用不用，老李向來是拿酒當茶的，來來，乾一杯，』說着，端起酒杯便飲，李雨人笑道：『老趙這人真有意思，他不管我喝了沒有，他自己倒一飲而盡，真是痛快人，我倒不能不喝了，』遂也連飲兩杯，鬻子元笑道：『我們都在希望聽笑話，這笑話說出來，才算入了正文，雨人！就請你快說吧？』李雨人笑着點了點頭，繼續着說道：『陳七奶奶因為願主一天多似一天，號裏的貨色自然也要預備齊全，遂鑽頭覓縫的物色佳麗，真是有志者事竟成，選來選去居然被她選到一個絕色的美人，這美人叫什麼魏三姑娘，要與小林相比，小林又要低一頭了，陳七奶奶原來不認識魏三姑娘，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用了多少手段，才把這魏三姑娘弄到手，魏

三姑娘進了陳七媽奶的大門，頭一個恩客，就是陳耀後，陳總長偏是別具隻眼，拿魏三姑娘當了天仙般看待，在沒利手的時候，與陳七媽奶計畫了一個通宵，除答應着花三千地錢給陳七媽奶買一所大房作為謝媒外，還當着魏三姑娘的面前，將陳七媽奶叫了一聲乾娘，陳七媽奶做派的更足，呼陳總長為乾兒子，說也奇怪，堂堂的一位總長，對於這種稱呼，居然樂意的接受，總長認老娼婦做乾娘，豈不是一個大大的笑話嗎？』鄭惠如急問道：『我倒不明白？請教李先生，陳總長為什麼認陳七媽奶做乾娘呢？為什麼當着魏三姑娘的面，叫陳七媽奶這樣親熱的稱呼呢？恐怕不對，不是李先生精神人吧？』李雨人咳了一聲笑道：『密斯鄭那裏曉得這裏面還有文章呢？陳總長與陳七媽奶認了乾親，正是他們兩人定的大計，原來魏三姑娘同她的母親魏太太到了陳家，本是趙太太的介紹，她們到陳家走動，起初是打牌，四把

牌手，自然全是女的，陳總長如果當時一露而，那魏家的母女，自然就要疑心，這事便不容易進行了，所以陳家母女第一次到陳家打牌的時候，把陳總長放在套間裏，這四圍牌的功夫，陳總長在套間的一個小縫裏，用一隻眼偷看魏三姑娘，看了一個飽，越看越愛，越愛越看，等到牌散以後，魏家母女因為贏了幾地錢，便高高興興的告辭回家，自然想着第二天再來，這與陳總長與陳七媽奶便計劃着怎樣下手的法兒，想來想去，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法門，不過叫陳總長暫時避點委曲，當着魏三姑娘的面前，假扮一回乾兒子，其目的，也無非使魏三姑娘不疑，容易接近點，陳總長是盼望美人趕緊到手，什麼官體？什麼身分？一概丟到腦後，要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發表。

宣外大街電南一八四九

百揆病院

一、傳染病科

專治猩紅熱白喉麻疹肺炎霍亂吐瀉赤痢等各種急症

二、忌烟專科

本院長發明忌烟注射藥四十六號專忌白面大烟嗎啡等癮決無痛苦決能忌好

北平西長安街三十五號

震旦醫院

戒煙新法

純用科學
無痛苦
化

經驗顯著
成績驗

和平醫院

院址

北平和平內舊簾子胡同
電話局一九六五號

諸君要驗砂眼
要配合適眼鏡

到請

第六回 陳總長接受錦鑿計
魏姑娘巧佈相思局

話說陳七奶奶給他出了這條妙計以後，他是滿口應允，到了第二天，魏家母女果然如時而至，陳總長犧牲了一天的衙門，早已一溜烟的來到陳家，陳七奶奶便把陳總長安置在客廳裏，授予錦囊一個，命他見機而行，陳七奶奶在上房裏將牌局成上以後，自己便把魏三姑娘調了來，故意的帶她參觀客廳，這時陳總長正呆頭呆腦的坐在客廳裏，心中七上八下的盤算着，一回想到見面以後如何的成功？一回想到事情不成白費苦心？想到高興的時候，陸的站了起來，在客廳裏踱來踱去，彷彿美人已經到手，祇在打算怎樣的溫存她？暗暗的得意，想到失敗時候，不覺的又坐了下來，看着地下的痰盂，呆呆的發楞，彷彿已經受了美人的呵斥，完全失望，祇在打算怎樣的轉圜？暗暗的發急，陳總長這時的心裏，到底是樂是憂？是甜是苦

？漫說名畫家無法速寫，便是他自己也沒有主宰，正在這種辰光，陸見陳七奶奶手拉着他所想念的美人魏三姑娘，一脚跨了進來，魏三姑娘猛見了一個面生的男子，呀了一聲，倒退了兩步，陳七奶奶倒底是個老手，當時不慌不忙的叫了一聲三姑娘！不要緊，這不是外人，這孩子是我的乾兒子，來，過來見見，這是魏家三姑娘，魏三姑娘便衝着陳總長福了一福，陳總長也捏着鼻子，先叫了陳七奶奶一聲乾娘，然後向魏三姑娘作了一個半截揖，陳七奶奶彷彿金瓶梅的那個王婆子，把他們介紹了見面以後，自己便托故的退了出去，這座客廳裏，光剩了陳總長與魏三姑娘兩個人了，躺在煙榻上，一問一答的閑談起來，魏三姑娘燒得一手好烟，當時與陳總長燒了兩口，陳總長忽然一眼看見魏三姑娘，還是纏着一雙三寸的金蓮，配上米色鞋襪，更是嬌艷奪目，當時，心旌搖搖，情不自禁，還是魏三姑娘看了陳總長這種神

故都芳草

情，恐拍鬧出笑話來，趕緊把兩隻小腳縮了一縮，用手拿衣襟蓋了一蓋，勦了一聲，笑道：『你看你這個人，兩隻腳有什麼可看的？誰沒有腳？我的腳，又大又不正，不要笑話，』陳耀後聽了這話，狠狠地坐起，涎着臉笑道：『魏小姐！我愛妳的溫柔！，愛妳的談吐，尤其愛妳的這一雙周正的金蓮！』隨說着，猛的用手摸了一下，魏三姑娘笑着推了陳總長手腕發急道：『呦，怪僻的，招呼髒了您的手，』陳總長更不怠慢，又向前進攻了一步，魏三姑娘也慢慢無法抵禦了，正急得無法開交時，便聽見陳七奶奶的笑着，推門邁步進來，直吓的兩人縮手不迭，陳七奶奶何等的老辣，看見這種神情，便知道魏三姑娘已經是入了牢籠，大概沒有多大問題了，陳總長好比一個變貓，眼物眼看到嘴，豈肯放鬆，陳七奶奶故意在這緊急的關頭上，唱了一聽鬧宴，將他們兩人的高興暫時打斷，這正是陳七奶奶欲擒故縱的好妙計，陳七奶

奶鬧進客廳後，明明看見他們忪忪的樣子，故作不知，笑對魏三姑娘道：『妳抽籤了吧？妳媽正在我妳，要叫妳接着替她打幾牌，』魏三姑娘無法，祇得由榻榻上爬起來，向陳總長點頭，微笑着便隨着陳七奶奶走向上房去了，陳總長又成單調，祇得拿燒煙作消遣，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見陳七奶奶一個人匆匆的笑着走了進來，笑道：『傻子！你等急了吧？』陳總長笑應道：『誰說不是？我的事怎麼樣了？』陳七奶奶笑道：『這種事可不能心急，等我坐下來，細細的向你說，』陳總長等着陳七奶奶坐下以後，又恭恭敬敬的斟上一碗茶，笑着催請快說，陳七奶奶輕罵道：『你看你這個急猴兒的樣子，乾脆，告訴你吧，事情吹了，』陳總長聽了這話，顏色陡變，這一驚非同小可，當時哭喪着臉子，滾到陳七奶奶的面前，問道：『真的嗎？可是看妳將才進門笑嘻嘻的樣子，又像是已經成功了，好人！到了這樣的緊急的關頭妳還忍心冤我嗎？我陳

耀後也不是忘恩負義的人，我們倆人原先商量的辦法，我決計澈底的履行，決不食言，妳還不放心嗎？我的話已說完，好人！就請妳把真話趕緊的告訴我吧？」說着，潤了潤腰，似乎表示要行禮的樣子，這時，陳七奶媽默想若原先與陳總長恩愛的時期，現在一旦交割，免不了有點兒女情重，當時眼圈一紅，嘴唇一咬，微笑道：「你這種的表情，實在是好，將才我說事情吹了，倒是冤你玩的，因為事情雖然已經有成功希望，但是三姑娘趣的媽，口氣太大，一張嘴便是五千，我大胆的給你選了一個價，人家還沒有答應，你說難辦不難辦？」陳總長急問道：「妳替我這樣費心，我真是感謝不盡，但不知妳選了一個什麼價？可以不可以告訴我？」陳七奶奶正色道：「這叫什麼話？要你往外拿錢的事，那能不告訴你的錢數？我當時一聽魏太太說要五千，就做出一種嫌數目太多的神情來，請她格外的退讓，這時我便替你做主給了妳一

個還價，便是兩千元，那知魏太太聽了這話，很發牢騷的說「我們姑娘嬌生慣養的培植到十幾歲，難道就不值五千塊錢嗎？別看人窮志不窮，敢保姑娘還是一個真正姑娘呢？請告訴陳總長，花幾千塊錢，得着我們姑娘，決不上當，再說陳總長是個有數的闊人，多花幾個，也沒有關係」，陳七奶奶說到此處，陳耀後赶忙插口道：「我不是妳的乾兒子嗎？怎麼一會兒的功夫，便把我本像給調查清楚了呢？陳七奶奶道：「我乍聽魏太太說你是總長也覺奇怪，以為你將才同三姑娘鬼混的時候，把真話告訴了她呢？陳耀後用手一摸腦袋笑道：「妳也繞住了，我就是告訴了她，妳來的時候，她才進去，她母親那能便知道？我想，恐怕是我的車夫露出去的風聲，」陳七奶奶微笑道：「你自己車夫惹的禍，怪着誰來？那麼，這價錢問題到底怎麼解決呢？」陳總長道：「錢的問題好解決，妳看着辦，二事不煩二主，還是請妳再幫

個幫忙，如果魏太太那邊，實在嫌錢少，再添上一千八百的也沒有關係，好人！就請妳趕緊一辦，最要緊的，今天晚上便是黃道吉日，我是已經不預備回公館了，」陳七奶媽用手輕輕的打了陳總長一下，微笑道：「我將才說你是急猴的脾氣，一點也不錯，據我想，祇要價錢說妥，其餘問題都不難解決，你先在這兒等一等，我是說辦就辦，」說着，便立起身來，匆匆的走去了，可憐陳總長一個人又在客廳裏枯等起來，其實這全是陳七奶媽一個人弄的把戲，在魏太太那方面要的價錢，祇有五百塊，其餘什麼兩千三千的，一古腦兒全是陳七奶媽鬧的鬼，陳總長何嘗不明白，因為當時爲色字所迷，也就鑽了這個圈套，再進一步說：魏三姑娘又何嘗是一個好姑娘？在家裏也不知偷過多少人了，像這樣的貨色，便是五百塊，又何嘗值？好不在乎像陳總長這種冤大頭，抓來的造孽錢，自然要這樣的找出路，陳七奶媽假意的在

上房裏周旋了一陣，二次來到客廳，便又向陳總長如何如何的說了一篇鬼話，最後說到正文，當晚成親，已經允可，價錢在兩千以外，又添了一千，陳總長祇注意在能將魏三姑娘赶快應了，陳七奶媽一看陳總長的神氣，知道爲魏三姑娘的美色所籠罩，祇求美色到口，花錢多少，滿不在乎，這從中穩穩當當的可以賺得兩千五百塊，比當事人的魏三姑娘，多賺有五倍之多，真是說不出的滿腹高興，當時笑向陳總長道：「這件事經過千山萬水，總算是大功告成，今天晚上，你可以慢慢的咀嚼，享那人生的真味，消受難得的艷福，轉句文說，我對於你，總算是幸不辱命，但，你可別忘了我們的搬家，搬家可全在你身上了，」說着用她一雙尖銳的眼光，看着陳總長，陳總長用手一拍陳七奶媽肩膀，笑道：「媒人呢？當然要厚謝，買房這一層，決無問題，祇要妳找着了合式的房，我當時定

故都芳草

支票給下，你總該放心了吧？」陳七媽嬉笑道：「我不過順嘴說句，那有不放心的呢？我倆還說正經的要緊，上房的牌局，大概還有一兩牌便散了，請你先到我的房裏坐坐，魏三姑娘也就在那裏等你，今天晚上，我做個小東道，預備了一桌酒席，替你們兩個人賀賀喜，算我請客也可，算是合資酒也可。」陳總長笑着拱一拱手道：「謝謝，謝謝！」正在此時，上房裏的小林一迭連聲的喊七媽，魏太太也在喊陳太太，陳七媽答應一聲，逕向上房而去，陳總長那敢怠慢，便也離了客廳，繞到陳七媽的臥室裏一看，那有什麼魏三姑娘？很無聊的，往烟榻上一躺，拿起烟筒子燒烟玩，消磨時光，覺着有一個鐘頭的時間，才見陳七媽一個人走進來，先往榻上一躺，自己用拳頭，捶着腿笑道：「今天爲你的事，前前後後這麼一跑，把我的兩條腿都累疼了，話也不知說了多久，精神上真有點來不及了，預你給我燒兩口吧？」

？」陳總長自然是謹遵台命，陳七媽把烟癮過足以後，說道：「魏三姑娘將才表示，這種事，還是做女兒的頭一回呢，彷彿也還要慎重，第一，要你正式見見趙的母親你丈母娘，就是那位魏太太，第二，要舉行一回簡單的慶賀儀式，第三，關於床褥被枕等項，要用新的，陳總長一聽，趕緊一伸舌頭，說了一聲乖乖！好嚴的條件，陳七媽嬉笑道：你別着急，我全替你答復了，第一見丈母娘可以緩到明天的早晨，這一層三姑娘還沒有答應，倒是魏太太說可以可以，自然是沒有問題了，第二這慶賀的儀式，我送的那桌團圓酒有用處了，把你們小倆口兒請在上面一坐，魏太太自然是不便露面，請出趙太太小林來做陪客，我呢？另在別的屋裏陪魏太太，這樣一來，慶賀儀式便算有了，自然也通過，就是這第三件有點爲難，因爲時間所限，置辦新的一時那裏來得及，我同魏太太三姑娘想了半天，才想到我的箱子

裏還有兩床洗完沒蓋過的綢面的被子，說不得拿出來一用，枕頭呢？我也打發人到洋貨店買兩對去，三姑娘不得已便也答應了，這幾件事，總也算是順利，將才我去了那許多的功夫，便是與魏太太她們商量這幾件事，陳總長聽了，心中暗暗的佩服陳七姑娘能辦事，其實這又是陳七姑娘的一套鬼話，原來她們商量的却另是一件事，說起來，關係非常之大，你道，魏三姑娘果真是個真正女兒身嗎？哈哈，也就是騙騙寬大頭的陳耀後罷了，請想，魏太太這種人家的大姑娘，每天與一般登徒子時相往來，還能夠清白的嗎？陳七姑娘起初問魏太太的時候，魏太太還在整着臉盤兒說她們姑娘守身如玉，後來還是陳七姑娘再三的追問，並說這件事不能哄人的，如果說明白了，或者還有萬分之一的補救方法？魏太太被逼無法，這才吞吞吐吐的說出了實話，陳七姑娘又與魏太太計劃了許久，虧了她們，最後果然被她倆想出了一條

妙計，一面叫魏三姑娘在夜裏要緊的候候，用那變戲法的功夫，要變出一個戲法來，但變戲法總不能算真的，時間一久，便會戳穿西洋景，那還了得，所以又買好了趙太太小林，在晚飯的時候，設法把陳總長用酒灌醉，在醉眼矇眊的時候，三姑娘的這一關，便可以混過去了，祇要到了第二天的早晨，真也罷，假也罷，自然就沒有問題了，誰敢說她不是真正的處女，那天晚上的一席酒，陳總長因為酒入歡腸，又架不住趙太太小林一而再而三的勸讓，自己已不覺多貪了些杯，酒後，便覺頭昏目眩起來，等到酒力略退，也不知什麼時候臥於錦被中，屋裏電燈已揀了一對紅燭，雲香的香味，撲入鼻管，同時身旁邊臥着一個白羊般的少女，用醉眼一看，不覺大喜，原來便是心愛的魏三姑娘，這一喜非同小可，三姑娘心裏有事，那裏睡得着，正在被裏翻來覆去的想，怎樣的變戲法，不妨陳總長醒了，那陳總長醒雖醒了，

故都芳草

頭天的酒氣還沒有十分的退去，三姑娘用她那交際手腕，百般的獻媚，陳總長那裏受得，當時覺得非常的興奮，週身緊張起來，便在迷迷糊糊的過程，看着魏三姑娘變了一回戲法，果然比韓敬文的戲法還要高明，這一夜，說不盡的千種風流萬般恩愛，像陳耀後這樣聰明伶俐的人，竟教一個小小的娃娃兒騙的結結實實，這豈不是一件大大的笑話嗎？」李兩人說至此處，故意頓了頓，大家已經笑不可仰，魏子元手執酒壺，站起來，與李兩人滿滿斟了一杯，自己斟了門杯，笑說道：「李先生！閣下的笑話，實在是匪夷所思，神妙之至，來來，我先序一大白。」說着滿滿飲了一杯，趙虎臣大聲喊道：「好！我也乾一大杯，老李！你稍微休息一會，再說一段，夥計！快上菜，我們今天是盡歡而散。」少時，茶房送上菜來，王叔秋又敬了李兩人一杯，李兩人幾杯黃湯入肚，精神爲之振奮，自然是格外起勁，笑道：「陳

七奶奶那裏的笑話還多着呢？諸位既然愛聽，我不妨接續着說。」趙虎臣一拍大巴掌，喊道：「老李！我首先歡迎，就請你快說吧！」李兩人笑說道：「可憐陳耀後迷迷糊糊與魏三姑娘溫柔了一夜，並沒有看出一些破綻來，既然對魏三姑娘愛如拱璧，爲媳婦拜丈母娘，又道是愛屋及鳥，自然對魏太太要另眼看待，陳總長直到第二天的日上三竿，才由溫柔鄉裏醒轉回來，這時魏三姑娘早已起來，修飾完畢，陳總長既然與魏三姑娘有了一夜的結合，自然關係又深了一層，恩愛也加了一層，魏三姑娘見陳總長春夢醒來，趕緊走到床邊，坐下笑道：『你可醒了，看看什麼時候了？』又佷下身去，接了個甜密的香吻，陳總長喜歡的祇有吃吃的笑聲，那裏還能說出什麼話來？這時，魏三姑娘又在陳總長耳邊輕輕的說：『我媽在那屋等你呢？你就起來，到那屋見見她去，好不好？』陳總長笑道：『我該起來了，不是妳提起，我倒忘壞了

，該打該打，請妳先告訴媽一聲，就說我起來穿好衣服，就到那屋與她行禮，」魏三姑娘笑道：「你要行大禮，我好與你預備紅氍子，」陳總長笑着拉過魏三姑娘手腕道：「我們倆人有了這樣的關係，妳的媽便是我的媽，那有不行大禮之理，」魏三姑娘重重的撫着陳總長手笑道：「你對我這樣的用情，我那能不愛你，我的身子就是你的身子，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好比是蜜，我好比是油，蜜裏調油，自然能混爲一體，祝我們倆人的前途歡樂無量，」陳總長笑道：「今天妳的祝詞，便是我備的成，我二十四分的快樂接收，並感謝妳的盛意，」魏三姑娘聽了，自是快慰，在微笑着立起身來說道：「媽還等着我的回話呢？你快起來，我先到那屋預備預備，一會兒就來，」陳總長笑應道：「好！可是又有什麼預備的？哦！對了，行大禮的紅氍子，」魏三姑娘用一雙媚眼斜視着，小嘴兒鼓道：「不是，我看媽籌

備歡迎呢？」隨說着，扭轉腰肢，一溜烟似的走向那屋去了，陳總長起床後，便見陳七姑娘笑容滿面的走了進來，連道大喜，陳總長也調侃笑道：「妳是大媒，全是妳的功勞，我喜完了，還要妳喜呢？」陳七姑娘笑道：「大家同喜吧？」陳總長便順手簽了張三千元的支票，掖到陳七姑娘的手中，笑道：「勞駕！請妳轉付好了，」陳七姑娘一面接了支票，看了看，一面笑應道：「幹麻這麼忙？」其實已經隨着話的尾聲兒，將支票揣到懷裏，陳七姑娘按着素常的規矩，親手將洗臉水漱口水等事，伺候完了，陡然間，魏三姑娘手裏拿了一塊猩猩紅的毛氍跑了過來，一眼望見陳七姑娘，便站住招呼了一聲，陳七姑娘笑道：姑娘大喜，魏三姑娘的臉上，立時起了一層紅雲，彷彿有點含羞的樣子，走到陳總長面前，扯着袖口笑道：「走！媽都預備好了，等你呢？」陳總長笑着說道：「等我穿上馬褂，方見得恭敬，」陳

七嫂嫌真能湊趣，趕緊透過馬褂與陳總長穿上，一面笑道：『真的，我也應該與魏太太道個喜兒，索興我們一塊兒過去，參加這個盛典，』魏三姑娘年齡尚幼，未脫孩氣，一派天真爛漫的神情，見陳七奶奶從中捧場，要一同前去，更覺格外的起勁，一手夾着紅氍，一手拉着陳總長便走，陳七奶奶也跟着過來，魏三姑娘把陳總長扯到魏太太的屋裏，一面鋪好紅氍，一面端把椅兒，強納魏太太坐好，立時對陳總長下一道緊急命令，嗑吧！這裏陳總長向着魏太太點頭便拜，恭恭敬敬，嗑了三個大頭，魏太太一面含笑喊着不敢當，一面儘管坐着不起來，端端正正的坐在椅子上，受了陳總長三個頭，陳總長在磕頭的時候，嘴裏彷彿還隱隱的喊了一聲媽！魏太太居然因為女兒的關係，受了特任官的三個大頭，真是她夢想不到的事，在陳總長自己想想，爲媳婦拜丈母娘，原不算什麼奇怪的事？但是堂堂的總長，呼老娼婦爲媽

，還要行民國所未有的跪拜禮，這不又是件大大的笑話嗎？其實魏三姑娘何嘗是與陳耀後真好，也不過看他有錢有勢力，暫時用那狐媚手段，騙他幾個錢用罷了，陳七奶奶的手段，更是老辣，陳總長給她三千塊的支票，當天便已取出，僅拿出五百塊來，交付魏太太，其餘兩千五百塊，完全納入自己的私囊，魏太太倒反大方，收到五百塊的時候，當時拿出二百塊來，賞發陳七奶奶的男女僕人，陳七奶奶一想，人家一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陪着萬分的小心，伺候了一夜，才得着五百塊的代價，我不過從中做了做引線，居然得了五百塊的五倍兩千五百塊，安能再忍心叫她打破五百塊的數目，一時良心發現，竭力的攔阻，算是陳七奶奶在自己的名下，拿出二十元來，替魏太太做了一個小小的面子，魏太太自是高興，陳七奶奶卻又款待了午飯，魏太太才告辭回家，將魏三姑娘放在陳七奶奶的家裏，臨走的時候，並託陳

七奶奶多多的照應，陳總長自與魏三姑娘有了關係以後，彷彿哥布布發現了新大陸一樣，視為不可多得的大好機會，安能釋手，所以整整的在陳家打了七天的連台，陳總長還打着說：這叫度蜜週，陳耀後在這度蜜週的時期內，自然是昏昏沉沉，辦上公事也就迷迷糊糊，與他一塊兒胡調的朋友，看出了破綻，嚴加盤詰，盤來盤去，陳總長覺得無法隱飾，才吞吞吐吐的說了出來，便公開了這座風流窟，以後的笑話越發的多了，後來，許總長左二爺馬貫村這一班人，陸續的加入，陳七奶奶的淫業越發興隆，其中的笑話，也越發的熱鬧了，據我所知道的，魏三姑娘正與陳總長打得火熱的時候，不隄防陳七奶奶受了金錢的驅使，又把魏三姑娘介紹與一個姓錢的，那個姓錢的與魏三姑娘僅是偷偷的往來，各方面都覺得很是秘密，陳總長那裏會知道？可是日子一久，那有不透風的籬笆，陳總長始而生疑，繼而偵察，居然

教他抓着縫子，揭開這個閻葫蘆蓋，當時鬧得天翻地覆，大有不得了之勢，幸虧陳七奶奶用那三寸不爛之舌，把陳總長說動了心，魏三姑娘更拿出女子唯一技能的服淚，把陳總長哄軟了心，這才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陳總長如同啞叭吃黃連苦在心裏，有苦說不出，但是這頂綠頭巾便端端正正的戴在頭上了，這不更是笑話嗎？許總長跨進了陳七奶奶的大門以後，便與小林成了對象，好在乎許總長本是蓬場作戲，絕不似陳總長那麼死心眼，肯在魏三姑娘的身上，大把花洋錢，陳七奶奶拋下這座脂粉陣，叫魏三姑娘做點零碎生意，所以才結識了一個姓錢的，一方面使陳總長鑽入圈套，與小林有了手脚，陳耀後與小林這種偷香行爲，第一要瞞着許總長，以免抓破朋友的面子，第二要做得嚴密，不讓魏三姑娘知道，其實總關鍵全在陳七奶奶一人的身上，這次魏三姑娘雖然與姓錢的有了把戲，陳耀後何嘗不知道？不過

故都芳草

顧到各方面的關係，認爲罅隙孔多，遂也拿出難得糊塗的態度來，把這件事糊塗過去了，陳七奶奶恐怕陳總長因此灰心，過門不入，那麼，豈不走失了一位大大的財神爺嗎？思索了好久，也沒有什麼好法子，祇好見機而作，一方面哄着，魏三姑娘攔住陳總長，防他跳槽，一方面趕緊在宣武門外椿樹橫胡同裏找着一處大宅子，房價三千元，因為陳總長曾經當面允許過担任房價，現在房子既然找着，自然是毫無疑義的，由陳總長担任付款，這兩種步驟，一是由魏三姑娘照計而行，陳總長禁不住愛人的軟磨，把姓錢的那一幕的活劇，一古腦兒忘掉，與魏三姑娘言歸於好，舊夢重溫，已是毫無問題，陳七奶奶乘着陳總長高興的時候，說明了房已看妥，也把三千元的房價，穩穩的要到手中，陳七奶奶一面布置新房，一面預備搬家，忙個不了，魏三姑娘的手段，本來不弱，又得知陳七奶奶幾次的領導，格外的有進步，自

己想着，若是長久在陳家浮住着，一來不成名堂，二來恐怕再起麻煩，不如趁早脫離了陳家，另外租一所房子，與陳總長安心過度，小家庭的生活，倒也很有樂趣，想到這裏，便抽空回家，與魏太太商量，得了同意，後來又秘密的向陳耀後商議了一陣，可巧陳耀後同時也有這種意思，自然是容易表決，所以一經提議，便算通過，就在陳七奶奶由韓家潭搬到椿樹橫胡同新房，這時間以內，魏三姑娘略施小計，便脫離了陳家，陳總長呢？也推說是出差，派人還了陳七奶奶酒席債，乘機離開了陳家，陳七奶奶家裏，同時走失了一個聚寶盆，又帶走了一位活財神，不能不算是一個巨大的損失，事已至此，亦屬無法，祇有徐圃補救，果然不久的日子，乃由西河沿地方邈來一個女角，這位女角的渾號叫楊二姑娘，姿色不減於魏三姑娘，年齡比較長些，手段也比較辣些，到了陳七奶奶的家中，正當人才缺乏的時候，又加以

故都芳草

魏三姑娘不辭而別，陳七奶奶已成驚弓之鳥，對於楊二姑娘自然是格外的優待，所以楊二姑娘來到陳家以後，彷彿成了一塊香餡餅似的，聽說許總長還給楊二姑娘做了一個媒，現在內閣裏有一位新從外洋回來的總長，大概也姓陳，一見楊二姑娘大為賞識，偷偷摸摸的也做了幾回手脚，但楊二姑娘不像魏三姑娘那樣老實，同時在大吉巷張紅寶家，周四奶奶家出張，可謂狡兔三窟，這時，楊二姑娘便在張紅寶家結識一位在地面上有勢力的客，名叫馬貫村，這馬貫村是位鐵門審判廳的長官，閒起來，很有威權，祇是兩手空空，仍未脫去窮光蛋的胎子，楊二姑娘的為人，純粹抱定金錢主義，對於這種窮光蛋的標客，那放在心上，不過面子上又不得不虛與委蛇，馬貫村何等乖覺，知道自己已沒有多少油水，那能得到美人的歡心？自然與楊二姑娘生疎起來了，聽說這幾天馬貫村正要抓楊二姑娘錯兒！恐怕早晚間就要爆發

，我總可以當時知道，再來報告你們吧？至於陳七奶奶家裏你們要去參觀的時候，我可以做一個嚮導，」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

馬芷庠
編輯
張恨水
審定
每冊定價八角

北平旅行指南

內容豐富搜羅際遺凡到
北平遊覽者均應手
各一冊總售處北
平前門外茶
兒胡同經
濟新
聞社

第七回

趙虎臣重溫舊夢
龔子元偷香成功

且說李雨人正說至此處，茶房進來道：「您還要什麼？快封火了。」趙虎臣道：「快要封火了嗎？什麼時候了？」李雨人一看自己的手表笑道：「我們聊着天，不理會，已經快十點了，真是的，我們也該散了，我是酒足菜飽，什麼也不要了。」趙虎臣又讓着龔子元鄭惠如王緝秋楊墨卿隨便要了湯麪，茶房轉身出去，趙虎臣龔子元又與李雨人約定明天晚五點在青雲閣玉樓春見面，再由李雨人領導着，前往陳七妮姐的家中觀光，約定以後，趙虎臣催着上了湯麪，會鈔離了天南地北樓，龔子元陪着鄭惠如小姐，仍回東城什麼胡同鄭小姐的家中，李雨人已經先行走出，鑽進八大胡同裏面去了，趙虎臣自然是沒有問題的扶着王緝秋小姐的玉臂回到東方飯店，重溫他們的舊夢，惟有楊翩翩小姐成了單調，無精打彩的在新世界場子

裏繞了一個灣兒，並未碰見熟人，心中不由生出一種孤單的感觸，精神不覺頹喪起來，慢慢鑽出新世界的大門，隨便抓一輛車拉回皇城根自己的家中，坐在車上，陡然想起明天下午三點，與龔子元在這新世界屋頂花園上還有一個約會，心裏默想着，龔子元如何的溫柔？如何的俊俏？明天見面後，不知怎樣的滿意，車夫在地下儘管如飛的跑着，楊墨卿坐在車上，腦子裏一幕一幕的如電影般映演着，想到高興處，不覺與高采烈，嘴裏又哼唧起趙那零落不全的二簧來了，彷彿不久的時間，拉到家門，楊墨卿付了車錢，進門來到臥房，略作休息，便也上牀尋她的好夢去了，這且慢表，那王緝秋小姐陪着趙虎臣回到東方飯店，茶坊一見，已經認得，趕緊與他們開了房門，沏進一壺茶來，便將房門帶好，退了出去，王緝秋在頭天的晚上，已經領略過趙虎臣的威風，知道他是一個急性的人，對於性的需要，是十分熱烈，

王叔秋爲力求工整起見，自然是投其所好，這一夜的經過，比頭天晚上的成績還要好，不但趙虎臣得意，王叔秋更得意，他倆在鴛鴦枕上便已約定，作爲一個長久的結合，可惜王叔秋家中，因有種種的顧忌，不便請趙虎臣前去，所以就在東方飯店裏包定一間密室，作爲長久會合之所，第二天的清晨，趙虎臣因爲司令部裏有事，將一切手續辦理完妥，又與王叔秋溫存了一會，便匆匆的走去，這夜，王叔秋因爲一夜的辛苦，精神上有休養的必要，見趙虎臣走了，便又安安靜靜的睡了一回好覺，香夢回頭，已是午後三時，起來整理整理，隨便用了一頓早餐，隨即高高興興的出了東方飯店，過馬路便是新世界，購票進門，東看看，西望望，都覺得沒有什麼興趣，便信步兒一層一層的來到了五層樓，一拐彎走到屋頂花園，當時舉目遠矚，全城在望，胸襟爲之一暢，正待往前走去，突然在西邊的洋灰欄杆上，發現兩個人

的後影，這後影是一男一女，均在青年，臉兒向外，爬在欄杆上，身挨着身兒，彷彿正在情話喁喁，親熱的樣兒，令人眼饞，王叔秋再向女的後影看時，活脫是她最好的女友楊櫻卿，心說：『這丫頭一個人跑到這兒，居然叫她吊上個漂亮的男子，可巧叫我碰見，真是活該，這種便宜不能叫她獨佔，噯呀，且住，這漂亮的男子又是誰呢？後影的樣兒很熟，彷彿在那兒見過似的？一時却想不起來，不管他，我且偷偷的繞到她倆的身後，聽她們講些什麼？』想至此處，便把脚步放輕，慢慢的向西邊走去，這時，這一對青年的男女，儘管爬在欄杆上滔滔不斷的說，一個說得高興，一個聽的出神，那裏理會到身後，還站着一個有意聽戲話的王叔秋呢？王叔秋來到臨近，再細一端詳那男子的後影，噯呀！原來是昨天晚上同在天南地北樓一棹吃飯密斯鄺的愛人龔子元，怎麼龔先生會與櫻卿結合起來了呢？真正怪事，噯！怪

故都芳草

不得他倆見面的時候，就那樣的親熱，那樣的互相照應呢？哦！原來如此，他們變把戲，會叫我無意中碰見了，真是活該，王淑秋因為好奇心所驅使，不由凝神站在他倆的身後竊聽起來，便聽魏子元說道：『也真怪事，我一見妳，覺得妳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可愛，尤其是妳的性情溫柔，更對我的脾味，自從與妳見面後，我的腦筋裏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叫我一時一刻的不能去掉，我很盼望妳接受我的愛，永遠接受我的愛，我愛了妹妹以後，再不去愛別人，』楊安卿笑道：『你說這話來騙誰？我才不相信呢？越是像你們油頭粉面的男子，越是會米湯，越是靠不住，你越說得天花亂墜，我越唬得提心吊膽，魏先生！你說我的話對不對？』魏子元聽了楊安卿這話，恐怕事情弄糟，急得脖子發紅，用手作勢，提高了喉嚨，發急道：『妹妹！妳說這話是對的，但是我的爲人，與普通男子不能相提並論，妹妹將才所

說的是普通男子的一種通病，可以說是對症下藥，罵得痛快淋漓，我呢？是專於情的，愛人愛到底，既不是見一個愛一個，決不能愛一個拐一個，妹妹！請妳儘管放心，』楊安卿笑道：『你說這話呢？我也相信，不過我倆隨便交朋友，彼此解解寂寞，我那有不願意的呢？但是你將才所說永久的愛，我總怕你是一時的高興，隨便說出來一種不負責任的話，我那裏敢希望？即或你是出於肺腑的真話，你現在的環境我還不知道嗎？密斯鄭愛你程度恐怕比你愛她還要深刻些，那麼，她能容你再愛別人嗎？這是事實上所不可能的，再說，我與你的認識，是在密斯鄭的家中，你又是密斯鄭的唯一愛人，你縱然有愛我的心，我也不能明目張胆的愛你，還能談到什麼永久的愛嗎？』魏子元急得擺手道：『妹妹！妳的心真細，細的沒有縫兒可鑽，不能不叫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是我與鄭惠如的結合，其中的經過，都是知其不一

知其二，妳呢？才與她見過兩三面，日子太淺，自然不能知道，那也難怪妳？等我慢慢的告訴妳，妳聽了，就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妳便能原諒我了，」龔子元說至此處，由坎肩口袋裏，掏出一個化學製的綠色烟盒來，拿出兩支香烟，遞給楊雲卿一支，自己啣了一支，用火柴燃着，又笑着繼續說道：「我老實對妳說，我與鄭惠如的結合，也並沒有很久的時間，不過，她的遭際很不幸，我看她很可憐，所以與她不斷的往來，也只能說是可憐她，談不到什麼愛情，況且，她那種孤僻的性情，我安能跟他長久的打交代，但，我在妹妹跟前要鄭重的聲明一句，我不是一個普通男子，我不是一個沒良心的男子，自此以後，我與妹妹訂交，妹妹便是我心中第一個愛人，我倆的愛情，自然可以永久不變，海可枯石可爛，我倆的心，永遠是整個的，我與鄭惠如的關係呢？將才我已說明了，我與她往來，是為可憐她，那末

，我倆有了關係後，我對於她，仍然是不變我原來的宗旨，在我的可能範圍裏，儘量的幫助她，並還可以隨時的看她去，叫她精神上物質上均不感覺到絲毫的打擊，那就是我對得住她的地方，也便是我個人表示着，不是一個沒良心的男子，妹妹！妳覺得我這話怎麼樣？」楊雲卿用右手由嘴裏取下那支香烟，手指攥了攥烟灰，微笑道：「你的表示很好，我自然是樂意的接受，不過我要問你一句話，請你要不加思索，趕快的答覆我，可以嗎？」龔子元點了點頭，楊雲卿繼續說道：「你與我見面兩三次，就這樣的愛我，我總有點奇怪，你到底是我什麼呢？我的個性，究竟怎樣？你還未必認清，我的學問，究竟怎樣？你也未必曉得，至於我的容貌，祇能說到端正，不能說到好看，龔先生你愛我到底是那一點呢？」龔子元用身子往前靠了一靠，笑道：「妹妹！妳的心真細，我愛妳的起始，固然由於妳容貌的介紹，後

衆看到我活潑的動作，流利的言語，無一處不合我心理，尤其是妹妹能唱二簧，可稱志同道合，所以我很誠懇的向妹妹求愛，是永久的愛，不是一時的衝動，妹妹！請妳放心，請妳放心接受我的愛，」龍子元說至此處，臉上露出一種很尷尬的神氣來，楊雲卿笑着哦了一聲，說道：「照你這麼一說，我倒成了你心目中的標準美人了，祇是還有最要緊的一層，你愛我既是永久的愛，我倆自然是終身不能離開的，那麼，我倆到底是什麼名堂呢？我已是躉婚的人，怎麼辦都可以，但不知龍先生家裏有太太沒有？如果是有太太，自然一切都有問題了，如果龍先生還沒有太太，自然是比較容易商量。」龍子元略一沉吟，答道：「太太麼？倒是娶過，不過娶到我家，沒有幾年便已故去，我呢？現在還是孤家寡人，並且連個小孩都沒有，妹妹如有意與我結合，不是很合乎條件嗎？」龍子元說至此處，用眼看着楊雲卿，

彷彿在盼望楊雲卿的答覆，其實龍子元說的全是一篇鬼話，事實上絕對不能與楊雲卿長期的愛，結婚一層更談不到，楊雲卿也無意與龍子元做永久的往來，聽了龍子元說完，已經判定全是鬼話，不便說破，因為自己的宗旨，與龍子元的鬼話，也不差什麼，便將計就計的說道：「龍先生！你既有這樣堅決的意思，真是再好沒有了，我倆的友誼，自然越交越厚，今天晚上，我做一個小東道，與龍先生聚一聚，……」王叔秋在他倆身後聽了個真切，歸至此處，心說不好，快作結束了，不給一棒，等待何時？王叔秋往前走上一步，站在楊雲卿身後，故意輕輕的嗽了一聲，楊雲卿猛一回頭，看是王叔秋，不覺吓了一跳，趕緊返過身來，笑道：「妳什麼時候來的？妳一個人來的嗎？趙先生沒有一塊兒來嗎？」王叔秋笑道：「我將來，一個人來的，」這時，龍子元也回過身來，與王叔秋打招呼，楊雲卿心想不好，我

與魏子元將才的一席話，恐怕全叫魏秋騰去了，魏秋與惠如走的很近，難免要春光外洩，這還了得！當時臉上現出很不自然的神色來，魏子元也想到此處，心裏更是不安，到底男子經驗多，用強制的功夫竭力鎮靜的說道：『密斯王！一個人來的好極了，我們找一個地方談談好吧？』王魏秋心想，他們兩人正在緊要關頭，不必從中討厭，遂說道：『我還有一個約會，改天再談吧？』說着彎了彎腰，作出要走的樣子，又在楊灑卿耳邊低聲說道：『妳有功夫，一半天到我家裏去一趟，有話跟妳說。』楊灑卿點頭應允，王魏秋遂點了點頭，又向他兩人笑了笑，返身而去，楊灑卿已料定將才的話，全被王魏秋偷聽去了，將來宣揚出去，怎麼見人？不覺爲起難來，魏子元看她不高興的樣子，明白她是爲了將才的事，好個乖覺的魏子元，笑向楊灑卿說道：『密斯王走了，我們也到樓下繞繞，找個地方休息休息，』那時最方

便的莫過於東方飯店，他倆那天的歸宿，也就是在東方飯店了，魏子元在楊灑卿身上很用了一些工夫，只哄得楊灑卿二十四分的滿意，直到下午六點，才見他倆由東方飯店走了出來，楊灑卿坐車到李鐵拐斜街潤身女浴所洗了個澡，並在澡堂裏，休息了很長的時間，覺得精神上還是懶洋洋的，並深悔今天不應該與魏子元做這件事，無論怎麼嚴密，鄭惠如那能不知道？如果知道了以後，那麼，我還有什麼臉面見她？真是越想越煩，又進一步的想：『魏子元這東西，油頭粉面，甜言蜜語，與我所說一切一切的話，恐怕都是一種米湯？那麼這種人，更不應該與他接近了，與其將來有麻煩，不如早點與他斷絕往來，倒是一個好辦法，又一想，如果回到皇城根家中，難免魏子元不去搗亂，不如且到王魏秋那裏住幾天，躲一躲，想至此處，不由一陣煩悶，湧上心來，便在浴榻上迷糊着睡了一覺，醒來後，付了澡費，遂坐車先

到家中交代看門的老王，如果有姓魏的來找，就說是上天津去了，便又坐着原車往王叔秋的家，暫且慢表，那李雨人因為玉壺春茶樓下午三點鐘的約會，按着時候，來到青雲閣的三層樓上，搬進玉壺春的藍布門帘，茶房小劉認得是熟茶座李五爺，趕緊招呼了一聲五爺！李雨人脫了馬褂，交與小劉掛好，小劉打來手巾，湖上一盞碗龍井茶，李雨人往躺椅上一躺，掏出香烟隨便吸着，報販送上幾張大報，什麼亞細亞日報國民公報國華報等等，李雨人知道趙鴻未到，在這無聊等人的時候，也就隨便拿過一張亞細亞日報，躺在那裏看，覺得報上所載的一切國家大事，無非是些上等官僚的起居注，無聊已極，叫過報販來，拿了一份正宗愛國報的小報來，注意各戲館子的戲單，要算是文明茶園的角色最齊全，什麼齣振庭劉鴻昇魏雲甫金秀山趙仙舫等等，都登的是出號大字，齣振庭的金錢豹，劉鴻昇金秀山的碓碑，魏雲

甫的沙橋餞別，趙仙舫的連升三級，真是好戲，李雨人一看手表，已是四點，心說三點的約會，四點還不來，糟糕，要不是等他們，我到文明聽戲去了，正想時，門帘處一亮，鑽進一個人來，正是趙虎臣，李雨人叫了一聲虎臣！趙虎臣笑着走了過來，老李！你來了一會兒嗎？子元這傢伙還沒來，哼！不定又跑到那兒賭闖去了？說着脫了外衣，也就躺下，小劉送上一碗香片茶來，趙虎臣斟了一杯，呷了一口，笑着向李雨人輕輕的說道：「老李，我告訴你一件新聞，將才我上樓的時候，在二層樓的欄杆旁邊，發現了一個時髦的女子，彷彿對我很注意的樣子，等我走到樓梯的地方，那女子突然由欄杆旁邊走了過來，向我一笑，我當時沉不住氣，略一遲疑，她又向我一笑，她便上了樓梯，來到三層樓上，我也跟蹤而上，便見她鑽進雅座裏去了，進雅座的時候，並回過頭來，又向我笑了笑，老李！你看這女子是個什麼

「難道？這兒你是常來的，知道這女子是幹麻的？」說着，又向李雨人笑了一陣，並注視着李雨人的臉，狼懇切的盼望李雨人給一個滿意的答復，李雨人聽至此處，已經是笑不可仰，笑道：「你真是老趕，這種人你都不知道，這女子不是面兒團團的，粉搽的白白的，穿的很樸素，並且還穿着一條裙子，彷彿像個女學生的樣子，長的不十分好，却也不十分討厭，你看見的是不是這人？」趙虎臣拍掌笑道：「是的是的，老李！你認識他嗎？」李雨人笑道：「我豈止認識她，並且很知道她的歷史，在青雲閣常喝茶的人，那個不認識她？我說你是老趕，你果然是一個地道的老趕，你不會跟她進了雅座，總還算是你的便宜，你要知道她的歷史嗎？乘着龔先生還沒有來的時候，我來慢慢的告訴你，」趙虎臣道：「說了我一陣老趕，我倒要聽聽，我怎麼會成了老趕呢？」李雨人笑道：「將才對你笑的那個女子，正是看上你

了，不是看上了你這鍋底似的臉，是看上了你的袁頭，你祇要稍一答應，你的袁頭自然會飛到她腰裏去的，你不信的時候，不妨姑且追到雅座裏試試，這傢伙在青雲閣做生意，已經好久了，她自己固然可以賣，她並且可以給你介紹很體面的女朋友，很痛快的跟你說，她是一個女繡手，你肯花錢，就能使你滿意，你要有意時候，不妨去雅座裏與她商量商量，將才她向你笑了笑，引你上了樓，鑽進了雅座，正是釣你上鈎，偏是你不知趣，不跟她進去，那麼再有一會兒工夫，只怕她就要出來，這個好機會，你不要錯過，但是你要認作她是什麼女學生？你便錯了，你便是老趕了，」趙虎臣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但是我何嘗拿她當做女學生呢？我見她那種舉動，也彷彿是一隻雞，不過人家是個女孩子，在沒有認識清楚以前，斷不能說她果真是個不規矩的人，老李！照你這樣說法，她的名字與她的住處，你一定是

故都芳草

知道的了，何妨公開出來，叫我明白明白，何苦教我悶在葫蘆裏呢？」李雨人笑道：「我說你是老趕，你越說老趕的話，叫我聽着混身難受，她的名字與住處，其實我全知道，不過暫時還要守一點秘密，你要去的時候，立刻到雅座裏走一趟，當時便能得着她的確實門徑，又何必我來替她介紹呢？你果真要去嗎？我叫過小劉來，他到雅座裏向那女子知會一聲，你再前去，自然成功，但不知你的意下如何？」趙虎臣點頭道：「可以可以，你不說我是老趕嗎？我偏做一回老趕你看看，好，你叫小劉去一趟，我們是時間的關係，急不如快，」李雨人笑着叫了聲小劉，那茶房小劉，果然笑嘻嘻的提着開壺走了過來，將蓋碗湖滿，李雨人在小劉的耳邊輕輕的說了幾句，小劉笑着應了，向趙虎臣看了一眼，笑着離了茶廳，走向第二號雅座而去，大約有一盞茶的工夫，小劉已經笑嘻嘻的走了回來，笑向李雨人道：「五爺！程

小姐請您兩位到那屋坐，」說着又提着水壺走了，李雨人笑着，拍了趙虎臣一下道：「得了，你去吧，沒錯，」依着趙虎臣要強拉着李雨人一塊去，李雨人推說等龍子元，趙虎臣祇得站起身來，單槍匹馬而去，趙虎臣來到二號雅座門口，還怕錯了，臨時加了一分的小心，隔着窗紗向裏望了望，見那個女學生打扮的假小姐已經站了起來，趙虎臣一看果然是她，不由得胆子壯了起來，一掀門窗，鑽了進去，向着那小姐一點頭，那小姐倒是很大方的走近兩步，伸出手腕來，笑着與趙虎臣拉了一拉手，趙虎臣乍近玉膚，受寵若驚；當時喜的不知怎樣才好，彷彿精神上受了重大振奮，覺得有點張皇失措，還是那小姐說了聲：「您請坐，」趙虎臣才鎮定着應了一聲，挨到桌邊，拖過一把椅子來，坐了下去，那小姐親手斟了一杯茶，笑着送到趙虎臣的面前，「請用茶，」隨着又遞過一支香烟來，趙虎臣本來是不吃烟捲的人，

不知不覺的接了過來，但是趙虎臣將烟捲才接到手裏，一想自己並不會吸，隨手又放到桌上，笑道：『不客氣，我不會抽，真是的，我還沒有請教這位小姐的芳名，』那小姐一面笑道：『豈敢。』一面由自己面前的小皮包裹，取出一張小名片來，下角印有彩花一朵，中間有石印的程玉華三個小字，笑容滿面的用雙手遞到趙虎臣的面前，說道：『多照應，先生！您貴姓？』趙虎臣起身接了程小姐的名片，笑道：『豈敢豈敢，我叫趙虎臣，我是個武人，說話有什麼到不到的，程小姐妳可要原諒，我今天與程小姐一見，覺得妳也是很痛快的人，我心裏很是高興，請問程小姐，尊寓在什麼地方？家裏還有什麼人？』程玉華用粉紅綢巾捂着嘴，笑道：『我的家在粉房琉璃街裏的一個死胡同裏，門牌九一四號，我家裏人口很簡單，就是一個老母，因為人口很少，所以也沒用人，僅僅的住了四五間房子，我母親住在

一個單間裏，我呢？住了三間北房，因為我在家的時候很少，所以家裏倒是很清靜的，趙先生還是工夫，隨時可以請到那邊坐，就是地方太僻，對不起的很。』說着又笑了，趙虎臣當時覺得程小姐這個人的言語動作，無一不由和靈中變化出來的，認為處處可愛，這時，程玉華又柔聲的問道：『趙先生！恭喜在那兒？』趙虎臣道：『咱在張大帥那裏做事，一天到晚，竟給一些大兵打交代，真是悶得慌，只要過了我的辦公鐘點，我便想跑出來活動活動腦筋，我看程小姐倒是很看得起我，我打算高攀一下，與程小姐交朋友，不知道程小姐能不能答應我？』程玉華笑道：『趙先生說話真客氣，您如不嫌我的地方僻，現在就可以一塊去，怎麼樣？』趙虎臣笑道：『好！不行，我現在還有一個約會，其實這個地方，你也許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陳七奶媽那兒。』程玉華當時哦了一聲，一會兒又故作疑問道：『陳七奶

辦？是做什麼的？我可不知道呀？」趙虎臣由身上掏出兩塊錢來放在棹上，笑道：「我要先走一步，明天有工夫，再去拜訪，我把茶錢付了吧？」程小姐妳再多坐一會兒。」說着，站起身來，向程玉華點了點頭，做出要走的樣子，程玉華笑道：「趙先生叫慫破費，謝謝，那麼明天一準去，什麼時候去？我在家裏等，」趙虎臣笑道：「一準一準，明天還是這個時候吧，」一轉身，便出了雅座，趙虎臣回到茶廳的時候，一回頭，便看見程玉華也離了二號雅座，匆匆的下樓去了，這時，已有五點多鐘，魏子元已經由東方飯店乘車趕到了青雲閣，趙虎臣一掀茶廳的藍布門帘，便見魏子元躺在將才自己的位子上，嘴裏嚼着雪茄烟，腿兒搖着，滿臉露出很得意的樣兒微笑着，趙虎臣向前緊走了兩步，用手一拍魏子元的肩膀笑道：「你這個寶貝，怎麼這時候才來？叫我們好等，」魏子元也笑道：「我來得晚一步，正是成

全你的好事，你正應該感激我，我呢？因為行裏有點事，所以就誤了一點，想不到老趙又遇着了一樁俏事，真是走桃花運，老趙！你可不要獨樂，將才你在二號雅座裏，與那戴藍眼鏡的女子，啾啾咕咕，商量些什麼？看你們那鬼鬼祟祟的樣兒，還有什麼好事？我來的時候，正起二號雅座門口過，無意中由紗窗往裏一看，正是你拉着那個女子的手兒，透出很親密的神氣，我不忍衝破你們的好事，老趙！我問你，到底你們倆商量些什麼？能不能說給我聽聽？」趙虎臣以為程玉華是個真正的良家女子，對自己是獨加青睞，實在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所以將才與程玉華所訂的約會，不願公開出來，叫他們知道，便瞞了個結實，笑道：「那女子叫程玉華，我看她也沒有什麼意思，我並沒有與她多談，連她住在什麼地方？我都沒有問，我替她把茶錢付了，我便托故跑了出來，那裏還與她有什麼商量的事？老魏！你的心眼

眞多，」聶子元還要往下問，李雨人偷着使了個眼色，聶子元便不再問，笑向李雨人道：「李先生！陳七奶媽那裏，我們現在可以去了吧？」李雨人道：「現在已經快六點了，沒有多大工夫，便趕上吃飯的時間，不如我們先找個小館子，吃點什麼再去，倒可以多坐一會兒，」趙虎臣道：「好好！你們說地方，我請，」李雨人笑道：「昨晚天南地北樓你做的東，今天這個小館子，有限的幾個錢，讓我檢個便宜做一回東道，聶先生！你也不要客氣，下次你再請，待一會，我們三個人就到陝西巷恩成居去吃，他那裏的拿手菜，什麼馬鞍膳，滑油魚，糟炒蝦仁，又燒肉，都很好，菜的價碼還都不貴，就是地方太小，不容易有座，去晚了，還得等，我們少坐一會就可以去了，」李雨人一壁說着，聶子元一壁喊贊成，當時叫過小劉來，會了茶資，三人一同走出了玉壺春茶樓，趙虎臣走在最後，在樓梯的拐角處，便見小劉

笑嘻嘻的遞與趙虎臣一個粉色的洋信封，李雨人的眼最快，當時已經看見，故做不知，與聶子元有一句無一句的閒談着，下樓梯而去，趙虎臣由小劉手裏接過這封信，見封面上用鉛筆寫着「呈趙君，」下署「程上，」趙虎臣心中不由一喜，想不到這樣的一個如花似玉女士，跟我這老粗兒一見如故，幾生修到，能與我寫親筆信，尤其是不容易的事情，真是我老趙走桃花運，人在中年走桃花，一定升官把財發，一面將這封信趕緊掖在懷裏，一面追上李雨人，說：「你們怎麼走的這樣快？我碰見一個朋友，略微敷衍了兩句話，你們就走得這麼遠了，」李雨人笑了笑，一同出了青雲閣的前門，由觀音寺街向西，安步當車的走去，自己的自用車跟在後面，那消一刻，一拐灣已經進了陝西巷，沒有多少步，便已走進恩成居，那管賬的胖王，一見是熟飯座，趕緊站起來，笑着叫了聲：「李五爺：您三位，」一面喊「看座

，李雨人笑道：『王掌櫃買賣發財，』當隨着夥計進了一個雅座，趙虎臣一到雅座，便喊了聲『好像伏，』原來這間雅座靠牆擺着一張紅漆方桌，三個紅漆方櫈，僅僅乎能坐三個人，卻是站起來，都沒有轉身的地方，趙虎臣這樣的彪形大漢，一伸手都能摸着紙糊的棚頂，李雨人笑道：『虎臣你這大塊兒一進來，這屋裏更顯着小了，今天還算是我們來得早，不然這間寶貝的小屋子，早叫別的飯座捷足先登了。』龔子元笑着湊趣道：『李先生真能替這小館宣傳，現在聽你一說，我的腦筋裏對於恩成居已經有很好的印象了。』趙虎臣笑道：『子元你不曉得，老李在這恩成居有股子嗎？要不怎麼肯這樣給吹牛呢，可是老李的宣傳門道，我是久已崇拜的了不得，有朝一日，我能得到一個獨當一面的官兒，一定請他當我的參謀長，並兼辦宣傳事宜。』李雨人笑道：『那時你做了大帥，肯這樣提拔我，我先謝委，到那時候

，不要公事一忙，把我忘了。』說着三人一陣狂笑。李雨人是恩成居的老主顧，這裏的拿手菜，是知道的，遂由李雨人隨便要了幾樣，並要了兩斤花雕，少時酒菜俱上，趙虎臣龔子元對於菜的味道，極口稱讚，這時幾個雅座裏，同外面散座裏，已經坐滿了人，胖王在前面週旋着後來的飯座，有坐在賬房裏的，有站在地下的，都在等吃飯的缺，李雨人一伸手掀開那個白布半截單片的門帘，叫趙虎臣龔子元向外看，趙虎臣道：『怎麼買賣這樣好，這些吃飯的人都是賤的，難道別的地方就不賣飯嗎？總是往一塊湊熱鬧，我就不相信，在別處買不出飯來，中國人的脾氣，就是最能起鬧，有的時候固然可以把事鬧好了，要打算壞事，要打算毀人，也是這一鬧，你說可怕不可怕？』龔子元笑道：『北京的小館兒最能發財，韓家潭的七家飯店，僅有七個座兒，不論什麼時候，總是沒有空地方，那裏是專有一般南邊老爺們去

故都芳草

照願，再看李鐵拐斜街的三元店，櫻桃斜街的穆家寨，那一處不是賣滿座，在平常日子還好一點，要赶上禮拜，簡直的我小館兒吃去，能發生問題，小館兒爲什麼能發財？我想不外兩種原因，第一是價碼便宜，第二是味道合口，那麼，你傳給他，鬆轉不已的傳了出來，遂轟動一時，你來嘗嘗，我來試試，座兒越擠，買賣越多，按迷信說，也不外乎運氣，煤市街的致美齋，最初是個餓餓攤兒，石頭胡同的頤鄉齋，僅有二三百元的資本，現在都弄了有幾萬的家當了，別看醉瓊林天和玉醒春居的排場大，真能敵人，其實真正的寬大頭，才受他敵，這種社會裏，除了八百羅漢的國會新貴人以外，那有許多寬大頭，所以那些大館子的門前，盡管轟轟烈烈熱鬧非常，實際上並沒有小館兒能賺錢，有時候，或者還要拉虧空，誰難受誰心裏明白，我常說，能湊幾個錢，找一個手藝好的廚子，開個小館兒，十拿九穩的可以發財，我

們看這思成居的發財，便是一個榜樣，」三人且說且飲，直至七時，方盡興離了思成居，各坐了自己的包車，由李兩人的車夫引路，拖向椿樹頭條橫胡同陳七奶家中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贈送 故都芳草中集預約券

故都芳草中集正在編印中內容較上集尤爲完備並附有外間希有之照片多幅准於本年底出書定價大洋五角凡購上集者均贈中集優待券一紙即夾於書內（如無此券請向原購書處索要）以此券直接到本報出版部購書者僅收大洋貳角外埠函購另加郵票三分即日起限於十月底截止
真報出版部啓

第八回 程玉華釣客妙手
趙虎臣請君入甕

話說這時的陳七奶奶，正在極盛時代，在政界中第一流人物，什麼這個總長，那個廳長，有許多是陳七奶奶的捧場客人，陳七奶奶手眼很大，一方面攏住這些闊綽的客人，一方面更去聯絡地面上的一些土痞地棍，又當陳七奶奶新搬的這所大宅子，門口有看門的，院裏有打雜的，出門有自己拴的大鞍車，並用了一個車把式，屋裏使喚的有上前的女僕，打粗的老媽子，廚房用了能做整棹酒席的大師傅，照這樣的排場看將起來，陳七奶奶的家裏是何等的風光，便是門前倒懸着的那盞大電燈，也足以顯出她的威風來，闊綽客人，既是源源而來，上等姑娘，自然薈萃一堂，這時陳七奶奶家中，走了一個魏三姑娘，又補上了一個楊二姑娘，另外還有什麼林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五姑娘，趙太太，方太太，連自己的兒媳婦陳少奶奶

，也是一個好角色，對於陳七奶奶家中的淫業，可以拿一副舊對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來形容，是很恰當的，這時的陳七奶奶腦滿腸肥，高視闊步，那家中養的男女下人，見自己的主人，能有這樣的勢力，便也狐架虎威起來了，門上的僕人，固然是吆五喝六，接電話的小使，也是趾高氣揚，已經忘了自己的身分，並忘了自己的主人陳七奶奶是個私娼班頭，野鷄司令，以為陳家是個真正大宅門，在各方面有非常的勢力，所以把得罪人視為平常，那放在心上，日子一長，便在電話裏得罪了司法界一個小要人馬貫村，掀起驚天的波浪來，不但陳七奶奶因此坐班房，弄得傾家蕩產，就此收束了這座淫窟，便是堂堂的現任第一等官僚，也有幾位跟着吃官司，為民國成立後政界第一件風流案，陳七奶奶做了這政界風流案的中堅人物，將來有好事者編為稗官野史，陳七奶奶可以名垂不朽，也算不幸中

的大幸，一個以金錢爲目的以肉體換金錢的野鴉司令，何曾想到有這一步，有這種意外的榮耀？這是後話，暫且慢表，且說李雨人攜子元趙虎臣那天晚間乘車到了陳七奶媽的門前，簾前的電燈，透出晶然的白光，車鈴一響，看門的小李，已經站在門洞裏，看見前面走的是熟客人李雨人，後面跟着兩個面生的客人，當時笑容可掬的叫了一聲『五爺！』李雨人微點其首，昂然而進，那小李又大喊了一聲：『請！』意思是叫裏面知道來了客人，也便是陳七奶家中來嫖客的一種信號，趙虎臣猛聽見一個請字，嚇了一跳，一吐舌頭，說：『好像伙！怎麼這種地方，居然有這種排場，明目張胆的幹起來，媽的，不簡直成了窩子了嗎？』趙虎臣嗓子越來越大，龔子元趕緊一拉他的衣服，又使了個眼色，趙虎臣才停住口，走到院心，已經有一個小老媽，笑着讓進了西屋的裏間，說：『五爺跟兩位老爺先請坐，五奶奶一會兒

就來』隨說隨笑着走了，李雨人一壁笑應着，一壁對趙虎臣道：『老趙！你看這個小老媽怎麼樣？』趙虎臣笑道：『看她年紀很輕，長的模樣也還好，腳底下兩隻小金蓮，又尖又小又端正，到有幾分動人的地方，在老媽這頭，總算是第一流人才了，』李雨人笑道：『老趙你批評的還算不錯，她姓宋，來的客人，都喜歡與她鬧，都叫她小宋媽，這小宋媽是很有趣的，她的修飾越好，人緣越好，差不多屋子裏的細活，什麼鋪床疊被等等的東西，都是她來做，有時客人高興的時候，拉過她的手來，在她身上撫摸兩下，她也是嘻嘻的笑，從不會急臉，所以客人也都喜歡同她鬧，據我看，這小宋媽，倒是陳七奶家裏的一朵交際之花呢？』正說着，小宋媽已經送茶進來，大家便打斷了話頭，小宋媽嘻嘻的笑道：『五爺又在這兒講究我什麼呢？我已經擺見了，』李雨人笑道：『我這兒止誇誇有人緣呢？有人緣不好嗎？』

？」隨說着，便將小宋媽一隻小手拉了過去，笑問道：「真個的，妳今年有二十沒有？」小宋媽就勢放下茶壺，奔到李雨人懷裏，笑着吻了一聲道：「我們當家的全二十了，我還比他大着兩歲呢？這輩子可沒有二十了，」李雨人還要打算作進一步的探索，小宋媽笑道：「五爺！當着兩位老爺，生辣椒的別鬧，別看叫人家笑話，等我把茶給斟上，一會兒五奶奶就來了，看見沒倒上茶，又說我，」小宋媽說至此處，略一使勁，便將身子站了起來，整了整衣衫，一手摸着她散亂的頭髮，一手便去執壺倒茶，益覺嬌艷動人，顰子元一面由小宋媽手裏接過了茶，一面笑向李雨人道：「宋媽的名詞上加一個小字，真乃名實相符，其美美在真實，不施脂粉，不穿綢緞，而能美，確是一種天然美，看她雖然出嫁，因為不常與她當家的在一處厮混，彷彿還沒有失去處女美，」小宋媽抿嘴笑道：「這位老爺更會鬧，嘴裏也不是說些什麼？」趙虎臣

張着大嘴，正待發言，便見房門一響，吻了一聲，有一個花枝招展的中年婦人鑽了進來，小宋媽本在背着臉說話，猛一回頭，笑道：「五奶奶！您快來吧？他們幾位老爺都快等急了，」陳五奶奶笑道：「是呀？你到北屋裏倒倒茶去，」小宋媽便一扭嬌軀笑着走了，陳五奶奶笑道：「看小宋媽的神氣，八成兒又是五爺給人家鬧了吧？」李雨人道：「沒有的事！」當用手指着趙虎臣顰子元與陳七奶奶一一介紹了，並請她給介紹兩個姑娘，陳七奶奶自然是滿口允許，假裝用手扶着頭皮想了想，笑道：「把小林介紹給趙大人，好吧？」李雨人笑道：「好極了，虧你想，一個是仕女班頭，一個是陣前猛將，配在一起，稱得起旗鼓相當，自古才子配佳人，良將自必也要對手，真虧你想，想得真妙，高才高才，那麼，我這位朋友的對象，你想着了沒有？」陳七奶奶笑道：「這位喜歡戴數小點的，倒有一個很相當的，」顰子

王道：「我最喜歡是女子別過二十歲，可以飽看它的一派天真爛漫的神氣，得，就請五姑娘給我介紹這個很相當的吧？」陳七奶奶笑道：「有一個五姑娘，前一個月才出手，不但歲數小，並且模樣兒長的還真好，穿上幾件時興的衣服，更抬舉的好看，不過就有一樣，美中不足，這五姑娘今年才十五，還是一個清倌，將來劉先生招呼久了，要是愛她，可以給他成了人，不過現在呢？就是清倌伺候您吧？劉大人！您的意思怎麼樣？」劉子元笑道：「清倌更好，我們在外邊玩的人，什麼清倌紅倌，可以說是無所謂，可巧今天晚上我還有事，必須回家，就是紅倌，也沒法還願，所以這清倌更好，這倒巧極了，」陳七奶奶一伸手在床的橫欄上，掛着一個電鈴，用手一按，少時，便進來一個小使，陳七奶奶吩咐用車到草廠九條李家，接五姑娘去，快去快回，那小使答應了一聲便走了，一會兒，小采媽送來一份烟具，擺在

鐵床的中間，陳七奶奶笑向趙龍道：「趙大人劉大人躺下解個悶吧！我去叫小林去，」說着走向北屋而去，這裏李雨人是不會大煙，趙虎臣最愛大煙，越愛同女人睡，越是愛抽，記得王叔秋第一次在東方飯店遇着趙虎臣抽大煙以後的兇猛，已經是在心裏，趙虎臣知道大煙是好東西，不但能延年益壽，而且更能助長精神，增加愛情，今天晚上既然得了美人，自然要好好的消受，所以一眼看見了烟傢伙，已經是喜不自勝，一迭連聲的與劉子元道勞駕，請他給燒幾口，劉子元在玩笑場中最能湊趣，當時便躺了下去，燒起烟來，劉子元是一氣兒的燒，趙虎臣是拚命的抽，小林來了，略微招呼了一下，便在床沿上坐了下去，也與趙虎臣燒了幾口，劉子元也隨便吸了兩筒，替劉子元叫的李五姑娘也來了，陳七奶奶又過來週旋了一陣，便把李雨人拉了進去，這也是陳七奶奶的一種手腕，趙虎臣劉子元既是李雨人介紹來的

朋友，當然知道他們今天晚上的目的，所以拉他進去，可以詳細的問問，到底住不住？開多少錢？可以不可以下斧子？在外面說話不方便，拉到裏面自己的屋裏，便可以詳細問來，趙虎臣的大烟，抽的够了程度，精神也不覺增長起來，躺在床上拉過小林的手，攀談起來，那邊鬪子元也推開烟燈，與季五姑娘間長間短的说個不了，這男女四人越說越密切，慢慢的都有點放蕩起來。好一會，季雨人一腳闖了進來，小林與五姑娘都嚇了一跳，忙的整理衣衫站了起來，趙虎臣鬪子元都是滿不在乎，仍在一味的胡纏，趙虎臣道：『老李！這麼半天的工夫沒見你，你跑到那兒搗鬼去了？』季雨人笑道：『我到上房隨便說兩句話，並附帶與你辦一件交涉。』小林本是個慣家，聽季雨人一說，心中便已明白，當時一溜烟似的溜出了西屋，季五姑娘便也搭訕着跟了出去，季雨人這才坐下說道：『麗先生科的姑娘，是一個滑稽，

臨走的時候，扔下五塊錢，作爲開盤子，即可了事，不成問題，就是老趙你！怎麼樣？對於這林姑娘中意不中意？不中意呢？同樣開五塊盤子錢，走路，沒有話說，如果你還有別的野心，不妨告訴我，我來替你辦，多少可以得點便宜，』趙虎臣笑着坐了起來，說道：『我老趙的脾氣，你是我的老朋友，還不知道嗎？最講痛快，賭錢喜歡牌九，因爲吃狗肉，輸贏痛快，嫖呢？最重實際，不喜歡那裝模做樣打茶圍，在嫖的道兒裏，我見着的女子，若有幾分姿色的，決不能空放過去，』季雨人忙問道：『你的這種猴急的脾氣，我是知道的，那麼，你對於這林姑娘姿色到底看中了沒有？你中了意，自然一切都好辦，萬一你不中意，我從中撮合，不是費力不討好嗎？』趙虎臣笑道：『你又來了，別的姑娘猶可有此一說，這林姑娘長的跟天仙一般，我這方面還能有問題？真是，你有點小心過火，』季雨人做出很不謂然的樣

子，說道：『你這話，我不能接受，林姑娘的模樣好與不好，要從你嘴裏講，因為你是直接嫖趙的人，經你鑑定，方能算數，再說情人眼裏才能出西施，在你未正式鑑定以前，我們做朋友的，不能妄加一詞，好了，你既認爲林姑娘滿意，並且狼滿意，當然是住下不成問題了，稍等一會，如果林姑娘今天有工夫，陳七嫖會來與我們送信的，』果然不久的工夫，陳七奶奶已經是笑容滿面的走了進來，問道：『這回送來的土，不大好，煮出來的烟，也不大是味，兩位大人對付着抽吧？』龔子元趙虎臣忙道：『很好很好，不要客氣，』陳七奶奶隨着在李雨人耳邊輕輕說了幾句，李雨人一面點頭，一面笑道：『恭喜恭喜，你的好事成功了，我這媒人，專等吃你的喜酒呢？』趙虎臣笑道：『怎麼樣？有門嗎？』李雨人道：『自然啦！你只管等着拜謝大媒好了，』趙虎臣笑道：『你這媒人，我一定重禮相謝，別忙，明天

我一定要請客的。』這時，小林又已搭訕着走了進來，知道自己的買賣已經成功，而且看出來，姓趙的是個痛快人，拿出迷人的手腕，拚命拉攏，李雨人又從傍一吹噓，小林更極力的討好，龔子元一看時間不早，掏出七元鈔票開了盤子錢，便先行辭了出來，這裏李雨人陪着趙虎臣在陳七奶奶家中，享受這一夜的幸福，趙虎臣覺得這一夜的經過，小林果然不同凡響，不但比李五媽家中的一夜有成績，就是東方飯店裏的王級秋，對之也有愧色，夜裏，小林又對趙虎臣表述，自己很有幾個闊客，如矮總長胖二爺與自己都很有趣，但自己覺着與他們都不很投緣，祇有趙老爺，我樣樣都趁心，小林這幾句話，本是一種照例的米湯，趙虎臣一個大老粗，那裏受得了？心想這林姑娘連現任的總長都沒放在心上，跟我真算不含糊，我老趙走南闖北，也不知交了多少女子，那一個能比得上林姑娘長的模樣好？比得上林姑娘排

故都芳草

場大見得廣？比得上跟我這麼有情有義？我老趙交了半輩子的女人，總算找到一個知心的，咱有的是在兩軍陣前弄來不心疼的錢，要不在林姑娘身上多花幾個，咱對不起人家這份好心，趙虎臣想到這裏，臉上立刻現出一種慷慨仗義的神氣，小林是何等樣人，那裏會看不出來？心想，這東西吃米湯對味口，我算使着了，遂又加勁一灌，直灌得趙虎臣迷迷糊糊的不知所以了，當夜就披給小林一捲鈔票，第二天，陳七奶媪又參謀長趙老爺長短的一恭維，趙虎臣是最好面子的，錢少了拿不出手，陳七奶媪越是不提錢，趙虎臣越是多送錢，結果，又由李雨人從中參謀了一下子，簽了張二百元的支票，送到陳七奶媪的手裏，趙虎臣住了小林一夜，花了三百多塊，自己還覺得恐怕失了面子，小林那裏叫走，一定要請他吃飯，還約了李雨人做陪客，到香廠新豐樓吃了一頓很講究的午餐，小林看趙虎臣很是高興，又在文明茶園包

了一個頭紋包廂，一定強拉着趙虎臣李雨人聽戲，全是小林會的鈔，趙虎臣看小林手頭很大，又於應酬，心裏更是喜歡，戲散後，便已分手，趙虎臣離了陳七奶媪門口，坐在車上，叫車夫往司令部裏拖，車夫拉起車把，兩腿如飛的拚命向司令部裏跑，趙虎臣在陳家，與小林相會，因為好的程度太熱烈了，一夜不曾合眼，精神上竟覺得頹敗，這時坐在車上，涼風兒一吹，覺得一陣迷糊，已經有點睡意，車夫拉到司令部門前，將要放下車把，回頭看見車座兒那一顆頭歪着胸前，彷彿在睡覺，車夫一手提着車把，一手拉着趙虎臣的腿，小聲喊道：『老爺醒醒！到了！』趙虎臣猛由夢中驚醒，趕緊跳下了洋車，聽着衛兵喊了聲敬禮！遂扶着帽沿走進司令部，到了自己屋裏，看看桌上沒有什麼公事，隨從兵遞來手巾，略微揩了一把，又飲了兩口茶，問隨從兵道：『陳德勝！督辦沒叫我？』隨從兵趕緊道：『有！』

聲，來到屋中，立正了身軀回道：『報告參謀長，督辦沒有請，現時還在第二十二太太那裏，沒到辦公廳，』趙虎臣點了點頭，隨從兵退了回去，趙虎臣便也在自己的行軍床上一歪身躺了下去，呼呼的入了睡鄉，等到一覺醒來，已是掌燈時光，用手揉了揉眼睛，看了看手表，又到了六點多的時候，略微想了想，忽然失聲道：『不好了！忘記了一件事，該打該打，』隨着坐起，一摸衣袋裏將昨天在青雲閣樓上，那程玉華小姐掖給他的那封信，摸了出來，自言自語道：『真糟糕，昨天程小姐給我這封信的時候，我想到了陳七奶奶家裏拆開來看，那知林姑娘一見面就跟我搗亂，搗了一夜的亂，將這事完全忘記，虧了這時想起，不然，豈不就誤了本宮的大事？』趕緊用手拆開了信封，裏面疊着一張信紙，抽出來打開一看，上面用鉛筆寫着很簡單的幾句話，開頭寫着：『趙先生：我與您寫這信，您不嫌我冒昧嗎？』趙虎臣心

想，這程小姐寫信出來，頭一句就好聽，一定有學問，便又往下看道：『我備雖是初次會面，您性情豪爽，我是最欽慕的，明天下午五時，在舍下……』趙虎臣看至此處，一迭連聲的喊道：『糟糕糟糕，人家程小姐還請我吃飯呢？五點鐘，這時已六點多了，怕不要等急了。』一面疊了那封信，仍舊放在口袋裏，一面叫隨從兵打電話叫汽車，又換了一身新衣，便匆匆的坐了汽車往潘家河沿而來，那消一刻鐘的功夫，汽車夫找着了門牌，一捏喇叭，鳴的一聲便停住了，趙虎臣在汽車裏，隔着玻璃窗向那街門一看，是一個清水春的門道，兩扇小小黑門，從裏面看，倒還乾淨，正待叫汽車夫上前叫門，已見有人將兩扇黑門靠左邊的一扇，呀然而啓，邁步走出一個年將六十的老太太來，走到車的前面向汽車夫笑道：『是我姓程的嗎？』汽車夫道：『不錯，是的：您這兒姓程嗎？怎麼沒釘個牌子呢是記之類？

是住九一四的門牌？還是真不容易找？老太太愆言語一聲就說快腿司令部趙大人拜會。」那老太太一迭連聲的答應，便又笑看向汽車裏坐着的趙虎臣道：「您就是趙大人吧？恕我眼拙，您請家裏坐吧？」趙虎臣一面點頭笑着，一面命汽車夫揀開了車門，一抬屁股，一低頭，便鑽了出來，這時那老太太已搶在前面進門而去，趙虎臣知道這種門道，這老太太自然是向程玉華小姐送信去了，一面信步往門裏走，一面叫車夫先將汽車開走，兩個鐘頭以後來接，汽車夫不敢怠慢，自將車身由這死胡同裏慢慢的退了出來，開回行裏休息不提，趙虎臣不叫自己的汽車停在程宅的門前，正是趙虎臣粗中有細的地方，因為趙虎臣一看程宅的大門，就有些小家氣派，遠非陳七奶娘家中的富麗堂皇可比，而且又是在一個死胡同裏，恐怕這種場合，是不應該有汽車這種東西的，如果門前忽然有這麼一個陳列品，自然能令街坊多加幾分注意

，倘若發生出別的麻煩來，那對得起程小姐？趙虎臣將跨進了門坎，那老太太已由裏面跑了出來，喊道：「趙大人您請北屋坐。」趙虎臣笑着，仍往裏走，拐過一個小灣，繞過一個影壁，便見面前平平正正排列着五間屋子，北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一間，原來是一個小三合房，院落清靜，打掃乾淨，雖沒什麼點綴，倒也別有風味，趙虎臣走到院心，故意激了一聲，便見北屋的風門一響，門兒向外啓開，那程玉華小姐站在風門子的地方，笑容可掬的先叫了聲趙大人，隨着笑道：「我還以為您不來了呢？您倒真不失信，快請屋裏坐吧。」說着將身兒一閃，趙虎臣一面笑着，一面已經大踏步的走進了屋門，放大了嗓音說道：「程小姐！我真對不起，因為我在司令部睡了一覺，那知睡的工夫太大了，把程小姐給我所定的時間忘記了，要不是當時靈機一動，掏出信來看，恐怕今天單簡就不能來了，現在已經六點多了，

程小姐等急了把？真真對不住。」說着，臉上露出很抱歉的樣子，程玉華趕緊笑道：「不晚不晚，我們每天吃晚飯也總要七點鐘呢？趙先生您請坐吧？我們地方太小，並且太簡，趙先生可不要見笑。」趙虎臣一面笑道：「那裏的話，不要客氣。」一面已將程玉華的玉腕拉了過去，程玉華也趁勢往趙虎臣的懷裏一就，趙虎臣便也趁勢在程玉華的粉頰上接了一個香吻，覺得程玉華的身上有一種說不出的異味，足以引起不可思議的肉感來，後來急的趙虎臣叫出了一聲乖乖來，程玉華突然聽見了院心裏有脚步的聲音，知道老母親沏好了茶送來了，趕緊一甩腕子站了起來，笑道：「您怎麼這麼鬧啊？我們老太太來了，」說着，由笑聲裏臉兒一紅，又回過粉頭來嫣然的一笑，這時，那老太太一手拿着茶壺，一手開了風門走了進來，趙虎臣向那老太太一看，原來就是將才在街門口看見的那個老太太，心中這才明白，不覺得

哦了一聲，那老太太嘴裏也是說着客氣話，一面斟好一杯茶，恭恭敬敬的送到趙虎臣的面前，說道：「您喝茶吧？」趙虎臣不待介紹，也就馬馬虎虎的呷了聲，「老太太！勞駕勞駕，」那老太太笑道：「嗚！趙大人您可不要這樣稱呼，我們可折受不起，我跟前就是玉華這麼一個姑娘，歲數小，趙大人您總要多担待點啊？咳！趙大人真好，真隨和，沒有一點脾氣，」隨說着，隨在笑聲裏走了出去，程玉華道：「媽！您做飯去吧？調和都預備好了，等我去下鍋，酒打了嗎？想一想，有漏（念拉）下的東西，一趙都買來了，好不好？」程玉華在屋裏調度，老太太答應着全買好了，趙虎臣笑向程玉華道：「我來了，又給妳們添忙了，」程玉華笑道：「也沒有什麼好吃的，不過我給妳們幾個菜，您喝點酒，完了，我們吃炸醬麵，說好不好？」要知趙虎臣怎麼答復？

多熱鬧節目，全在中集發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故都芳草集

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三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者

滄海客

發行者

北平阜內蘇家上胡同
眞報出版部

印刷者

眞報印刷部
電話：西局四百三十九

代售者

眞報各埠分館

及各地分銷處

#82

3.81633

82
81633